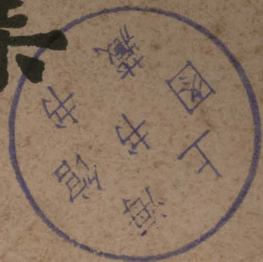


姚姬傳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中央書店
印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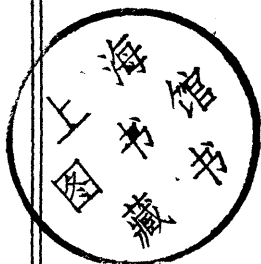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文庫

姚姬傳全集

姚惜抱著

上 冊



1935

上海中央書局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0626B

序

吾鄉爲古文者。自劉海峯先生後。未有傳人。從伯姬傳先生。入詞館數年。性安恬退。遂假歸以著述。自任于書。無所不覽。而所爲詩文辭。清曠元遠。尤注意于古文。卅餘年海內之士。爭相推重。如泰山北斗。辛酉先生掌鍾山書院。學者籲求付梓。共襄輯得若干卷。而以古今體詩附其後。江浙之間。始得爭先快觀。而外間尙少傳播。丙寅余以庶常來掌粵秀書院。篋中攜一冊。見者紛紛求索。而卒無以應。因集所得脩資。重付剞劂。俾海內推重先生者。皆得有所賞心。于先生亦無所吝也。卷帙仍舊。示無所增益。惜乎先生尙有經說左傳補註。及所選詩古文辭。未得攜來同付文梓。一與嶺南人士盡觀爲憾也。刻成爲書。其緣起於端時。

嘉慶十二年四月上旬桐城姚原紱識

姚姬傳全集目錄

上册

卷一 論六首 議一首

范蠡論……………一

伍子胥論……………二

翰林論……………三

李斯論……………三

賈生明申商論……………四

晏子不受邶殿論……………五

議兵……………六

卷二 考二首

郡縣考……………八

項羽王九郡考……………八

卷三 序八首

老子章義序……………一〇

莊子章義序……………一一

左傳補註序……………一二

西魏書序……………一三

族譜序……………一四

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一四

包氏譜序……………一五

醫方捷訣序……………一六

卷四 序二十三首

張冠瓊遺文序……………一七

食舊堂集序……………一七

左仲鄆浮渡詩序……………一八

吳荀叔杉亭集序……………一九

張仲絜時文序……………一九

高常德詩集序……………二〇

海愚詩鈔序……………二一

敦拙堂詩集序……………二二

荷塘詩集序……………二二

香巖詩稿序……………二三

張宗道地理全書解序	二二
停雲堂遺文序	二四
謝蘊山詩集序	二五
恬菴遺稿序	二五
晚香堂集序	二六
鄉黨文擇雅序	二七
左筆泉先生時文序	二七
徐六階時文序	二八
禮箋序	二八
述菴文鈔序	二九
小學攷序	三〇
選擇正宗序	三一
陳仰韓時文序	三一
卷五 跋尾題辭十六首	
孝經刊誤書後	三二
辨逸周書	三三
讀司馬法六韜	三三
辨賈誼新書	三四

讀孫子	三五
書貨殖傳後	三六
辨鄭語	三六
跋夏承碑	三七
書攷工記圖後	三八
書夫子廟堂碑後	三九
何孺人節孝詩跋後	三九
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跋尾	四〇
方坳堂會試硃卷跋尾	四〇
十一世祖南安嘉禾詩卷跋後	四一
梅二如古文題辭	四一
孫文介公殿試卷跋尾	四二
卷六 書十六首	
答翁學士書	四三
復張君書	四三
復曹雲路書	四四
復汪進士輝祖書	四四
復孔搗約論禘祭文	四六

復魯絜非書	四八
復蔣松如書	四九
復談孝廉書	五〇
與許孝廉慶宗書	五一
答袁簡齋書	五二
再復簡齋書	五三
再復簡齋書	五三
復休寧程南書	五四
答魯賓之書	五五
復秦小峴書	五五
復東浦方伯書	五六
卷七 贈序六首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序	五六
送龔友南歸序	五七
贈孔撝約假歸序	五八
贈錢獻之序	五八
贈程魚門序	五九
贈陳伯思序	六〇

卷八 壽序十二首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六〇
書制軍六十壽序	六一
陳約堂六十壽序	六二
陳東浦方伯七十壽序	六三
家鐵松中丞七十壽序	六三
彙香七叔父八十壽序	六四
鄭太孺人六十壽序	六五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六五
孫母張宜人八十壽序	六六
伍母陳孺人六十壽序	六七
王禹卿七十壽序	六八
吳伯知八十壽序	六八
卷九 策問十首	
乾隆戊子科山東鄉試策問五首	六九
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首	七三
卷十 傳七首	
朱竹君先生傳	七六

張逸園家傳……………七七

方睢原傳……………七九

張貞女傳……………七九

印松亭家傳……………八〇

節孝陳夫人傳……………八一

鍾孝女傳……………八二

卷十一 碑文三首 墓表七首

宋雙忠祠碑文并序……………八二

蕭孝子祠堂碑文并序……………八三

明贈太常卿山東左布政使張公祠碑文并序……………八三

鄭大純墓表……………八四

羅太孺人墓表……………八五

荆條河朱氏先墓表……………八六

丹徒王氏秀山阡表……………八七

河南孟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表……………八八

疏生墓碣……………八八

蔣君墓碣……………八九

卷十二 墓誌銘十首

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并序……………八九

四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并序九〇

光祿大夫刑部尙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銘并序……………九一

贈武義大夫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何君墓誌銘并序……………九三

副都統朱公墓誌銘并序……………九三

淮南鹽運通判張君墓誌銘并序……………九五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并序……………九五

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并序……………九六

亡弟君兪權厝銘并序……………九七

左衆鄂權厝銘并序……………九八

卷十三 墓誌銘二十一首

兵部侍郎巡撫貴州陳公墓誌銘并序九八

贈承德郎刑部主事鄭君墓誌銘并序……………九九

嚴冬友墓誌銘并序……………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一

孔信夫墓誌銘	井序	……	一〇二
陝西道監察御史興化任君墓誌銘	井序	……	……
……	……	……	一〇三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井序	……	一〇四
汪玉飛墓誌銘	井序	……	一〇五
鮑君墓誌銘	井序	……	一〇五
建昌新城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井序	……	……
……	……	……	一〇六
……	……	……	一〇七
章母黃太恭人墓誌銘	井序	……	一〇七
廣州府澳門海防同知贈中憲大夫翰林院	侍講加一級張君墓誌銘	井序	一〇八
袁隨園君墓誌銘	井序	……	一〇九
郭君墓誌銘	井序	……	一一〇
江蘇布政使德化陳公墓誌銘	井序	……	一一〇
方侍廬先生墓誌銘	有序	……	一一一
陳孺人權厝志	……	……	一一二
奉政大夫江南候補府同知軍功加二級仁	和嚴君墓誌銘	井序	一一三

歙胡孝廉墓誌銘	井序	……	一一四
高淳邢君墓誌銘	……	……	一一五
繼室張宜人權厝銘	井序	……	一一五
江蘇布政使方公墓誌銘	井序	……	一一六
卷十四	記二十四首	……	……
儀鄭堂記	……	……	一一七
寶扇樓後記	……	……	一一八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	……	一一八
記江寧李氏五節婦事	……	……	一一九
快雨堂記	……	……	一一九
遊媚筆泉記	……	……	一二〇
登泰山記	……	……	一二〇
遊靈岩記	……	……	一二一
晴雪樓記	……	……	一二二
遊雙谿記	……	……	一二二
觀披雪瀑記	……	……	一二三
隨園雅集圖後記	……	……	一二三
西園記	……	……	一二四

金焦同遊圖記	一二四
袁香亭畫冊記	一二五
少邑尹張君畫羅漢記	一二五
江上攀轅圖記	一二五
吳塘別墅記	一二六
陳氏藏書樓記	一二七
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記	一二七
孫忠愍公祠記	一二八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一二九
常熟歸氏宗祠碑記	一二九
峴亭記	一三〇
卷十五 賦一首	
聖駕南巡賦 井序	一三一
卷十六 祭文五首	
祭林編修澍蕃文	一三四
祭張少詹曾敞文	一三四
祭侍潞川文	一三五
祭劉海峯先生文	一三五

祭朱竹君學士文……………一三六

姚姬傳全集上冊

卷一

論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既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已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邱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帑。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駟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嗇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子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

亦忍矣。夫涖頻之水。鱸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且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蠹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子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旦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闔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懷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于驟諫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啓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翰林論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策。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肯爲盡職者。余竊有感焉。作翰林論。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苟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

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苟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柰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冥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苟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期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太史公曰。賈生鼃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出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體脾之所。非斤則斧。以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抗劉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竝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綌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邈張裕。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髮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鼃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僞。與書之真僞。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邸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既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者以爲賢於吞噬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爲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爲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己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爲大夫。其辭邴殿。則託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常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麤穢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詬。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策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庾數權。輕重度量。短持算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俛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

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爲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馘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鬥而已居則暴桀而與人若不同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穡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爲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挺以與怯夫爲鬥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尙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獨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然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卷二

考

郡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尙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語謂公子繫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已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雜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項羽王九郡考

史言項羽分割天下。自王梁楚地九郡。而不載九郡之名。余考之。蓋爲碭陳東郡泗川薛東海東陽鄆會稽。是云九郡。碭與東郡故梁地也。自陳以東故楚地也。故曰王梁楚。大抵西界故韓。東至海。北界上則距

河下則距泰山。南界上則距淮。下則包踰江東。固天下之膏腴平壤矣。昔秦以水灌大梁。大梁毀。意滅梁後郡不治。大梁而南治碭。故曰碭郡。楚襄王始都陳。後爲秦得。故陳爲郡。陳涉世家云。陳守令皆不在。則秦有陳郡明矣。張子房擬分楚地與信。越正自陳碭畫之。北予越。南予信。其後羽滅。如前約。越得其二。信得其七。復如戰國時之梁楚。高祖六年。漢禽韓信。分信國。封劉賈以鄴。吳東陽三郡爲荊王。封劉交以沛。薛郟三郡爲楚王。吳卽會稽也。郟卽東海也。沛卽泗川也。沛者高帝更名。餘或羽所改。或漢所改。不可知。然皆羽自封時舊郡耳。今本漢書高帝紀。誤文以沛爲碭。碭與東郡。是時方屬彭越。爲梁國。且度地勢。交必不能踰沛而有碭。故其誤可意決也。是時雖分韓信地爲交。賈國。而漢西收陳郡。不予諸侯。淮水東流。過陳。則少北流。故太史公云。賈王淮東。交王淮西。夫收陳者。以南制黥布。北制彭越也。於是分陳西爲汝南郡。故地志曰。汝南郡。高帝置其後。漢廢彭越。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淮陽得汝南陳二郡。是時相國何等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蓋彭越國本有東碭郡二郡。今以王恢爲國。太大。故罷東郡。半屬漢。半屬梁也。汝南陳本楚故一郡耳。以王友爲國。小。故罷潁川。半益淮陽。半歸漢也。計二國各得楚故一郡。又半矣。及景帝徙淮陽王爲魯王。復空爲郡。太史公云。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陳在楚夏之交。故知武帝時尙有陳郡矣。宣帝時乃復以陳郡爲淮陽國。漢自武昭宣以後。王國減小。於是梁淮陽國不滿一郡。始者灌嬰夏侯嬰傅寬等傳。皆云從追項籍軍至陳破之。故垓下陳地也。而在浚縣。至漢地志。乃載浚縣於沛郡。賈誼欲割淮陽北縣益梁之東郡。度誼所欲割者。後或入沛。或入陳留。則淮陽與東郡無鄰地焉。

卷三

序

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非。而不容竝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密。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悁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寧儉寧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臧武仲之爲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

竝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已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竝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諡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諡。苟弟子欲以諡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真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真。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姁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檢引。然則改此文疑元宗以後事。

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寧儉寧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左傳補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會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于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郇等。而札胡獨美之日。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妄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旣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爲之補注。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橫武。夫暴興而國柄移。天子寄居。亟立亟廢。蓋高歡一人。而援立之帝三焉。安定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不甚相遠。而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爲正。豈理也哉。南康謝蘊山觀察舊居史職。出剖郡符。閒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失當。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于東魏孝靜之前。而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爲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誅。史筆回罔。故紀道武以往事多侈詞。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餘世。率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

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遠隔。泯亡無一存。不獲使觀察。据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可也。

族譜序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時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世。而譜牒寢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考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皆始於魏晉。魏晉而上。或依託謬妄。蓋郎邪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爲昔人所謂。由是言之。譜牒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廢物。迄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閒。居民麤定。而譜敍皆失。故居餘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瀘州太守嘗三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率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谿。人謂麻谿姚氏。逮明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與。

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

吾嘗謂三代重姓族而繫世詳。其後晉宋六朝尙門地。而譜牒之學亦貴。獨中間秦漢之世。公卿大夫。崛起草野。而譜繫蔑可徵焉。世變使然。學者不能強說也。漢書載公卿名人傳。皆不詳其先世。而所詳者。獨司馬遷揚雄馮奉世三傳而已。子長子雲。皆以其所自序故載之。然則宜鄉之族。亦必有能自序者。故史得因其文異於他傳。以此推之。馮氏之有譜舊矣。自漢以後。斷續不可盡明。而今代州之馮。興於明之中葉。至國朝乃益盛。非第仕宦貴顯也。蓋賢哲君子多矣。以余所及交。則湖北按察使馮君弼。其人介然自立士也。君弼既沒於武昌數年。其從父弟右書。來爲安徽布政司經歷。因得識之。又識其弟汝咨。皆敦誼好學。異於流俗。右書示余所藏海內名人爲其先世作傳誌數十篇。信乎其世濟爲君子也。余與右書汝咨論近世人作譜繁而非法。夫譜欲簡要。而卷冊少。俾子孫百世流轉海內。易攜以行。其體當略。如古世表之法。因略與分別所宜載與不者。右書汝咨以爲善。後余別去。次年再見之皖中。則右書汝咨已如余論。作道後馮氏譜成書矣。而余爲族譜。反未及成。右書汝咨之勇於取善如此。余能無愧乎哉。馮氏古多偉人矣。而今譜首於明時者。缺所不聞。以爲信也。余聞右書之考秀山令君。應鄉試時。夜揭榜。有走報。其已得舉者。令君方臥。聞應之而已。顧熟寐至曉。其氣量之闊遠如此。乃仕終於令。雖有惠政。而澤未及遠。今右書弟兄方嗣其德。賢者子孫。宜更有大興者。他日史氏爲名人列傳。而紀及其先意。或有資於是譜。而余又欲用是書之體。爲世作譜者式也。故序之。

包氏譜序

周時天子重神明之姓。使小史奠繫世。載以世本之紀。諷以瞽矇之詩。延及春秋。黃農虞夏商周之裔。散在列國者。可考而別也。而人臣功德尤異。思褒錄其子孫。則又因所生地。諡字賜姓氏。族用別紀之。而政教衰。賞罰亂。所命族氏。不加於賢者。則得氏不足以爲重。上無掌繫之職。而私譜亦興。蓋去先王之義益

遠矣。宋興五代之末。天下俗敗壞而道不明。洎仁宗之時。大賢乃出。包孝肅公亦于其間。以忠言諒節聞于朝。後世聞而慨慕之。蓋孝肅合肥人。其後有移居桐城北鄉者。于是吾邑有包氏焉。自古賢者少。士困於俗。或一姓數百年。未有聞人。然則幸遇賢者之裔。而庶見其先遺風餘烈。君子未嘗不樂得而親友之也。包氏世故有譜卷。首載孝肅像。及宋誥勅。詳其世。自孝肅而下。今某方重修之。以語余。余謂譜別紀。孝肅爲宗。誼近於古。又嘗慕賢者之懿。而樂道其家事也。于是爲之序云。

醫方捷訣序

余少有羸疾。竊好醫藥。養身之術。泛覽方書。然以不遇碩師。古人言。或互殊。博稽而鈔。功深思而不明。十餘年無所得。乃復厭去。夫醫雖小道。然其本出於聖帝所爲。三代以來。設官而氏其族。其極至於使人無疵。癘天札之傷。而尋生樂育。導天和安民命。至治之隆。有賴焉。又推原其故。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節。應六氣之和。固筋骨之束。調氣血之平。於是安樂壽考。永享天祿。然後推其意。以爲醫藥。以及庶民。此其意至精且厚。是以後世醫者雖多。然苟非慈明篤厚之君子。終不能究其義。而雖有篤厚慈明之心。苟不世業而少習者。猶不能盡其曲折變移之理。審其幾微。而察其離合也。吾鄉有嚴氏。世爲醫。前世有號則菴者。其術神驗。余恨不及見之。今其孫以恬能繼其學。出其傳書曰捷訣者。以示余。其言簡直。使人易入。能盡疾病之變狀。又操論得中。無偏駁之弊。蓋嚴氏既世其業。又欲以此明諸人人。信哉君子之用心矣。借乎。余方以事牽。不能從以恬盡學其術。以獲養身濟人之益也。乃爲之序而歸之。

卷四

張冠瓊遺文序

張冠瓊。余妻弟也。才而早卒。余婦翁爲黃州通判。有二子。冠瓊其季也。黃州就官時。年六十矣。家人皆留不使從。冠瓊求從。則曰。汝在家專靜。爲學易不許。冠瓊念父甚。悲傷已之不得從。則益自奮厲於學。未幾遂病。未半歲而死。死後其妻語人曰。吾夫今年學尤勤苦。每夜靜。家人盡寐。獨聞其誦書聲。悽然。於是余既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壯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氣。而至於短折。何不自惜之甚也。人莫不思苦身立名。以光父母。然竟以害其生。則所志者。有得有不得。皆適以傷親之心。故君子慎之也。然冠瓊體非甚羸弱。能勝勞。其及死。蓋出於不幸。非意所料。而其志固可悲矣。冠瓊爲人專靜。淡於交遊。余初婚後。間至其家。問冠瓊。何弗見外姑。江安人笑曰。吾兒避人如女子也。須臾呼至。坐逾時。默然而已。後乃益親。然亦寡聞其言。獨每見依依向余。不忍離。可念也。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良醫。遂不救。臨訣。執余手流涕而言。黃州也。蓋極冠瓊才與志。皆足自表見。惜乎其學未成。然所爲文。久於文者。或不逮也。今年黃州公以公事。被使淮上。過家。檢其遺文。俾余刪次。得十餘篇。將刻之。以自慰其悲。余因爲之序。冠瓊名元臚。死時年二十二。生一子。纔十餘日。後半年其子亦亡。

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卽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遊艸者是也。兼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顧稱許以爲可。後遂與交密。居間。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遼東朱子頴登城西黑窰廠。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皆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

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蘧在揚州賦詩別去。蘧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滇蜀間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蓋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蘧被疾還江南。而子穎爲兩淮運使。興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宿使院。蘧又度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共語窮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其言絕善。蘧生平不常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蘧既盡讀先生之詩。歎爲古今所不易有。子穎乃抄之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蘧因爲之序。

左仲郛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間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勢皆以發天地之祕。其情性闔闢常隱然。與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旦暮而歷者。几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郛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勢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郛所云山得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鬱。

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發聲浪浪。磯碣薄涌。大魚皆聳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問執言者之口。舍仲郢吾誰共此哉。

吳荀叔杉亭集序

自蘄黃而東。包潛霍帶淝滌。其間皆山邑也。淮水繞其後。江水環其前。故安慶廬州數府。名雖隸江南省。其實乃江北云。余家桐城。吳君荀叔家全椒。相去僅三百里。在家未嘗識。至京師乃相知。然余嘗論江淮間山川雄異。宜有偉人用世者。出於時。余之庸闇無狀。固不足比儕類。荀叔負雋才。而亦常頽然有離世之志。然則所云偉人用世。余與荀叔固皆非與。荀叔雖無意進取。而工於詩。又通歷象章算音韻。所著書每古人意思所不到。是則余遜荀叔抑遠矣。余嘗譬今之工詩者。如貴介達官相對。盛衣冠。謹趨步。信美矣。而寡情實。若荀叔之詩。則第如荀叔而已。荀叔聞是甚喜。夫余雖不足比荀叔。然謂荀叔之學。余爲不知也。其可乎。荀叔訂所著詩文曰杉亭集成。請余序之。遂不辭而爲之說。

張仲絜時文序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時。或逾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其人溫誠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鼎伯父同年交好。皆爲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旣又識湯君綏叔。其人尤朴直好學。是時綏叔館余姻

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緩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緩叔嘗召之。至誠飭之。如其兒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緩叔識仲絜焉。緩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外出。爲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既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爲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爲於朝。尙可有爲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爲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爲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余乃取其文。刪定若干首。其時叔一緩叔皆已死。園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間。仲絜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丈集。其家已刻成。緩叔在時。論說經傳甚衆。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能愛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高常德詩集序

明季沂水高侍郎巡撫河南。堅守圍城。與流賊相拒。前後幾一年。卒以忠節著稱。世所傳爲守汴記者也。後百餘年。侍郎之元孫來爲余鄰。邑蒙城知縣六安州時。余生一二歲耳。及余少長。而六安已遷去。爲湖南常德府知府。獨蒙城六安之人。猶道其強直有爲。不愧高侍郎後也。後又二十餘年。常德公旣沒。余迺識其子葵。因得觀常德生平所爲詩一卷。余顧有疑焉。人生各有所遭。時侍郎當天下阨。致命效節。人觀所著書。莫不淒然以悲。至常德生當太平。以政事顯。屢典大郡。其所遇宜人。情之所喜矣。顧其詩常若有所不懌。而欲自適於山澤間者。何邪。嗟乎。士或所挾者廣。而世之取之者。不能盡事。有旁觀見爲功。

名之美。而君子中心默然。以爲不足居。若此者。往往而有。其志深。其情遠。顧非其辭之工。猶不能盡達其情志。使人悵然感歎。而不能自己也。常德之詩。貫合唐宋之體。思力所嚮。搜抉奇異。出以平顯。憔悴專一之士。或不能逮。而乃出於仕宦奔走之餘。信乎才之偉已。余取其尤工者。別錄之。歸諸其家。而因爲之序。

海愚詩鈔序

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竝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僨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頽廢而闕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爲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于其間。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爲體。而時發奇出以爲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尙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爲詩人者多矣。爲詩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稱爲雄才者。千餘年中。數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難也。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其遼東朱子穎乎。卽之而光升焉。誦之而聲闕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禦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角立而橫出焉。其惟吾子穎之詩乎。子穎沒而世竟無此才矣。子穎爲吾鄉劉海峯先生弟子。其爲詩。能取師法而變化用之。兼年二十二。接子穎於京師。卽知其爲天下絕特之雄才。自是相知數十年。數有離合。子穎仕至淮南運使。延金主揚州書院三年。而余歸。子穎亦稱病解官去。遂不復見。子穎自少孤貧。至於宦達。其胸臆時見於詩。讀者可以想見其蘊也。蓋所蓄猶有未盡發而身泯焉。其沒後十年。長子今白。泉觀察督糧江南。校刻其集。兼與王禹卿先生同錄訂之。曰海愚詩鈔。凡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桐城姚鼐序。

敦拙堂詩集序

言而成節。合乎天地自然之節。則言貴矣。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今夫六經之文。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詩。則成於田野閭閻。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爲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里巷者。可竝論也。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爲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於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覲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自秦漢以降。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竝至。故爲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爲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爲法。其才識沈毅。而發也。騫以閎。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見錄於聖人。然使更益爲之。則無可觀。已後世小才。嵬士。天機間發。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哀然成集。連牘殊體。累見詭出。閱麗孺變。則非鉅才而深於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合。天與人一。故也。如先生殆其是歟。先生爲國大臣。有希周召吉甫之烈。簞不具論。論其與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詩所由盛。且與海內言詩者共商榷焉。

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爲詩人而已。爲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余執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亦以論今天下之爲詩者。使天下終無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蘇黃之徒。則已。苟有之。告以吾說。其必不吾非也。適來江寧。識涇陽張君。君以累世同居義門之子。負剛

勁之氣兼治煩之才。雖爲一令。廿餘年屢經躓起。而志不可抑。今世奇士也。而耽於詩。政事道途之間。不輟於詠。出其詩示余。余以爲君之詩。君之爲人也。取君詩而比之子建淵明。李杜韓蘇黃之美。則固有不逮者。而其清氣逸韻。見胸中之高亮。而無世俗脂韋之概。則與古人近。而於今人遠矣。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其餘不能無偏。或偏於文焉。或偏於質焉。就二者而擇之。愚誠短於識。以爲所尙者。蓋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爲人之重於爲詩者。其詩重矣。張君殆其倫歟。

香巖詩稿序

吾家渭川孝廉瀕州府君季子。於輩行余叔父也。而自少從余學。爲文辭。相親愛甚。入京則館余舍。余歸相從。則十日而見。嘗八九日者。舉族人才就衰。君方傑出。詞氣秀發。又通敏人事。有振興之望。君亦以自命也。乾隆三十九年。登順天府鄉薦。名著於京師。會稽梁相國尤愛之。然竟不獲一第以死。乾隆四十年春。君自里中將應禮部試。余餞之於城北張氏園。大雪松竹盡縞。酒中君淚下曰。先生四十四歲棄官歸矣。某今逾先生棄官之歲。如此盛寒。方走二千里。俯就場屋。爲門戶計。誠非得已。世事茫茫。安知所稅。駕乎。君是年竟黜歸。三年。遭母氏張恭人艱。服終又一試。又黜。遂沒京師僧舍。年五十又一年。其孤哀錄生平所爲詩曰香巖詩藁。俾余論之。余稍刪定。存若干首。君詩多得古人清韻。不爲淺俗之言。其才於古文經義駢麗之文。無所不解。爲之皆有法度。而尤長者在詩。然亦恨人事擾之。苟極其才力所至。當不止此也。然於近之詩人。足以豪矣。有才若此。而鬱鬱早終。當爲天下惜。豈獨姚氏哉。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朔。蕭書。

張宗道地理全書解序

自中原達乎冀北。地高而壤厚。喪親者雖未能慎擇而葬。尙尠水蟻之憂。然而不若精鑑而慎擇之爲善也。而況江淮以南者乎。儒者欲安親體。必求免地下之患。苟非山川氣交盤繞障護之美。患不得而免矣。夫山川之用在氣。人子安親固非希爲富貴昌熾之計。然山川氣之所聚。亡者安則生者福。反是則禍亦理之所必有。夫君子固不深希福利。然使葬失其道。而致衰敗絕祀之禍。亦豈人子情所安哉。以此論之。形家之說。雖孔孟復生。不盡廢也。余以求葬親故。頗觀覽形家言十數家。而以爲近世爲其說理當而辭明顯者。莫如張宗道。吾鄉章淮樹觀察。尤精其術。而亦取張宗道書。嘗爲解釋推衍其旨。又於其言有誤失者。稍辨正之。形家之理。備於此矣。於是將刊行所解。以遺天下之爲人子欲葬親者。夫惠迪吉。從逆凶。道也。擇葬地以萃天地山川之氣。術也。術之至者。致道相成而不相害。吾觀觀察每爲親族交友擇地。予之財以葬。恤難而廣仁。非徒自喜其術而已。余嘗邀定先塋。屢煩跋涉。未嘗言瘁。誼有足動人子之心者。夫今之刊是書。以裨益天下者。亦廣仁之事。惠迪之一端也。余安得不樂而爲之說也哉。

停雲堂遺文序

士不知經義之體之可貴。棄而不欲爲者多矣。美才藻者。求工於詞章聲病之學。強聞識者。博稽於名物制度之事。厭義理之庸言。以宋賢爲疏闊。鄙經義爲俗體。若是者。大抵世聰明才傑之士也。國家以經義率天下士。固將率其聰明才傑者爲之。而乃遭其厭棄。惟庸鈍寡聞。不足與學古者。乃促促志於科舉。取近人所以得舉者而相效爲之。夫如是。則經義安得而不日陋。苟有聰明才傑者。守宋儒之學。以上達聖人之精。卽今之文體。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極盛之境。經義之體。其高出詞賦箋疏之上。倍筵十百。豈待言哉。可以爲文章之至高。又承國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視之甚卑。可歎也。臯蘭王誠亭先生。固秦中之聰明才傑士也。又當康熙時。世未甚厭經義。盡心爲之。其文亦旣工矣。蓋異於今之所以得舉者也。後卒

於山西。子貧家幼。其稿幾於湮沒。今嗣孫光晟。爲江寧尉。乃雕板傳之。以余持論素不厭棄經義也。來請爲之辭。余既欲以前輩之究心經義者。導後之人。而又念王君能勤勤盡其心力。以揚先人之美。是亦可紀也。作停雲堂遺文序。

謝蘊山詩集序

南康謝蘊山先生。奮迹江湖。迴翔詞館者十餘年。出而分符秉節者。又二十餘年。第初識之於庶常館中。時先生之年尙少。而文彩已雄出當世矣。自是與先生屢有離合。惟內申丁酉之歲。遼東朱子穎轉運淮南。邀第主梅花書院。適先生來守揚州。其時相從最久。遊蓋接影於山水之區。三人屢以酬詠相屬。先生才豐氣盛。銳挺森興。不可阻遏。非特如第輩者望而自卻。雖才雄如子穎。亦未嘗不以爲可畏也。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餘年來。先生之所造。與時俱進。今者觀察河淮。自定其詩集成若干卷。而往時宏篇麗製。人所驚歎。以謂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擯去矣。夫豈非才高而心逾下。識精而志彌遠者歟。是以其詩風格清舉。囊括唐宋之菁。備有闕闕幽深之境。信哉。詩人之傑也。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而人才不能無所偏擅。矜考據者。每窒於文詞。美才藻者。或疏於稽古。士之病是久矣。第於前歲見先生著西魏書博綜辨論。可謂富矣。乃今示以詩集。乃空靈駘蕩。多具天趣。若初不以學問長者。余又以是知先生所蘊之深且遠。非如淺學小夫之矜於一得者。然則謂之詩人。固不足以定先生矣。子穎自去淮南。奄終於京國。獨先生從宦益久。功名益盛。文章亦益多。今子穎遺集。得其子白泉觀察鐫板江寧。第方爲之序。而先生集亦適來。回憶疇昔往來兩君之間。盡覩文章之豪雋。日月逾邁。驚憊如故。而兩君之集將竝大傳於時。與名有間。其爲可感歎而愧慙者。又何如也。是爲序。

恬菴遺稿序

鄉之前輩。以文章稱。而年與蕭接者十餘人。蕭自童幼受書一室。足希出戶。苟非嘗至吾家者。率不得見。若望谿宗伯襲參司業南堂息翁諸先生。異鄉學者。見其詩文。或生愛慕。恨莫接其形容。而惡知生同里。閉者固亦若是也。汪稼門觀察之先君子恬菴先生。計其生之年。與蕭接之年也。而蕭未嘗見觀察。出其文讀之。清和恬雅。有越俗之韻。真吾鄉前輩文也。余於是益歎昔者文學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繼。豈人不悅學。而吾邑之文將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於室。而吾不得識。亦如吾曩者與前輩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觀察承其家學。在官有廉靖之節。世推其賢。恬菴之文。因益聞於天下。其蓄深者其播遠。於理固然。吾將舉是編。爲里之羣士勸焉。

晚香堂集序

蕭世父薑塢先生。乾隆九年爲順天鄉試同考官。得長白永臥岡先生。先生後仕爲寧遠州刺史。以沒。其後數年。蕭爲禮部員外郎。而先生之兄尙書公領禮部獲侍焉。因見尙書公之賢。又後廿年餘。先生之子小尹。同知江寧府。蕭適在江寧。時與共語。於是又備知小尹之爲才也。獨於臥岡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嘗一至桐城。謁吾世父於里。蕭適他出。惟世父語蕭。永君伉直誠篤。君子也。洎既知小尹。小尹出其先君子之所爲詩。曰晚香堂集。見示。讀之。得其度越流俗之概。音和而調雅。情深而體正。蓋以信吾世父之言不虛。其間亦屢有懷思薑塢先生之作。用情尤摯。回計臥岡先生之喪二十一年。而吾世父卒二十三年矣。因與小尹相對。泫然。小尹之仕也。始亦自寧遠州徙官而來。寧遠之民愛慕小尹。樂從其令。以謂甚似昔使君。真使君之子。蓋先生遺愛在民。若此。先生國之世家。自尙書以往。竝奮迹戎馬之間。立功疆場之外。入爲卿士。道光廊廟。而先生官止一州。蓋未竟其志業。況區區文墨辭翰之事。僅稱爲詩人。豈先生意哉。雖然。後之學者。欲知先生之志。與人讀其詩。亦舉可想見云。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蕭序。

鄉黨文擇雅序

婺源江慎修先生。修行鄉閭。講明六藝。博學精思。導啓滯霧。生則學者師焉。沒而配食朱子。其生平著述。蓋百餘卷。嘗以諸生說論語鄉黨篇。尤多於古制不明。以後世所見。苟相附會。臆說淺妄。乃作鄉黨圖攷。又錄前人鄉黨篇文。頗辨論其是非。其有題而文無足錄者。乃自撰之。合三百餘篇。夫國家所以設經義。取士之法者。欲人人講明於聖人之傳。不謬而已。不達經說而泛爲文。何取於是文哉。如先生著書錄文。以明經爲志。良足補助朝廷教士。必使成學之意。其視流俗號爲選錄文字者。猶塵堞也。鄉黨圖攷。昔已刻行。乾隆五十一年。大興朱石君侍郎典試江南。以過位章命題。士達於江氏說者。乃褒錄焉。獨其鄉黨文。存於里中。鬱而未發。異鄉士或聞而思見之。今婺源吳君將盡刻江氏遺書。乃先出其鄉黨文。雕板以傳。用科舉之體制。達經學之本原。士必有因是而興者。余竊樂而望焉。因爲之序。

左筆泉先生時文序

左筆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遠韻。激澹沲寥。如人入寒巖深谷。清泉白石。仰蔭松桂之下。微風冷然。而至。世之塵壒。不可得而侵也。吾鄉前輩多文學之彥。而先生後出。先君子及世父編修府君。皆友之如弟。編修府君嘗語人。左君年少而才穎。極其所至。殆欲超越吾輩也。爾八歲時。從先君自城南移居城北。與先生爲鄰。時方侍廬先生館於蕭家。每日暮。則筆泉先生步來。與先君方先生談說。蕭雖幼。心喜旁聽。其論筆泉尤善於吟誦。取古人之文。抗聲引唱。不待說而文之深意畢出。如是數年。蕭稍長。爲文亦爲先生所喜。又其後蕭遊京師。不第而返。先生招使課其諸子。蕭後成進士。從世父自天津歸。則先生築別業於媚筆泉。故自號筆泉。其時蕭孤。而方先生遠遊河洛。先生邀編修府君及蕭遊於泉上。蕭歸爲作記。先大樂而時誦之。余旋去。里又十年。自京師歸。則編修府君與先生方先生相繼喪矣。先生雖文士。而才

足有爲。其事父母孝。鄉舉入都。父母見其行甚悲。故三試不第。遂不復往。爲武進教諭太公。一就官舍。不樂居。先生卽稱病返。故不盡其才。以至於沒其居里。里人有事叩之。爲謀必當。爲文不甚愛惜。多聽人持去。今其子搜求所得。才數十篇。而余少所見佳文。或軼不具。余年七十矣。執先生之文。追憶六十餘年之事。如一日間。今惟先生家與余鄰居如故耳。乃悽然爲之序云。

徐六階時文序

前十年。余於里中始聞徐君六階之名。衆咸推其能文。後偶過張行可職方。值六階館於其家。爲訓職方之子。余因識之。其年甚少。而溫良可親。余以器之。乾隆乙卯秋。六階乃舉於順天鄉試。余及鄉人皆爲之喜。逾年丙辰會試。六階不第。而遽得疾。亡於京師。年僅三十餘。妻子貧弱。鮮期功之親。今職方之子。與其徒悲傷其師之不幸。爲刻遺稿。欲以存六階於久遠也。六階之文。與今世登第之能文者。無以讓也。當明中葉。士始有文稿。以文稿傳者。皆善文士也。及國初有不善文而倖第者。取諸生善文。而身沒者之文。據爲己有。亦刻爲稿。世之讀者。以謂是佳文。必宜成進士。而烏知爲是文者。乃終身不遇哉。雖然。是其人雖不遇。而其文猶傳。猶爲不負其用心。近世天下都不復重爲文。登第者亦無事刻文稿。則不遇者之文。尤湮沒無由見於世矣。傷哉。若六階雖不成進士。而其文得其徒傳播之。猶愈於其竟泯也。悲夫。余爲敘之。或足慰六階於幽冥中乎。抑使列士聞之而慨息也。

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

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歛金彙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蕭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述菴文鈔序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爲攷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爲文之至美。而反以爲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爲貴。而兼之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青浦王蘭泉先生。其才天與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爲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而議論攷覈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此善用其天與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先生歷官多從戎旅。馳驅梁益。周覽萬里。助成國家定絕域之奇功。因取異見駭聞之事與境。以發其瓌偉之辭。爲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獨異於人。吾謂此不足爲先生異。而先生能自盡其才。以善承天與者之爲異也。蕭少於京師。識先生時。先生亦年才三十。而蕭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曰述菴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陵。發而讀之。自謂纔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學者讀

先生集第歎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隱其愚陋之識。而不爲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詩集。及他著述。其體雖不必盡同於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小學攷序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凡九數之精。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遙定乎前後千百載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少者。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僅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攷。載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爲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爲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家專門之所爲。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去。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日。其書既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遇古。雖其間粹駁淺深爲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爲其艱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無博學所撰。舉載於編。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學攷。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筆勢八法者。乃棄不錄。以其無關於經學也。攷成。以其書示某某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採輯之美意。又以爲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國家禮樂之修。其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某序。

選擇正宗序

天下術家之言必首以太歲爲重。餘術皆由太歲而生者也。有問於余者曰：古太歲之法，因於歲星。歲星居所次辰，則太歲居辰之所，合星與太歲順逆行異，而合辰無貸歲。星歲一辰而微，速久則過辰，故有龍度天門之法。則太歲應之百四十四年而超辰焉。自漢後太歲失超辰法，是歲星太歲所居辰不與合也。而術者以推吉凶，猶能驗乎。余曰：驗也。夫吉凶生乎氣，氣生乎神，神生乎人心。夫太歲非有形也，爲天之君神，夫人心所向者，則君也。今天下九州，人人所執爲太歲，在是辰者，則太歲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則亦神之所不超，故以驗吉凶可也。雖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盡測，其氣時而至，時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宜受氣熱矣，而累日北風析析而涼者，有之；隆冬北向，宜受氣寒矣，而累日南風煦煦以溫者，有之。故天氣時而不至，雖以古測太歲之術甚密，而吉凶不必驗也。其氣時而至，雖以今測太歲術甚疏，而吉凶未嘗不驗也。君子知其不可拘干祿，不回不失吾理，而於術家之言，亦不必故違其大忘而已。吾鄉章淮樹觀察多術藝，兼通形家日者之言，究心爲一書，曰：選擇正宗，以視余俾爲之序，余不能盡通其說，而推淮樹著書之心，欲以爲人利而祛其害，其志甚美，乃以余夙所持論書以爲之序云。

陳仰韓時文序

世之文士以文進於有司，使一依古之格度，枯槁孤寂，與世違遠，以覲見賞於俗目，此亦不近人情之事矣。然遂背畔規矩，蔑理棄法，以趣時嗜，則必不可譬如相人者，於儔類萬衆之中，求堯顙而舜目，龍章而鳳姿，然後許爲人，固不得也。若夫聳肩踰頂，隱口於臍，支離跛躄，而猶爲全人乎哉？酌古今之宜，審文質之中，內足自立，外足應時，士所當爲如是而已。休寧陳生仰韓，見余於江寧，惟余言之，聽其爲文體，和而正色，華而不靡，足以自立，足以應時者也。然生從余遊十二年矣，而猶困於場屋，謂生文不善乎，不然也。

謂其枯槁孤寂而大遠於時乎。亦不然也。夫艸木之榮華同本。而遲速異時。夫守己不變。以俟時者。此亦士信道篤。自知明之一端也。生尙終取余言乎哉。因以是書生文之首云。

卷五

題跋

孝經刊誤書後

孝經非孔子所爲書也。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者耳。朱子疑焉。爲之刊誤。夫古經傳遠。誠不能無誤也。然朱子所刊亦已甚耳。夫其書有不可通者。非本書之失。後人離合其章者之過。而文有譌失。不能明也。漢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三章。其曾子敢問章爲三章。夫孝之常在於事親立身。而其極至於嚴父配天。故曾子敢問章義與首章之說相備。朱子中庸章句以孔子言子臣弟友之常爲費之。小以舜文武周公之孝爲費之大。夫孝經亦猶是已。舉中庸之言孝以釋嚴父配天之義。則知聖人論孝必極於是。以人子自盡之實。則匹夫啜菽而不爲。不足以其行於天下之量。則爲帝王制禮樂。皆備於孝之中。故曰義相備也。子言天地之性。人爲貴。至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其辭盡矣。其下故親生之膝下。至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自爲一章。以申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義也。自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至其儀不忒。又爲一章。言君子苟不能自慎其威儀。而但以虛辭訓民。民必逆之。而滋爲凶德。縱能得志於民而已。實無禮以臨之。君子亦所弗貴。是以君子慎威儀一章。以申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道義也。藝文志分三章是也。而章首各有脫文。又訓誤爲順。儒者觀其發句言。故言以遂聯屬之。而以子曰字寘父子之道。天性及不愛其親之上。則失其所矣。孝經後章之文。多以廣前章之義。但非必以

經傳分其次。亦不必拘拘比附也。若其辭有同於左傳者。蓋此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爲傳時取辭於是。未可知也。不幸孝經之文譌脫不具。朱子覺此文義之不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遂疑爲襲左氏也。其病亦由混合爲章者過也。若其首前儒所分爲七章者。朱子合爲一章。則說誠善無以易矣。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苟非亞聖之才。不能備也。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畢。輒引詩書文以證之。間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矣。亦洙泗間儒者之習然也。子思孟子然後不爲是習。至荀子則亦有之矣。孝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恐未可也。

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尙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尙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記。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間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尙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尙書矣。

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闕廓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三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執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笳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艸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子之書。不能論兵形。執反雜商鞅形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間。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逸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徵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間。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失。多在漢獻晉惠愍間。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卽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台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爲古文尙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僞爲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爲僞作者。分晰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聯廁其間。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僞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爲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爲其一也。夫天子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諸侯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雖武昭以後。抑損宗室。終不改此制。何嘗爲無別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晉始作僞者。魏晉後人乃妄意漢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諸侯王。相用黃金印。固爲僭矣。故五宗王世易爲銀印。然吾以爲此亦未爲巨害。漢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銀印青綬。張蒼以淮南王相遷爲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趙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其時國相乃金印。此正如隨以來。外官章服。官品雖崇而位細。於京職之卑品耳。是亦何必爲太息哉。要之漢初諸侯王用六國時王國之制。故其在國有與漢庭無別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僞爲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真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爲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賈生懸絕。不可爲量。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讀孫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旣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笞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辨鄭語

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吾謂不然。今左氏傳非盡邱明所錄。吾固論之矣。若國語所載。亦多爲左傳采錄。而采之非必邱明也。又其略載一國事者。周魯晉楚而已。若齊鄭吳越首尾一事。其體又異。輯國語者。隨所得繁簡收之。而鄭語一篇。吾疑其亦周語之文。輯者別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亂。典籍散亡。後之君子。掇拾殘闕。亦頗附會。非實喜言神怪。若周語房后爲丹朱馮及是篇。龍漦之說。何其誕耶。夫褒姒之事。鄭桓公所親見。如是篇。史伯所述。後世紀前代之辭。非同時辭也。鄭桓公。周賢人也。而謂寄賄誘餽。鄙取其地。用小人傾詐之術。且當西周時。史伯惡能知周必東遷。鄭必從之哉。此可謂誣善之辭矣。秦仲居幽王時。僅一附庸。不足云小國。而何以云國大造飾之詞。忘其時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若鄭人

爲鄭語。宜載有鄭東建國後之事。子產引鄭書。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司馬叔游引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然。則鄭固有語。輯國語者。卒未得邪。

跋夏承碑

自漢以來爲書者有隸書。或又言八分書。說者欲殊別之。辨之愈繁。愈使人茫然。不得所據。吾謂八分止是隸書耳。衛恆四體書勢。古文篆隸艸書四者而已。明八分在隸內也。然隸書自有三種之別。秦與西漢官俗所用。猶未有波磔。然不得謂之篆。止是隸書。其字形亦殊不正。真所謂取便徒隸者也。是爲其一。東漢及魏。則波磔興矣。然尙無懸針之體。是爲其二。自晉以來。皆法羲獻。有懸針垂露之別。蓋創始於漢末。而大盛於二王。以至今日。是爲其三。其間貌別形殊。真所謂變化如浮雲者。然一以此三者統之。則盡矣。其中不容八分。別爲體也。蔡伯喈嫌世俗隸書。苟簡謬誤。正之以六書之義。取於篆隸之間。是謂八分。蓋所爭者在筆畫繁簡得失之殊。而不在體勢波磔之辨。其謂之八分者。旣爲隸體。孰不容盡合篆理。略用其十七八耳。亦如顏元孫所云。盡法說文。則下筆多礙者也。故余嘗云。蔡伯喈爲漢八分。顏魯公書即可云。唐八分。此與論筆法體勢者遠矣。衛恆云。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王次仲未知何時人。然當在伯喈之前。楷法者。止言筆法之工拙。與八分論字形之正。不與六義離合者無涉。張懷瓘書斷。妄以次仲爲秦人。又謂次仲作八分。若以八分在隸外。爲一體者。果若是。漢書六藝志中。載六體書。何以遺漏八分邪。歐陽公集古錄。凡漢碑字。率呼爲漢隸。蓋伯喈惟書石經。當爲世則。字形必合典正。故取於八分。其尋常作書。亦或有出入。況他人所書。碑石舛失之字多矣。其中縱有能爲八分者。謂之漢隸。終不爲誤。若俗體漢隸。苟謂之八分。乃是誤也。齊梁以下。至唐人。往往言分書真書。其分書乃指波磔而不懸針者。聊與二王等真書爲別。異此皆沿俗失其義。不若歐公稱漢隸之善。世反謂歐公誤。以八分爲隸書。可謂倒易。

是非也。趙明誠云。嘗出漢碑數本。示一士人。何者爲八分。何者爲隸。士人卒不能別。不知八分本。未嘗別於隸體也。此夏承碑中作字。有甚得六義近篆者。亦有從俗舛誤者。然從其多者論之。固愈於漢人。他碑作字舛俗極甚者。卽謂此碑是八分書亦可。但未知是伯喈所爲不耳。至若鄭僑所云。漢石經是隸體八分。夏承碑是篆體八分。此乃不知而妄說。所謂使人茫然者也。

書攷工記圖後

休寧戴東原作考工記圖。余讀之。推考古制。信多當。然意謂有未盡者。東原釋車曰軫。謂之收。此非也。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軫方六尺六寸。記曰參分車廣之一以爲隧。蓋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也。其廣如軾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爲收。詩曰小戎。收。毛公曰收軾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軾矣。非謂軾名收也。古者之尺小。鞍之戰。綦毋張。寓乘。韓厥。肘之。使立於後。管師入平陰。獲殖綽。郭最。衿甲坐中軍之鼓下。使軾深四尺四寸而已。此非四尺四寸所容也。故收非軾也。夫車。邸之四邊爲軾。後軾無立木。人所由登也。軾三面有立木者。謂之軌。記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此前軌也。版之前於前軌者曰陰。一而已。少儀曰祭左右軌。軌有三面也。古大車。轅上附輿。小車。輶下附軸。其旣駕也。輶附軸者。上離輿七寸。揉而升之。踰軌及衡。不及軌七寸而揉始焉。故記曰軌中有潛。今圖謂軌爲陰。而揉輶自軌始。抑誤矣。輿上以一木再揉而曲爲三。橫居前曰式。其餘輿上巨木。皆曰較。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又其餘細木爲櫪。旁者曰軾。前者曰轡。故橫木其高平於式。而當式後較也。注家謂之輶。士輶車。其崇者輶而已。大夫以上飾車。衷甸重較。轎上二尺二寸。而設重較焉。左右衡較。皆二立較。皆三短其一。修其二。記曰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謂重較也。天子重較。則爲繆龍。荀子曰。彌龍以養威也。今戴君謂較。輶不重者。失之矣。凡戴君說考工車之失如此。其自築氏而下。亦間有然者。然其大體善者多矣。余往時與東原同居四

五月東原時始屬稿此書。余不及與盡論也。今疑義蓄余中。不及見東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

書夫子廟堂碑後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無建立年月。觀其文內蓋武德九年十二月建廟。次年爲貞觀元年仲春。廟成釋菜。又稱述太宗有視膳問安。及空山盡漠等語。則知立碑必在李靖俘頡利之後。高祖未崩以前而爲之也。當武后稱帝之時。磨去唐字。改題曰大周孔子廟堂之碑。故前署司徒相王旦書碑額後。復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凡二十一字。黃山谷見榮咨道家所藏舊搨本如此。然史言是年三月相王罷爲司徒矣。不知史誤耶。或山谷所記四月字非耶。貞觀立碑年月。是時旣磨去。及文宗時祭酒馮審又請琢去大周字及武后年號。而元建碑之年。竟不能知。如今本是也。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皆以此碑爲武德九年立。蓋失之。是碑宋初已毀壞。爲王彥超再建。文內及金冊斯誤。及字誤爲反。榮光幕河幕字誤爲莫。蓋再建時摹刻者失之耳。石旣非舊。加又剗敝至今。孰是以論伯施書法之妙遠矣。聞今安徽巡撫閔公家藏古拓殘文。自集其字爲纂言。孔繼涑爲鈎本。勒石以一本贈余。余觀之。尚不如此石本。伯施書雖渾厚而有鋒鏗。王彥超摹刻山谷固云不厭人意矣。若孔刻乃彌失之。摸稜爾。但未見閔藏本。不知究如何也。曩時陳紫瀾宮詹見語云。某王府有唐拓廟堂碑。後進入大內。果然亦可。與山谷所見榮咨道家者抗行也。

何孺人節孝詩跋後

昔孔子刪詩。鄘風首柏舟之篇。蓋春秋之時。禮教衰。風俗敝。女子若共姜者鮮矣。故聖人亟與之也。其後風俗益偷。若魯貞女淮陽陳孝婦之倫。間稱於世。及宋時儒者申明禮義之說。天下宗之。至於今日。女子皆知節行之爲美。若柏舟之賢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於古。而獨女子之節有盛於周之末世也。

乾隆十五年禮部議從江蘇巡撫奏。以天下爲節婦者衆。不可盡予旌表。乃別定爲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於人所難能。不幸不及格。有終不與於旌表者矣。然其實足以存教化。美風俗。君子樂得詠歌而稱道之。不繫乎旌與否也。鳳陽何太孺人。少寡守節。育其遺孤。不幸孤子夭。自投於井。家人救出之。爲立嗣。嗣子長而又死。卒撫孤孫。今武清令何君也。與孺爲同年友。京師士大夫以孺人節行尤異。多作歌詩以美之。何君以視余。詩曰。無忝爾所生。夫孺人高行明節。可以張之以風乎天下之士君子。而況其子孫也哉。然則孺人之遺教遠矣。

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跋尾

右山陰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蓋爲寶應劉練江先生作誄者也。兩先生之於爲儒。皆所謂篤行好學守死善道者也。其相爲友。有不僅直諒多聞之爲益者矣。當萬歷中紀。朝廷政治大壞。念臺先生方出。而練江先生告歸於家。然皆內進修其德。而外繫心於天下之事。欲援手以救斯民者。念臺先生以行人出使過邗。方欲見練江先生。而先生已沒。故其痛尤深。次年使還。又過邗。不勝其悲。私諡之曰貞修。而作此賦。因自書以貽其家人。此卷是也。乾隆乙卯秋。練江先生之六世孫台拱攜來江寧。出以示孺。讀之。使人感懷悽愴。不能自已。又念先六世祖汀州府君。與念臺練江兩先生。皆萬歷辛丑進士。卒皆爲名臣。俯以通家之情。仰增敬慕。用敢識詞於其後。云。後學桐城姚鼐記。

方坳堂會試硃卷跋尾

乾隆三十六年會試。余與南康謝蘊山編修。竝爲同考官。蘊山得詩四房。余得禮記二房。皆居西序。東向坐。最近時。每共語。得佳卷。或持與觀賞之。今觀察歷城方君坳堂。出於蘊山之房。余獲讀其文。最先及填榜。始知其名。其後余病歸。久之來主江寧書院。時蘊山旣外授。遷河庫道。去江寧三百里。均堂觀察亦來。

江南則居江寧。日夕相從。出其會試硃卷見示。余再讀之。因憶昔者兀坐終晷。握管披卷時。欣時賦及獲於諸賢。聚居言笑之狀。宛在目前。計去今二十二年矣。當時考官三人。諸城劉文正公。長白觀補亭尚書武進莊方耕侍郎。皆已亡。司考官十八人。及今存者。余與謝觀察外。復四人。陌白。是科得才稱最盛。而當時登第。烜赫有聲。若程魚門。周書昌。孔漢谷。洪素人。林於宣。孔攜約輩。今率已殞喪。況歲月悠悠。又自是以往者乎。因與坳堂語及愴然。坳堂才行逾人。不負科名。是卷固宜爲後世所寶貴。而余顧尤念者。今昔之情也。同考官舊制用藍筆。是科以皇太后萬壽恩。科易之以紫。循用數科。升耐之後。復改從舊。又是時試帖詩題。在第二場。房官以五經分卷。今則詩題移於第一場。而房官無五經之名。是皆二十年中科場儀制之小變。併記於是。俾後考求故事者知之。

十一世祖南安嘉禾詩卷跋後

先參政公當明中葉。以給事中出知南安。惠澤下流。祥嘏上應。成化二年。屬縣大庾有嘉禾之瑞。一時文士多爲歌詠。凡數十篇。而大庾蔣君銘爲之序。參政公既集而刻之石。又以其真蹟藏於家。閱今三百二十七年矣。所藏間有零失。弟壯亭收輯重裝之。凡得詩十六首。仰思先人仁賢清白之風。無忘後嗣夙夜繼紹之志。然則是卷也在昔者爲國祥。在今茲爲家慶。夫豈特文章翰墨之事哉。子孫其世寶諸。

梅二如古文題辭

吾郡潛山有張立齋先生者。爲人純白清介。舉世間執位利祿之事。無以動其心者。一以飭身稽古爲事。困而不改。耄而不倦。真所謂君子儒也。宣城梅文穆公第三子鈔。字二如。學於立齋。矯然以節行自持。其人品蓋似其師。立齋頗好爲古文。見二如古文。喜以爲勝己。梅君中庚午科副榜。與鼐爲同年。然初不及相知。君後從文穆公居江寧。乾隆四十三年。鼐偶以事至江寧。其時文穆已薨於人家坐上。一遇君而心

重之。然囟囟別去。又後十餘年。蕭來主鍾山書院。則君已喪數年矣。江寧人每爲蕭述君之賢思。今不可復得也。乾隆五十九年八月。見君弟繼美。始得君文讀之。果有高格清氣。異於世之爲文者。然君不意其早亡。爲文不自收拾。繼美鈔於散佚零亂之中。得二十餘篇。蕭取其尤善者。別鈔以付其家。蕭家去潛山百二十里。而不獲見張先生。唯其文自先生存時。已雕板得見。然終以不遇其人爲恨。君家世有德行文學。自定九先生及文穆公所著書及文集。行於海內。蕭具讀之矣。若君年四十而喪。旣無立齋之壽。以大著其名。而文又未刻。蕭苟非後至江寧。烏知君行之詳。及文之善哉。君文太少。似不足名集。然世固有鈔取漢魏以來名人文數首。輒以某集稱者。然則卽以君集刊行亦可也。

孫文介公殿試卷跋尾

武進孫文介公。萬歷二十三年殿試對策卷。公官禮部時。自取出以藏於家。嘉慶四年。余於公從七世孫淵如觀察處得觀之。賢哲翰墨。雖寸紙足貴。況其身所由始仕。而陳辭慷慨。切直忠盡之志。已見於此焉者乎。文介書法爲世所稱。董華亭亦嘗推之。方其登第時。年三十一。書獨未爲甚工。蓋暮年筆力轉進。又踰於少壯之蹟。然如公德修節立。不愧始終書小藝不足論。縱不能加益於其少時。亦何害乎。卷內每行作三十二字。凡鄉會試卷。皆有橫直硃絲行。殿試卷但有直行而已。推立制之意。蓋以備士對策。文有長短。則字從而疏密無不可者。今時相習書殿試所對率行二十二字。失爲法之本意矣。觀公此卷。足以知近時之失也。六月二十八日。桐城姚蕭謹跋。

卷六

答翁學士書

肅再拜。謹上覃谿先生几下。昨相見承教。勉以爲文之法。早起。又得手書。勸掖益至。非相愛深。欲增進所不逮。曷爲若此。肅誠感荷。不敢忘。雖然。肅聞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也。腰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詘右。其釋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欹肩。僂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爲詩者。殆數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從入者。爲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譬之知擊棹者。欲廢車。知操轡者。欲廢舟。不知其不可也。肅誠不工於詩。然爲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肅所欲取其善以爲師者。雖然。使肅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肅尙未知所適從也。承先生吐胸臆相教。而肅深蓄所懷。而不以陳。是欺也。竊所不敢。故卒布其愚。伏惟諒察。

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驥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其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

絳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鱸鮑時涸而鮒鉏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稱其牘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及其焉。士苟獲是幸。雖聾瞶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蹙猶將振足而起也。而况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則可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攄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卬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返。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鐘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掬。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常軸之褒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穉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

蕭再拜。雲路先生足下。數十年來。士不說學。衣冠之徒。誦習聖人之文辭。衷乃泛然。不求其義。相聚契首帖耳。哆口俸。沓。迺逸。迺諺。聞者耆長者。考論經義。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風俗日頹。欣恥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爲。使士服習於經師之說。道古昔。承家法。以繫其心。雖不能逮前古人才之美。其必有以賢於今日之濫矣。蕭少時見鄉前輩。儒生相見。猶論學問。退習未嘗不勤。非如今之相師爲媮也。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與獨先。獨單心。畢力於傳註。辨究同異。既老而不懈。說之矻矻然。雖未知於古學者何如其賢於今之士。不亦遠乎。蕭居此一期矣。嘗苦無可與語者。聞先生之篤學著書。苟非居處間遠之故。必將造而請觀焉。先生乃辱寓書而示以所爲說。不棄愚陋。而欲因之求益。抑何任其幸且媮矣。詩曰。心乎愛矣。胡不謂矣。蕭固不能爲益於先生。然而心之所蓄。不敢不盡者。愛敬先生。謂不可類先生。如今世俗倫也。夫聖人之經。如日月星之懸在人上。苟有蔽焉。則已。苟無蔽而見而言之。其當否。必有以信於人。見之者衆。不可以私意徇也。故竊以謂說經。當一無所徇。程朱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言之精且大。而得聖人之意多也。非吾徇之也。若其言無失。而不達古人之意者。容有之矣。朱子說元亨利貞。舍孔子之說者。欲以達文王之意而已。苟欲達聖賢之意於後世。雖或舍程朱可也。自漢以來。爲經說者已多。取視之不給於日。苟非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而明以來說四書者。乃猥爲科舉之學。此不足爲書。故蕭自少不喜觀世俗講章。且禁學徒取閱竊陋之也。今先生之說。固多善者。然欲爲時文用之意。存焉。蕭輒以硃識所善者。先生更自酌而去取之。必言不苟出。乃足爲書。以視於後世。蕭又聞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則曾子戒之。况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僉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願先生凡辭之近俗如語錄者。盡易之。使成文。則善矣。直

諒多聞益友之道也。竊不足爲多聞直諒。雖不能逮。而不敢不勉。故盡言之如此。竊自撰經義數十首中。乃有幸與先生意同者。今併寄一冊。幸教其失。賢從子謂杖履秋冬或來郡。然則不盡之意可而陳。茲略報鄙意。承自稱謂。過謙不敢當也。竊再拜。

復汪進士輝祖書

六月某日。竊頓首汪君足下。竊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竊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竊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衆。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竊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未可知也。况竊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氏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復孔撝約論禘祭文

竊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

而無所徇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繼或絕。或闡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韋元外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尙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圜丘。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魯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並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

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啓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猶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而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徙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引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搆約以爲然乎。庸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蕭頓首。

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蕭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况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蕭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蕭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

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其於人也。濔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唳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會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會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抄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籍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閩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霧。冬間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已。聊識其意於行間。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籍益俯

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籍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籍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王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籍於蓉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籍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復談孝廉書

某頓首。星符先生足下。前辱以辛楣先生說秦三十六郡事。與僕二郡說異。示以相較。甚喜。比未及詳答。今更考尋。知少詹言亦未審也。按秦始皇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其二十六年迄三十三年。略取陸梁

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是已爲三十九郡。至秦亡時。或更有分合。不知凡若干郡也。子駿孟堅。蓋已不能詳知。姑舉其初。曰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遂及漢興云云。其說實有未備。不可拘守也。僕考秦楚間郡名。得四十餘。漢地志郡國。其有注云。秦置者。凡三十六。少詹所舉。謂始皇所分三十六郡。卽是也。而桂林三郡在其中。其外史記紀秦昭襄王置黔中郡矣。陳涉世家云。比至陳。陳守令皆不在。則知有陳郡矣。丁疾等圍東海。守慶於郟。則知有東海郡矣。項羽紀趙將司馬邛。定河內。故立爲殷王。河內。蓋秦有河內郡也。田安下濟北數城。留侯世家。孺子見我濟北。是濟北亦秦郡。故曹參定濟北郡也。至於鄆。東陽。膠。東。膠。西。博。陽。城。陽。衡。山。諸郡。皆名見楚漢之交者。此或秦置耶。或楚漢置耶。舉未可知。將以推始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之數。惟南海。桂林。象郡。必不當數之。少詹誤耳。其餘四十餘郡。不能定。其決爲後置者。何郡也。裴駟所舉三十六郡。與少詹互有短長。僕作二郡沿革。時姑因六朝人說。以鄆爲秦郡。究之。秦初郡。必不可指數。謂有鄆者。未必非。亦未必是也。多聞闕疑。庶得之耳。尊著斗建考。甚精。當然猶覺文太繁。減其大半。乃善。餘當相見論之。不具。

與許孝廉慶宗書

正月行過敝邑。幸得見溫然君子之容。心竊異其非恆士矣。車馬發後。取所著世室攷讀之。何其博洽。辨達也。三月肅來江寧。携入行笥。重繹執卷。敬歎累日。士牽於俗學。略能留意古箋註者。了不易得。况精思若此者乎。年二十許。所進已踰世耆。宿進而不止。至耆宿之年。絕出尙可量哉。何時當復見。當復更有示教者。不至於審辨所說。當不必學。有精博踰足下。或與足下比者。乃可決之。僕淺學。蓋不任此。僕牘識文句之末而已。曾子問篇。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足下欲伸己說。以當七廟爲句。此非愚見所安。大抵古今之隔遠矣。議禮者。非特漢以後不可合。雖周人之言。亦成舛牙。必欲衷於一。是故難也。又內載朱子說。不應

書名二者幸更酌之原本附還千萬自愛不具。

答袁簡齋書

前日承詢婦人無主之說。當時略以臆對。歸後復讀賜書。檢尋傳記。以攷其實。蓋以士大夫禮言之。非特婦人無主。雖男子於廟。固亦無主也。以天子諸侯言之。則自漢以後。婦人於廟中有主。而周以前。則或有或無。未敢決焉。古人所重者尸祭。其依神者尸爲要。主非所必不可無也。鄭康成注祭法。謂士大夫之廟無主。惟天子諸侯廟乃立主。其說頗爲今學者所駭。而攷之於古。則實然。孔子告曾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然則三廟二廟一廟者。固可虛無主矣。古聘禮賓介所居館。皆士大夫之廟也。使有主之廟。而使人居之。將豫移主出乎。抑聽其人神之相瀆乎。賓主皆何以安焉。斯廟不設主之可徵者也。惟左氏載孔悝有取祏之事。此特末世之僭耳。非禮之正也。以禮之正言之。天子有日祭月祀。諸侯亦月有告朔。故設官以日嚴奉其主爲宜。卿大夫之祭於時疏矣。又位下不能專立官。以日典守。故廟中亦無常奉之主。且古人依神所重。亦不必以主也。故男子婦人皆無主於廟。士大夫禮也。若天子諸侯廟中。固必有主矣。然主不書諡。雖漢猶然。婦人配祭。不專立尸。設同凡以依神。則謂后夫人與君同一主。亦無不可者。至漢儀載天子主一尺二寸。后主七寸。在皇帝主右。則婦人有主之事。至漢而甚明矣。不知自周秦以來。所傳禮固然。漢乃因之耶。抑第漢時人自爲之禮耶。此不可以臆決者也。若今世士大夫不以尸祭。廟中惟主爲重。主則書先人之爵與字。不可以云與妣共之。其必當立妣主明矣。荀子食魚泔之之義。蘄意謂食魚魚傷人者。鱸也。泔之恐是漸之醯醬之類。以爲鱸耳。與讀如煨與之。則以火熟之矣。曾子殆傷昔奉父母時。不聞此語。常以泔供饌。故泣也。然別無攷證。不敢信以爲是也。不逆薪而爨者。言持薪必順其本末。此小事尙不肯逆。况爲暴乎。此解易了。但不知所出耳。

來書云見南齊劉琨傳檢璉傳無此語乃見宋書建平王宏傳係璉上書申建平王景素之詞

其餘數條。蘄皆不能

解古事固難通。而傳書亦或有誤字也。謹就所見者。上陳待教。少涼走候不具。

再復簡齋書

士喪禮有重無主。若虞主用乘。練主用栗。乃是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文。非言士禮也。何休引士虞記云。喪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則安得有禘祫也。前書所云不書諡。蓋誤以漢禮爲古禮。據是篇則古主有諡也。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杜元凱云。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觀何杜之注。皆與康成同意。則知康成言之不可易矣。穀梁疎載。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此亦言婦人於廟中有主。然不知次仲所言古禮耶。抑第漢事耶。是猶不能明也。謹再復。

再復簡齋書

兩札下問。愚淺不能具答。略以所明者。上陳古人。以元爲服采之盛禮。所云冕服皆元也。衣正色。裳間色。謂之貳采。惟軍禮乃上衣下裳同色。故曰衾服。宿衛之士。當用軍禮。衣裳同色。故趙世家有黑衣之列。其衣兼衣裳而名之也。周制軍禮。黻章之服。黻之爲色。在赤黑之間。不知趙左師所云。黑衣者。卽是周之黻耶。或元衣元裳耶。要之黑非賤服也。古帝王革命。雖有易服色之事。而要其大體。皆上元而下纁黃。雖魏晉而降。制猶存焉。隋人以宇文周尙黑。舉矯而變之。遂亦及於章服。自隋唐以後。以紫緋爲品官上服。朝會皆衣之。無復尙元之禮矣。夫聖人制禮。其始必因乎俗。故曰禮俗祭之有尸。始蓋亦出於上古之俗。而聖人因以爲禮。此亦仁孝之極思。使聖人生乎今世。天下但有厭祭而無尸矣。固必不更行設尸以祭之禮。然不可因此遂譏古人之爲謬也。尸蓋廢於秦世。秦戎俗也。然則設尸非夷禮。廢尸乃夷禮耳。凡祀天神無尸。而配者人鬼有尸。淮南子言。郊祭有尸可也。然太公爲尸之說。則不可信。郊祀稷尸。固宜以子孫。

爲之。何爲以姜姓乎。國語董伯爲尸。晉之董姓。出乎辛。有之子。意辛有乃夏子孫。故董伯爲緜尸耶。然而不可攷矣。若夫感生之說。則緯書之妄。固不足述。猫虎之尸。亦說之者過耳。於理不應有也。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爲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爲偶然也。愚見如是。惟幸教之尙熱。未敢走謁。謹復。

復休寧程南書

伏羲氏受河圖而畫八卦。禹得洛書而陳九疇。是其說本出劉歆。世儒或疑歆言不足憑。吾謂莊子有九洛之事。其言出歆前矣。歆說必有受。未可非也。宋儒所得河圖洛書。傳自道家。夫禮失求之野。亦不得謂道家所傳。必非古聖之遺。故如歸熙甫輩。肆訾宋儒之非者。吾未敢以爲然也。然吾謂有聖人之智。然後能見圖書。而得卦疇之理。苟非聖人。而推測言之。固未必當矣。就邵朱之書。而決其必合於古聖人歟否。歟。斯非聖人不能定矣。非吾末學所敢論也。且聖人之得於天者。有道焉。有機焉。道則列聖同其傳。機則聖各異其所取。伏羲與禹所見者道也。而所由悟者機也。夫易者。言道之書也。而聖人作易。詞取象。則亦各因其時之機焉。文王所由取。周公或未及知。周公所由取。孔子或未及知。解易而強言其象之所由。皆不知道。可明而機不可明之故。朱子本義。置象不言。此朱子識之最卓。非漢以來諸儒所可及者。然則邵朱所傳之圖書。卽誠與伏羲禹所見者。纖毫無失焉。吾亦存之。不可也。彼聖人與天契者。有機焉。作易以教天下之理。天下所必當知也。作易始發之機。天下所不必知。亦不可知也。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吾尊奉朱子。而不言圖書。意蓋如此。今足下所著易。尤以言圖書爲事。此僕平生所不能解者。雖承下

問而無以對焉。

答魯賓之書

某頓首。賓之世兄足下。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譴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石。豈不媿甚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古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遂以通者義理也。難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閱閱乎聚之於錙銖。夷憚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頓首。

復秦小峴書

小峴先生觀察閣下。鼯蠹愚無所識。又以年老多疾。遂至廢學。爲海內賢士大夫所棄宜矣。與閣下非有生平過從之舊。遠承賜書。殷勤垂問。見推過甚。而然媿赧。固不敢議閣下之言爲無端。又安敢以所相望之深。謂必可以任也。鼯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爲不可廢一塗之中。岐分而爲衆家。遂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遙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爲。而毗其所不爲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爲善。若如鼯之才。雖一家之長。猶未有足稱。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傑興焉。盡收具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爲羣材大成之宗者。鼯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陳之於閣下而已。往時江西一門徒。取鼯文刻板。鼯意乃不欲其傳播。屬勿更印。故今絕

無此本子。惟四書義乃鼂自鑄。其板在此。今輒以兩部奉寄。經義實古人之一體。刻震川集者。元應載其經義。彼既錄其壽序矣。經義之體。不尊於壽序乎。胡維君在會稽。當佳孝廉之舉。不得亦不足恨耳。此間常與鄒先生相見。因以略知近祉相望。殊切企慕。略報不宣。

復東浦方伯書

四月二十三日。姚鼂頓首。奉書東浦先生閣下。得前月二十七日賜書。伏悉近祉。慶慰慶慰。所諭論文之旨。反覆數百言。詞氣雄遠。而又深盡文章之奧祕。雖於鼂有見許。太過之謬。而於立論鑒古之精。兩不相妨也。世之爲學者多矣。其所得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亦有之矣。若先生之識。不與今之出千萬人之上者並。而當於千百年中數古人期也。鼂以生平用心所隱。冀相知於不可知之異世者。而竟得於同時乎。以四海之廣。悄然相望於曠邈沓寥之中。有不使更感歎而增欷者乎。先生文亦自非今世所有。特爲之多耳。然亦何必以多貴乎。韓理堂魯絜非文略。如來諭。絜非後日之文。乃更不逮舊刻之文。昌黎云。無慕於速成。無誘於勢利。凡爲文始善而終衰者。大率病此耳。可太息也。陳石士前月末。自此往蘇州云。將謁閣下。必已過其人。可謂有志意矣。其必成與否。尙未敢決知耳。示詩三十餘。大抵蒼勁入古。已併入大集內矣。鼂詩集近亦刻成。謹以一部呈教。此間可與言者。僅毛侯園一人。其言詩文貴當者。立碎果爲名論。先生所作時。有此境。而尙不能盡然。况如鼂耶。賤狀略如曩昔。率復併候不具。

卷七

贈序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序

陝甘古雍州。於九州最大。其西北兩邊。緣河隴之外地。比接乎戎夷。今皇帝卽位。方內艾寧。乃以師定準。噶爾禽大小和卓木。取烏什。中國師行之道。芻餉之運。前後數年。皆出於陝甘。上軫念陝甘之民。爲數免其供賦焉。大功旣成。闢地廓遠。駐師以爲守。屯田以爲食。有不足用。轉移以資給。是以陝甘設新疆經費之局。夫吏臨所治。安氓俗。頒政教而已。而陝甘之吏。疇晝顧及萬里之外。然則國家選人。西北較重。三方亦其宜也。三十二年冬。命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公。材高而容衆。資厚而善文。庶子之職。自明以爲相階。今一旦出爲外吏。士大夫不以爲憾。而以爲慶。知西北重地。而上嚮賴公之意。甚殷故也。隴洮南轉包。氏故居。帶挾羌渾。種性雜殊。夫兼植異類。而內民不改樂業者。所以稱上仁安疆場也。公其建德於茲。而後入爲輔相天下。乃謂上之進公。非不試而用者已。

送龔友南歸序

龔君劍戍。居江南之宜興。有園田在焉。其來京師。每爲余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余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鄉原絕而譏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而將蒙譏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於山水固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余曰。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居。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詠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龔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顧樂之。若猶將復來此也。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強。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道德之盛者。不傲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己。謙而光。偕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宜。君其一旦自江南而返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復與余歡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其樂猶淺老。龔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爲之序。

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雖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閒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歉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撝。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撝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撝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蘄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撝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千。青雲依於危嶠。岸崩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撝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撝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爲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鼎序。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授。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迄亡天下。然

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剛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猷。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雁渚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皙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全書。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卽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疾。思屏於江濱田間。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道款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遇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羣所進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

工文章者。必決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見惡者矣。況又加之。以名稱邪。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爲名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爲魚門病。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邈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繒繳之患也已。

贈陳伯思序

周衰而莊周列禦寇之言興。蓋古帝王之時。民皆有淳德。聖人謂無以持之也。道以仁義。養以禮樂。文章使民始於忠信。而成於禮。若周禦寇所云。大人至德者。聖人乃以爲教之質也。去古既遠。功利狙詐益用。二子始欲一返乎質。使人各全其真。其言雖不中。拯世之心。可謂切矣。自周及魏晉世。崇尚放達。如莊列之旨。其時名士。外富貴。淡泊自守者無幾。而矜言高致者皆然。放達之中。又有真僞焉。蓋人心之變甚矣。昌平陳君伯思。其行不羈。絕去矯飾。遠榮利。安貧素。有君子之介。余謂如古真德。而可進乎聖人之教者。伯思也。國家設百官以治庶事。伯思處曹司。溫溫無所辦。不爲能吏。嗟乎。使今之在官者。皆伯思若也。則治亦大矣。伯思友余時。年二十許。今又二十餘年。德與年日新者。余所望於伯思也。以魏晉之賢。自處而安乎故者。陋也。久與遊將別。思有以慰且勉之者。余之衷也。故述是說進焉。

卷八

壽序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蕭在京師。欵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繼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

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籍曰。夫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雋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旣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籍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間。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籍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楊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籍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書制軍六十壽序

大司馬制府書公絨庭先生。自其先相國藩屏江南之時。從於官署趨庭之暇。以偉材明識。佐成善治。而因習知江南之民俗。其後以忠孝入侍禁垣。以勲績外著徼塞。而天子知其才德之閎。尤熟於江南之治。命撫安徽。擢督三省。皆嗣相國之故迹。公整身秉義。以率列城之吏。殫心悉謀。以圖數千里之政法。令不苛而治績日茂。爲時益久。民心益仰戴親樂之。至於今歲。公俯臨江南者十年。而維秋八月。降崧之壽亦六十矣。昔周公召公分主東西陝。始自文王之時。及於成王。則君陳繼周公爲尹。而召公受任。逮於康王。年幾百歲。周召之治。皆前後數十年。此周治所以盛也。今聖人臨馭宇內。備文武成康創守之道。亦且兼有其前後累洽之年矣。而督治三江者。自中原而包有吳越。猶周召分陝之職。公實以父子相繼居之。譬

若周公君陳焉。至其莊敬日強。任劇煩而不倦。精神方富。耆艾壽考。必且同於召公。然則以一人之身。將兼有周召之美。若是者。豈獨公一身之庶嘉哉。夫亦我國家之盛事也。然公持清介之節。葆儉素之風。設弧之辰。方親詣河淮。以防秋水之至。誠屬吏無敢爲慶祝之禮。至於閭巷之間。歎美者盈途。頌禱者在室。而固不敢以陳於左右也。籍聞之。幽風古豳。民頌其國侯。有躋公堂。稱兕觥而祝無疆之壽者。今公世治江南。固猶古諸侯之嗣職。而凡厥吏民。各懷躋堂稱觥之思久矣。特公謙懷儉德。不使其下得爲耳。然其意不可不著也。籍江南庶民之一。實與億兆同心。又欲附古詩人之意。謹述而爲之序云。

陳約堂六十壽序

始者子在京師。獲知於新城陳觀察伯常。得聞其考凝齋先生之賢。其後遂拜凝齋先生於南昌。粹乎君子德人之容也。後予再入京師。乃遇約堂先生。爲觀察之弟。仕於兵部。望其狀。知其爲人足嗣父兄矣。而顧不常見。其後十餘年。籍歸江南新城。魯君絜非示子所爲文中。記約堂在鄉里爲義田。義倉。恤民之事。十餘端。而志若未足。其仁心如此。時約堂已來爲守太平。問諸太平之人曰。太守之撫吾民。如其邦族焉。後又數年。予來江寧。遇約堂於江寧。旣而約堂命其少子用光。碩士來從予學。爲古文。碩士年少才駿。而志遠。固世之異士也。其時約堂長子。以爲四庫書勞。賜舉人。當補京職。而觀察之孫。旣成進士。入詞館矣。甚矣陳氏之多才也。蓋天固相其家而興之。而亦其累世仁德篤行之蓄。有以致之矣。詩有之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夫貽德於後美矣。而身以黃耇得躬見之。則尤人之所樂得。如詩之頌君子。抑何盡乎人情也。今陳氏世德相承。固古所謂樂只君子者矣。維諸少年之興凝齋先生。與觀察不逮見。而約堂於政成名立之時。日見其子孫繼登之美。由是日引而木艾是古之善頌而不可必得者。而約堂獨得之也。可不謂盛乎。歲之正月。爲約堂六十壽辰。碩士求余言。持歸爲親壽。余以世俗之爲壽者。

必曰神仙。昔凝齋先生嘗爲仙說。斥其陋矣。不足爲約堂道。俾碩士誦詩以侑觴焉。其可也。

陳東浦方伯七十壽序

昔昌黎韓文公之論爲詩曰。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故世謂唐詩人罕達。獨高常侍稱爲作詩之顯者而已。其後歐陽永叔因亦有窮而後工之說。世多述焉。或以爲是不必然。夫詩之源。必迺於風雅。方周盛時。詩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豈愁苦而窮者哉。蕭嘗思之。當文武成康爲治。周召之倫。陳述祖宗。援引興亡。以爲教諫。憂危恐懼之意。常多。逮宣王中興。尹吉甫之徒。於君友間。誼兼規勉。是雖處極治之時。其詞固不得第謂爲歡愉矣。若夫爲歡愉之詞。魚麗。蓼蕭。菁莪。魚藻之篇。寥寥數言。不足以發爲詩之極致。然則詩人誠不必盡窮而歡愉之詞。不如愁苦。其說上推之六經。卒無以易也。潯陽陳東浦先生。少爲詩人。實配盛唐之雄傑。秉節方面。則嗣周室之旬宣。固兼孔門之政事文學。而爲詩人之達者也。今秋七月。先生七十初度。吏民蒙德者。無不爲先生慶。而先生方勤思國事。愍念民瘼。未嘗少自暇逸。歡愉之說。靡得進焉。蕭謂此先生德業之所以隆。亦先生詩所以美也。是以援韓公之論證之。周召吉甫。以請於先生。蓋衛武公年八九十而爲抑戒。而召公矢音卷阿。年逾百歲。爲古詩人之壽。而道光於天下後世。此蕭所以祝於先生者。若夫白樂天陸務觀之倫。雖亦詩人之多壽。而不足爲先生道矣。

家鐵松中丞七十壽序

維歲乙卯春二月。吾兄鐵松先生。由廣西巡撫。移臨雲南。於故事常覲於朝。會黔中有疆場事。吾兄當助籌糧運。以應軍興。將待胥靖而後請覲焉。是夏六月。先生七十初度。以國事方殷。幕府之前。命無得以祝壽言者。而吾嫂方夫人及其子伍祺。方留任家事於里。方夫人慈和惠愛。幼先生一歲。來年五月。亦七十矣。伍祺將進觴於室。且以寄祝於先生。而俾蕭爲之辭。蕭聞之。詩曰。汎汎楊舟。緜纒維之。此言諸侯佐天

子任民事。如將舟者。必有維楫之勞也。既而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既勤勞之後。則道洽治成。優遊無事。以造於天子之朝也。吾兄早居繁劇。屢任封疆。宣力奏績。感激知遇。今以七十之年。精力方剛。許國之情。彌厲。忘家之節。愈堅。非所謂緋纒維之者乎。所治事。寧將趨闕下。優游是戾。旋當其會矣。而吾兄不敢。亟言優游。唯盡力於勤勞。則誠忠孝之志也。仰維聖人。臨馭重熙。而久治海內。鼓舞於萬壽無疆之樂。而大臣蒙錫福。而佐嘉謨者。又皆耆造之人。雍容化日。盛世之福也。吾家積德累數世。二三十年矣。而舉族壽登者。蓋者極少。吾兄少居貧。以孝名天下。備經勤苦矣。乃老而康艾。登焉。且其始仕河隴之間。分符江漢之域。觀察閩海。提刑南越。所處每在邊徼。遭值事勢盤錯。或爲常情所難居。而肩任不疑。屢禽大慙。惠布遠黎。今又居昆明西南數千里。建旄秉鉞。爲國家安奠中外。愈任其勞。福祿愈遠。此殆天所篤祐。以助承景運之隆者。夫豈偶然哉。然則上引天下之閔休。下成吾一家之私美。吾兄雖不欲言慶家之人。能無慶乎。若夫蓼蕭有黃耆之褒。桑扈有受祜之命。度吾兄入述所職。承被龍光。將亦上近於古義矣。而其禮瞻於禁陛。固當紀在史官。今方與吾嫂稱觴於里巷。道款於平生。所謂家人之詞。有未敢抗比詩人之頌者云。

彙香七叔父八十壽序

吾族居桐城四百年。累世仰承先祖之盛德。率獲爲善之報。登仕籍。致名稱者亦多矣。而惟耆壽最爲難。至蓋有年。屆七十已爲貴矣。若夫數百年中。數千人。其至八十者。三四人而已。今歲乙卯。吾族在城居而度七十。已有五人。而秋八月九月。吾叔彙香先生暨叔母趙孺人竝壽八十。然則今茲最爲吾族之盛。而吾叔又當今盛美之尤也。吾叔承家世忠厚之訓。行固可稱。而族人所尤推者。與叔母趙孺人事。叔祖祥符府君。盡孝愛之道。故宜其福之優。而亦天之相之也。今歲吾族壽七十者。莫貴於鐵松中丞矣。然中丞

方遠撫西南萬里之邊。勤勞公事。不敢暇逸。豈如吾叔使長子貫一弟作令近省。祿足以供甘毳。而依平弟宦歸之後。侍養里中。懷源石南兩弟。又方以才進於時。諸孫竝奮誦讀。足娛老人之志。下有曾孫。上僭琴瑟。以大耄之年。於里中時會親族。康強娛樂。不知世有缺陷之事。以此言之。所得福且鐵松中丞所不逮也。而況於餘人乎。貫一弟作令有聲。時方倚用。而吾叔亦惟勉以在公。以盡養志之理。雖不獲常在側。而與稱觴階下。無異也。族之人於吾叔初度。咸合慶於庭。藉故爲之詞。既以增吾叔叔母之歡。又以達貫一兄弟之志云。

鄭太孺人六十壽序

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爲不然。使其言不當於義。不明於理。苟爲眩曜廷欺。雖男子爲之。可乎不可也。明於理。當於義矣。不能以辭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辭文之天下之善也。言而爲天下善於男子宜也。於女子亦宜也。太姒之所志。莊姜之所傷。共姜之所自誓。許穆夫人之所閔。衛女宋襄公母之所思。於父母於兄弟。於子采於風。詩見錄於孔氏。儒者莫敢議。獨後世有爲之者。則曰不宜。豈理也哉。候官林君母氏鄭太孺人。少善文辭。歸於林君。尊甫林君。尊甫以進士知山陰縣。罷官旋沒。廉吏家無儲贍。太孺人年三十餘。上事姑。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薦。季者成進士。爲編修。余每與兩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也。而皆出於母氏。今詣余。謂太孺人是冬壽。十十乞一言。以歸爲獻。余謂太孺人之行。孔氏所褒。而其文。儒者所當采。以附古錄詩之旨者也。林君歸。以是說進諸母氏之前。太孺人其益可以自信矣。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周之西都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焉。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爲

榮者也。及尹氏爲太師。見刺家父而節南山作焉。則併其親黨。譏之曰。瑣瑣姻亞。夫一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爲榮。或以致譏。豈非以所值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爲尊。其於男女一也。吾族夙於形家之說。曰。宜出貴女。而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婿也。然余以爲吾族女實多賢。豈待其富貴而後重邪。余三從伯父。爲嘉湖道布政副使。實生大姊。適張君肩一。爲萊州太守之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大姊之姊。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姊之遭。最不幸。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爲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憂致疾。姊割臂求以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損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門自守。不妄見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閭焉。吾嘗閱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能以豔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慘。吾姊雖不若彼。出於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宦。姊獨於其間。遭離荼苦。執德秉節數十年。其亦可謂君子之女。無媿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珈。簞菡者已。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有法。姊能嗣姑之舊。以保其業。子女皆婚姚氏女。姪子娶姑女。邕然門庭之間。日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六十矣。十月上浣。實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幸遭值艱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遺罹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爲壽。豈獨以榮吾姊哉。又使幼少者。將聞吾言。而知敬戒也。

孫母張宜人八十壽序

孫君石似之母張宜人。節孝著聞於鄉鄰。慈惠洽溥於族戚。上則朝廷旌異其門閭。下則士大夫敬禮而樂頌其美。子孫才儔。冠蓋滋興。歲春正月。閱壽八十。設悅之辰。親交咸詣。舉觴爲慶。而俾某首爲之辭。某讓不獲。乃進曰。夫前哲往行之美。而後進不獲見者多矣。天旣俾其人爲賢。必又與以耆耆之壽。然後後

之人得承事聞見其嘉言懿行而倣法之其能及是者豈非幸乎某之生晚於鄉前輩之賢多未奉杖屨嘗侍宜人之父張少司空時公年八十餘矣竊自以爲幸而今又見宜人之八十宜人雖女子而有父風其在孫氏承其舅東昌太守清吏之後尺寸銖累必由於儉樸而所以助鄰里宗族者罄竭與之未嘗吝也治身恭肅作配刺史公刺史公早世獨撫三子教之成立節義凜然老而修行不衰後進士女靡不見之有所矜式如宜人之壽豈獨孫氏之福夫寧非吾鄉之美也歟往者諸城劉文正公嘗問某子同鄉張少司空子以爲何如人也某謹對公孝友篤敬人也文正曰公非第此而已其立朝有非裁能斷大事吾希見其比者會他客至某不及請問其詳嘗以爲恨夫少司空男子行著於外人尙有不及盡知者況懿美之蘊於閨闈者乎宜人之德雖著然或尙有餘美雖鄉人不及知而獨以貽慶於其子孫者然則吾言第盡於此若其所以爲孫氏慶者蓋自是不可窮也

伍母陳孺人六十壽序

自余來江寧伍生光瑜從余遊四年矣時爲余述其母氏之賢曰昔光瑜先考爲人慈仁樂善而艱於子適母楊孺人賢明而好義急緩帶之思乃得生母陳孺人來歸生子瑛及光瑜光瑜甫生而孤是時舉家所以爲生計者皆托於人手主人驟喪或乃乘勢危而欲攘之兩孺人處悲哀之中內撫幼弱外禦強侮備嘗困難而後得保其家二子既長雖慈愛之甚而教督必嚴以至於有孫也則撫之亦如是於是者數十年而楊孺人棄世陳孺人之事女君也常嚴未嘗一日懈於禮侍其疾也未嘗須臾離於側及其亡也悲哀至久而不能自勝其持家教子婦及施德親族也一皆率循楊孺人之舊法而不敢怠當先君始沒楊孺人年三十餘陳孺人二十餘國家之制三十歲以下守節者得旌典逾三十則否光瑜將爲母請旌孺人聞之悽然曰吾與楊孺人共守數十年目見女君之慙苦立義至矣今者使國恩獨加於吾而楊孺

人不與。則吾不忍也。必不可。光瑜又請曰。由寅之歲。春正月五日。實吾母陳孺人六十初度。光瑜既不敢違母命。而請旌於朝。願先生賜之言。以光於室。余聞而歎曰。兩孺人者之秉義。則皆美矣。而陳孺人讓善之意。何其厚也。易曰。謙尊而光。今世相矜以名。雖閨門之內。亦務爲夸飾。而寡清實。如陳孺人之辭名。不欲居者。何可及哉。雖然。守謙者。孺人之志也。而奉國制。以揚幽潛者。有司之責也。孺人自盡其情。而有司自行其典。夫亦竝行不悖可矣。孺人豈必終拒之哉。若夫詩之言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有士行也。孺人之用心如此。可不謂有士行乎。況其子孫從爲士者乎。然則將必有承其德而興者。可以爲伍氏慶矣。

王禹卿七十壽序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夫聞見精博。至於鄭康成。文章至於韓退之。辭賦至於相如。詩至於杜子美。作書至於王逸少。畫至於摩詰。此古今所謂絕倫魁俊。而後無復逮者矣。假世有人焉。兼是數者。而盡有之。此數千年未嘗遇之事。而號魁俊之尤者矣。然而究其所事。要舉謂之爲人而已。以言爲己。猶未也。夫儒者所云爲己之道。不待辨矣。若夫佛氏之學。誠與孔子異。然而吾謂其超然獨覺於萬物之表。豁然洞照於萬事之中。要不失爲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遠出乎俗學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見拒之。吾竊以謂不必。而況身尙未免溺於爲人之中者乎。丹徒王禹卿先生。篤志學佛者也。先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書法則如米元章。董元宰之嗣。統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無異論者。獨至其學佛之精。而人反不甚信。僕以語人。人口諾而心笑者。且有之。今歲八月。先生忽生背疽。負痛欲死。而晝夜危坐。與人言說。神明不變。匝月而平復。於是世始駭歎。知先生之學。真有能外形骸而一死生者。平時不覺。遇難而後見也。又越月。則爲先生七十壽辰。夫先生苟無此七十之壽。

則其爲己之實。不能大著於天下。而天下反以其爲人寄迹之事稱之。不亦失先生於交臂乎。先生持佛戒。桑弧之日。不可以酒醴稱觴。簞獨爲斯言。以壽侑以清茗。使來壽於堂者。同飲之。將終醒而無醉云。

吳伯知八十壽序

余往主江寧鍾山書院。高淳吳君伯知。使其次子維彥來江寧。就余爲學。自是余得備聞君之爲人。溫良君子人也。而未得相見。獨維彥時往來於江寧。如是者數年。及余今年畏涉江濤。辭去鍾山而居皖。而維彥又適當補官於安徽。亦來皖。於是又相從幾一歲。維彥與余之得屢聚。豈非天乎。維彥以歲十月爲君之八十壽辰。告余將請歸爲父壽。余又因詢知君之康強如少壯。面渥丹而筋骨堅凝。又有以異於常人。也。君性甚孝。自其先人之亡。葬於郭外。每日晨起。必先步詣墓下。然後歸治家事。今八十矣。猶日往如其昔也。君於鄉黨有急無不應。於高淳公事。修學宮。治道路。拯災患。恤孤寡。無不盡其力。鄉人皆戴而德之。又恭敬謙遜。未嘗少以言加人。獨居必肅然。聞雷霆必正衣竦立。夫存心慈仁。而持躬戒敬者。壽之道也。君之得壽於理固爲當然。而以天下人子之心思之。維彥與其兄維英。弟維綱。以逾壯之年。而見其老親之壽健。若此。得不謂天之厚之乎。余是以樂爲之辭。使維彥以歸爲君獻。若夫仁孝如君。以其道教其子。則維彥成慈祥之德。異日必爲吾安徽良吏者。吾又將因君之爲人。決之。而君且於子成政之日。就養於官。或與余相遇於此邦也。則尤余之所深願也。

卷九

策問

乾隆戊子科山東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學釋菜。祀其國賢者爲先師。示學者取法前哲。從地近者始也。矧東土爲聖人父母之邦。名儒繼踵。多士仰慕師法。尤易興起者乎。春秋時。若柳下惠。季文子。孟獻子之流。嘉言懿行。於傳述焉。多士宜誦習。而考其純駁矣。及孔子同時所交遊者。大抵齊魯賢士。太史公旣稱孔子嚴事晏平仲矣。而又載晏子嘗沮尼谿之封。夫晏子賢者。而其言何謬乎。抑史所載。有未信乎。劉向錄晏子於儒家。而柳宗元謂其書出於墨子之徒。又何說也。孔子之後。齊魯儒者。各有著書。惜哉。今不盡傳。其篇目存亡可考者。凡幾會子之書。見存於大戴禮記者十篇。與論語中會子之語。精粗奚若。孟子十一篇。今存者七篇。其餘軼說。尙可聞乎。荀子嘗爲齊稷下祭酒矣。古以孟荀同稱。然荀子乃詆子思孟子之說爲非。是夫何悖哉。抑其言今多載於禮記。諸生能別出之。而論其當否歟。漢初若魯申培。穆生。白生。齊轅固。濟南伏生之屬。誠多賢者。其後若公孫宏。兒寬。韋賢。父子。蕭望之。匡衡。孔光。皆齊魯之儒。皆致位公相矣。乃其人邪正優劣。則何如也。鄭康成於東漢之末。興於高密。爲海內鉅儒。夫世言理學者。宗閩洛。而考證經義。詳博者。推漢儒。雖然。漢儒行事具在。將謂其第能博聞稽古。爲有功於經乎。抑有躬修實踐。誠無媿於儒者也。宋儒孫明復。石守道。最有重名。其人亦可與閩洛諸儒並論之否。方今皇上聖學日躋。繼古道統。崇經術。獎德行。所以興起教化。勸示儒林者至矣。諸生承聖朝之澤。而追鄉里之賢。尙友千古。考論辨說。所慨慕企仰者。何如哉。願聞之以覘志趣焉。

問儒者之學非一端。而欲觀古人之迹。辨得失之林。必求諸史。爲史之家。有數體。而欲統貫終始。言簡事賅。其法必取諸編年。昔者孔子作春秋。爲編年家之所祖。筆削褒貶。學者述焉。然孟子曰。其文則史。左傳亦間稱其體。爲禮經之舊。然則聖人所筆削者。殆無多歟。自是之後。爲編年之史者。有荀悅。漢紀。張璠。袁宏。後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于寶。晉紀。孫盛。晉陽秋。裴子野。宋略之類。其書或傳或不傳。然昔人固有評

之者。其概可略聞歟。宋司馬文正公。以遷固以來。文字繁多。刪削冗長。舉其大要。作資治通鑑。觀其進書表。自謂抉摘幽隱。計較毫釐。則可謂盡善矣。乃若漢留侯之致四皓。唐莊宗之負囊失。豔稱今古。而何以不載。而雜家小說。若西京雜記。平剡錄之類。轉有採者。何哉。其後朱子因之作綱目。其法益備。而義益精。第以門人編錄。或不免脫漏舛誤。諸生嘗盡讀而考論之乎。夫孔子序尙書。始於堯。太史公亦止紀五帝。溫公通鑑。託始於三晉。而劉恕外紀。獨上追盤古。夫恕固與溫公同修書者。而茲何其異也。其餘前編續編。綱目第書。孰爲優劣。王應麟胡三省爲通鑑注。尹起莘劉友益爲綱目發明書法。其得失何如。揚子雲曰。子長多愛愛奇。愛奇史氏通病。豈獨子長哉。故審理論世。覈實去僞。而不爲古人所愚。善讀史者也。皇上聖學淵深。睿知首出。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及近御批通鑑輯覽所取。予進退莫不歸於至當。譬之日月至明。幽隱必照。千載之遠。不能欺也。多士承聖訓而仰文明於史氏之學。必有能稱量是非。自據所見者。盡詳著於篇。

問夏書紀九州。而各載其貢道。蓋以急惟正之供。謀轉輸之便。聖人所以安國而利民也。禹時九州之中。四州貢道。皆在今山東之境。或由濟。潔或由汝。泗皆達河。以至帝畿。或謂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河乃滄字之誤。是何謂耶。自水道屢變。大河改流而南。而國家建都燕京。則天下糧運。皆由會通河。以至太倉。而山東爲咽喉扼要之地。是其勢較古時爲尤重。夫運河北所行者。漳水也。南所行者。泲承沂泗也。臨清以南。濟寧以北。則上下皆賴於汝水。昔人言。汝水有五源。別而流同其詳。可得聞歟。明永樂中。尙書宋禮用白英策。築灞東平之戴邨。渴汝盡出南旺。分流南北。可謂巧於濟運矣。然南旺地勢特高。故昔人謂去閘則南北分瀉一空。況天時不齊。或有旱竭。固其理也。然則豫備之使。無患運道者。宜以何術。周禮稻人以瀦蓄水。以防止水。考工記曰。善防者水淫之。初宋禮於汝上東平濟寧沛縣。並湖地。設水櫃斗門。櫃以蓄

泉門以洩漲。然水櫃在明時。已苦易淤。今固不免填塞矣。夫豈乏善防之術。如周禮所云。逆地防不理。孫者乎。抑湖濱之民。或有侵占失其舊。而吏不之省乎。且唐時承縣有十三陂。以爲沃壤。嶧縣其故界也。今將舉湖陂之利。盡修復之內。美田疇。外資舟楫。其道何以籌之。至於濬淺置閘。諸策前人謀之詳矣。其在。今日尙有可議者歟。夫通古今之謂儒。漕運。經國之重務也。是以皇上既嘗親蒞河隄。指示方略。至雨澤。小有不時。必上軫宸慮。咨命河臣。毋敢怠忽。意至切矣。然則考稽川瀆。講求利病。幾一得以佐當世之用。亦儒者事也。其各陳所見。以爲當寧獻。

問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典司。而惟守令最爲親民之吏。使親民之吏。舉得其人。則天下何患不治。使親民之吏。一方失其人。則一方受其病。朝廷雖有良法善政。皆爲虛文而已。恭惟我皇上愛養黎庶。軫念如傷。重司牧之官。慎察吏之政。是以綱維建立於上。羣生禔福於下。治化之澤行。而貪暴之風寡矣。雖然。海內至大人情萬殊。賢者固各舉其職。而間有不肖。或亦偷容其間。今將使郡縣之吏。盡稱其職。其道以何者。爲要。夫人難求。備德性多偏。吏之嚴明者。或鮮慈惠。仁愛者。或過於寬柔。所謂嚴而不殘。愛民如子。見惡如農夫之去草者。甚難。其人今將聽長民者意之所自趨乎。抑國家法令。有可以持其偏。而扶其弊者歟。至其甚者。則又或放縱無忌。黷冒侵慄。是以今者稽察之令。責成上官。而執法除邪。明示懲創。然猶恐上官以姑息。而吏巧於避法。何以禁之。且國風羔羊之詩。美節儉正直之德。夫節儉則無侈費。正直則無營求。無侈費。無營求。則取用於廉俸。寬然有餘資矣。而曷至甘爲墨吏哉。然則奢蕩營謀者。吏治之所由敗也。今欲羔羊之美。徧於郡邑。而無篋筮不飭之譏。將焉所立法。而後可。昔者司馬子長始傳循吏。而所載公儀子。固魯人也。諸生亦嘗讀史。而慕其風歟。漢書循吏六人。後漢書循吏十二人。其所爲之迹。有於今。可倣而用之者。亦有不可施於今者。尙分別論之。至其餘如趙張三王之流。雖不入於循吏之傳。然其治

道實有足爲吏法者。採其長而施之於今。奚不可也。諸生其援古以合諸當世之要書。所謂學古入官者。蓋將有取於此。

問民俗美惡。因上治化。王者在上。道德一而風俗同。言治化無弗徧也。雖然。當周盛時。分封魯衛。及晉已有用夏政。商政周索戎索之異。然則所云風俗同者。舉其概而已。其水土風氣性情習尚之偏。聖人不能強使合也。故曰。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昔者周公尊尊而親親。太公舉賢而上功。二者殊而齊魯皆治。及其衰。則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臨淄至以多劫人爲大國之風。於是乎曹參以勿擾獄市容姦爲治矣。若是者。豈風俗一變不可復反乎。將其時上所以導之者。失其理乎。恭惟國家平治百年。百姓自厥祖父。被列聖教養之澤。加以我皇上建極錫福。德溥而化光。是以山東境內。秀民則詩書絃誦。愚民則重農桑。務本業。有淳古之風。豈非以其質性敦樸。處地近而感化尤速乎。雖然。恬熙久而侈肆萌。生齒繁而游惰起。文學固可貴。而恐其質行之衰。織作冰紈。冠帶衣履。天下之舊不必復。而恐其本富之不足。欲防其弊。厥道奚從。且欲保風俗之美者。莫要於去姦民。昔管子治齊。參其國而伍其鄙。使罷士無伍。罷女無家。管仲雖非王道之器。及其治國。實與周禮比伍。族閭聯相。保受者同意。諸生能舉其法之詳。而識其要歟。今山東東諸巨海。廣斥之野。南岨蒙羽。西連湖澤。盜賊匪人。或託迹焉。夫列郡舉行保甲之法。豈非周公管子之遺。去姦宜得其要矣。姦民猶有竄匿何耶。將山澤曠遠。有散處幽阻。難以比次。歟。抑市廛雜遝。流穴來去。無常。難以踪跡。歟。不然。則吏奉行者。不盡實歟。諸生生長其間。見聞熟矣。欲登進其風俗之美。而彰善癉惡。以敦治道。諸生私所議論者。謂何其悉論陳之。

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教。多以文章禮樂爲則。未嘗輕言性命。而性命之理。實無不明。其後學者岐分。異說競起。於是

言性理者紛紛焉。蓋孔子之傳。惟孟子得其宗。至若莊周荀卿之屬。推其原。未嘗不出於孔氏之徒。而卒不勝其刺謬者。何也。夫言性惡者。其悖不待論矣。董仲舒對策。陳性命之情。韓愈作原性。李翱作復性書。皆依於儒先之旨。而時有純駁。將何所去取歟。昔箕子言五事。周禮言六德。孔子四教。文行忠信而已。孟子始言四端。及宋周子又舉仁義中正。夫道一而已。聖賢所舉之目。何其參差也。將有同條共貫者。存而不嫌於言之異乎。自漢以來。天下賢人君子。不可勝數。然言道學。孟子之後。遂紹以周張程朱。其實何以定之。且周子言無極太極。頗近於太始無始。主靜則近於寂滅之旨。主一則近於常德不離之教。正學異端。懸於霄壤。而判於微茫。奚以析焉。方今聖天子在上。至德至教。究廣大而極精微。接羲軒之統。探孔顏之蘊。垂則士林。嚮風興起。湖南爲周子故鄉。餘風未泯。尤宜有推闡服習其微言者。諸生其毋謂誦習宋儒。第爲科舉之學也。試悉據所自得焉。

問史家之體多矣。而紀傳之敍載爲詳。爲紀傳者亦多矣。而司馬遷班固爲首。故言史法者。宗史漢而已。夫史記之紀五帝三王。援據尙書及帝繫篇。不敢多入異說。蓋其慎也。然揚子雲猶云。子長愛奇。乃後人補述。或反溢於子長之外。何耶。漢書本紀止於十二。張衡謂宜增元后紀。豈誠班氏之疏乎。表所以彂列事時。使人易曉。共和以前之年。不可知矣。司馬遷表燕昭齊宣時事。亦與孟子諸書不合者。爲何。漢有功臣。衣與外戚恩澤侯表。景帝以後。侯國以降。將得者皆進於功臣丞相封侯。雖以魏相丙吉之賢。皆列於恩澤。其升降義當然乎。抑有所失耶。後世之史。多作兵志。而史漢不著其目。并分見於他篇。其義安取。孔子或謂不當入世家。屈賈魯鄒或謂不當同傳。進游俠。退處士。前人并以是譏遷。能斷其功過歟。史記西域之事。何以附於博望。漢書宗廟之議。何以附於韋賢。又霍去病之於子孟。賈生之於君房。雖爲一家。而列傳釐分。各以事彙當矣。至劉向以附元王。而不與蕭傳同傳。張湯杜周不入酷吏。其於本書體例。能無

參差乎。恭惟皇上萬幾之暇。披閱前史。抉千古之匿情。剖儒生之疑說。特著論辨。啓牖羣蒙。士有奉折衷之論。以盡探石室之藏。將博學精思。足備異日珥筆之選者。必有其人焉。故詢史漢數端。以覘其概云。

問管子曰。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賈生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古聖王之制。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則積貯莫善於此。其後李悝治魏。視年豐殺。以爲糴出之節。是雖富強之術。其計畫亦足爲王政資。漢五鳳年間。始設常平倉。其法悝之遺法也。然當時止用於邊郡。一傳及元帝而罷之。豈其道有不便於民乎。抑吏爲之不善也。隋時有義倉之名。宋儒定社倉之制。言積貯者。大抵因此三術。其建置本末利害得失之相較。可悉聞歟。今州縣各設常平倉。又令鄉邑自爲社倉。國家籌爲民厚生者至矣。湖南之地。古所云火耕水耨。民食魚稻。啗窳媮生。而無積聚者。然則議積貯於茲地。尤其急也。夫土壤卑溼。官存倉穀。久貯則有紅朽之虞。歲糴則有強派抑買之弊。是將何以杜之。社倉積穀。雖民所自爲。然將一聽於民。而官不爲之經理歟。將使吏與於其間。而毋乃又爲閭里擾歟。必便吏良而令行。民賴其利。將何術與。夫審民生纖悉。以達於謀國大體。儒者有用之學也。願聞陳義之詳密焉。

問民有四。而士其表率也。士習旣端。則國多卿大夫之材。而民安於從化。古之時。兔置之士。皆可爲干城。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一有罷士。不得容於其間也。周秦之交。士習始漓。而縱橫狙詐之說。以起。自漢以來。十風又屢變矣。方今多士涵濡於列聖重熙累洽之餘。又仰被皇上聲律身度之教。嚮仁慕義。俊民聿興。詩云。藹藹王多吉士。固茲時也。若乃九州萬國。地廣俗殊。椎魯者無文。華巧者失實。南北異尚。何以齊其短長。又其間。間有居庠序而侵吏事。舍樸厚而樂輕俠。有士之名。而實爲士之蠹。地有師儒。而未必盡從其教。歲舉優劣。而未必盡得其實。將使化導待行。而激勸各當其道。曷由諸生夙誦洙泗。閩洛之言。

所以自正其身者。卽國家所以整齊天下之理也。修己移風。試爲悉陳其要。問詩以言志。虞廷設教。蓋首用之。唐時以律詩試士。其後或沿或否。聖上以科舉表判之法。文具無實。乃詔試士。增用詩題。所以觀學者性情才力。畢陳而不可掩也。今試以古今體制之殊。俾諸生縱論之。五言詩始於枚乘蘇李。其後作者輩出。魏晉而下。太白譏其綺麗。退之斥爲蟬噪。果無足取。若是乎李杜詩之大家。而朱子尤推子昂。感遇者則又何說。七言歌行。王子猷所告謝太傅者。已盡其理能。推發其意。與唐宋金元明諸家歌行一體。派別尤多。而各極其致。其正變何以衡之。自沈約始言聲病。五言近體權輿於此。唐初言律詩者推沈宋。其後諸家少變其法。中唐作者多以五律爲長。然以視開寶以前何如也。元微之推杜子美爲第一者。其長律一體耳。子美果以是獨絕。而律詩必以是爲正法乎。七言律詩。明人之論。或主王維李頎。或主杜子美。而盡斥宋元諸作者。意亦隘矣。然蘇黃而下。氣體實自殊別。意有不襲。唐人之貌。而得其神理者存乎。夫唐人之詩。古今獨出。然或謂惟絕句一體。最爲得樂府之遺者。是何謂也。我朝文治百有餘年。風雅之林。炳焉極盛。皇上睿藻昭回。固古今而羅萬象。學者少窺萬一。以旁衡千古詩人之作。如登高臨谷。如持鑑察形。較如其易明也。可以究舉而詳說矣。

卷十

傳

朱竹君先生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

公所知。以爲疏備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子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迂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間至山中厓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尙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珌。皆贈左都御史。廷珌三子。長若澐。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凝樸慎。而君慷慨強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謄錄敍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

百里。歲爲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匯居其間。君以嚴能治辦。鄰蠹屏除。留守內監爲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君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顧喜君強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搆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卽自首。某案已所爲盜。有賊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吏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鬪。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既而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覆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過之田爲沙礫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上。數顧詢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寧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已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此。自述平生爲吏事。奮髭抵掌。氣勃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皆喪。急難每賴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傅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

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方晞原傳

方根矩，歙人。晞原，其字也。爲歙諸生。工爲文，其文用意高遠，非今世之所謂時文者也。而昔人所以取四子書爲義之初旨，則晞原得之爲深。其學宗婺源江慎修，其文宗桐城劉海峯也。所居在歙西靈金山中，有林泉之勝。晞原親賢好學，四方賢者至歙，無不樂交晞原。晞原亦延致其家，唯恐其去。名聞甚廣。乾隆丙午科，大興朱石君侍郎主江南試，自決必能以第一人取晞原，而晞原是時已不應試。後又四年，晞原卒。其卒年六十一矣。晞原父曰某，候補布政司理問，常客於漢上，而使晞原家居爲學，及爲其曾祖祖母營卜葬地數年。晞原學益深，而登涉川原，盡得兩世葬地。其父乃以爲慰。其於交遊，死生如一，能任其急難，意氣和易，寡怨怒，雖終身諸生，世爲之不平，而晞原未嘗以爲感歎也。子二，曰起泰，起謙。

姚鼎曰：余始聞方晞原之名，自戴東原、東原爲言新安士三，曰鄭用牧、金彙中及晞原也。彙中在京師，與相接最久，用牧晞原之文，嘗得讀之，而不識其人。及晞原歿之前一年，余主紫陽書院，用牧以鄉試去，里不得見，得見晞原。果君子，然以事促歸，不及造其靈金山居也。其後余不復至歙，而晞原用牧相繼喪矣。人存歿數十年間耳，遇不遇，曷足論。士有所以自處其身者足矣。彙中書來，使作晞原傳，余以所知者述於篇。

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壻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誼，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

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療甚篤。欲迎張氏。待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旣以身許人。柰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息。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襄。聘妻胡氏。蔭襄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沒。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烟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印松亭家傳

印君諱憲。曾字昭服。寶山縣人也。祖曰輯瑞。考曰克仁。克仁無子。其弟廣西太平府知府光任生君。以君爲之後。中乾隆十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年成進士。分發廣東。爲翁源知縣。以能吏稱。其後內擢補吏部

稽勳司員外郎。三擢至吏科給事中。京察一等。乾隆四十六年。命爲浙江寧紹台兵備道。其在寧紹凡八年。嘗修海寧石塘。有功。權海關。盡去苛征。商民喜之。寧紹歲造戰船。以樟木爲材。君采購嚴禁。吏蠹毋擾於民。而公事修辦。大計列一等。當擢。而君疾引歸。數月而卒。年七十一。君爲人孝弟慈仁。其在京師。遭本生父母喪。哀甚。見者不能與言也。平居和易。愛人人。樂親之。交友鄉里。至都居君寓舍。常滿。有求索者。必應。事有就君謀者。必盡其慮。及君外任。則求君者益廣。君意常若有歉於人者。然所給者雖頻數。不以自沮。其處內外職。屢治刑獄。而意一出於慈仁。矜全多賴以生者。君與君及泰州侍庶常朝。皆以鄉試同年。相知。侍君負氣疾惡。同年生多遭誚責。然獨重君。嘗謂君印君眞長者也。其後庶常沒於京師。君視其棺殮。尤備。君生平寡欲。獨好鼓琴。晚而自號松亭云。子三。曰鴻經、鴻緒、鴻緯。君居官爲政之詳。錢辛楣少詹事。已爲誌墓具之。君更以所知者爲傳。以授其子焉。

節孝陳夫人傳

陳夫人雍正甲辰科進士。臨海知縣諱暲鑑之女。遷江知縣左諱文高子。世揚妻也。年十七而嫁。嫁十年。夫死。一子行遜。二歲。左氏雖宦。後至夫人寡居。甚貧乏。上事姑謹。下撫孤子。及以叔婦女爲女。訓之。必以禮。始臨海公。生五女。夫人最長。季則姚。籍母也。臨海嘗夜教女讀書。每太息言。吾女何率勝兒。夫人後亦自授行遜書。左氏所居。猶其先明忠毅公之故宅。分至夫人。及子二室。才盈丈。撫子愛甚。籍時至其室。亦愛甚。嘗使子與籍於室中談經義。夫人自治食噉之。聞其言於牖外。卽喜。入曰。汝等與人言。宜若是。夫人年五十八。乾隆十五年冬。甚疾。籍之母視疾。執手而訣。行遜後終於諸生。其子其章。最有行誼。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里以其章應舉。而其章之子前一年。登江南鄉試。榜人謂天祐節孝之遺也。然去夫人卒四十五年。去行遜亡二十餘年矣。今惟夫人所撫叔婦女爲女。適張氏者。尙存。亦爲齠年七十餘矣。當乾

隆間。夫人已爲吏奏旌表其節。孝。肅更愴思而述從母傳云。

鍾孝女傳

孝女錢塘鍾曉齋女。三歲。母徐氏沒。父繼娶陸氏。又三年喪父。及女年十四。陸氏得危疾。人謂必死。女禱天。求活其母。封股和藥飲之。未愈。乃再封。陸氏竟起。女後適邵志銀。志銀疾病。女亦割臂以愈之。年二十四卒。夫割股非孝之正也。然至情所至。無擇而爲之。君子所許也。且天道人事。捷於呼響。惟誠則達。於鍾氏女何疑焉。志銀字儒珍。性好爲善。浙中凡有濟民之事。必儒珍董之。以此聞四方。其言孝女事舅姑接家人皆多可稱。雖復娶矣。嘗悲思鍾氏。余哀其意。作鍾孝女傳。

卷十一

碑文

宋雙忠祠碑文并序

東海朱使君受命領兩淮鹽運司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告之曰。當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隳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臨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維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衆。以守茲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執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再卻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猶愍其所處。以爲弋憲欲守面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分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志。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諡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墜壞。歲久不

修其於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以稱。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既竣工。桐城姚鼐爲之銘辭曰。

元雄北方。既脫金距。瞰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衆遷。誼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既得死所。安於牀茵。烈士搏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新堂炯炯。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曜剛大。思蠲厥心。來庭來對。

蕭孝子祠堂碑文并序

蕭孝子諱日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脇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親遺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禮誼廉隅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藩籬。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既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絰。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奉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於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鹽運使遼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姚鼐爲銘之曰。

親吟於席。子憂弗寧。親偃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坼子形。猶全九鼎。碎彼缶鬯。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夫豈狗名。德衰恩薄。以忍爲貞。千世萬世。徠讀此銘。

明贈太常卿山東左布政使張公祠碑文并序

明崇禎十一年冬。大清兵自青山口入畿甸。所過夷剽。蔑能防阻。放兵南下。山東巡撫以濟南兵守德州。濟南遺卒不及二千。而大兵卒至。左布政使張公率吏卒募士城守。相拒十晝夜。力盡援絕。十二年正月。庚申城破。公戰死。城上妻方夫人。妾陳氏。皆自投大明湖內。事聞。贈公太常卿。方夫人陳氏皆被錫命。義果章於一家。忠烈光於國紀。夫天下之善一也。我朝神武。奄有天下。於前代之臣。忠於所事。雖相抗拒。以死必褒美。及之。豈非崇善植義。示人臣不以衰盛易心之道哉。故天下聞而增感歎焉。況在其人之鄉里乎。張公桐城人也。既沒濟南。及桐城。皆爲祠祀。公籍昔嘗以使事至濟南。瞻公像。拜於祠下。恍焉賦詩。而後去。後十五年。家居。值里中修飭公祠。衆請爲文以記。吾鄉當明萬歷中。公及左忠毅公以丁未庚戌兩科相繼成進士。而皆死於忠盡。故世言吾鄉人物風節之美也。君子所貴爲善而已。二公所以死不同。而同爲忠士。有遭值行義不必同。二公而庶幾於二公者。其道亦必有在焉矣。公行載明史傳。不待文而顯爲之文者。以厲鄉人也。祠在邑南門。公居室前復修之者。公五世孫某銘曰。

天有所廢。人不可支。危以軀殉。道則無虧。公治閩粵。民頌曰。哲遷屏東藩。以困奮節。婉懿夫人。援攜娣妾。甘臥潭淵。高義矗立。靈車神輦。風雨之辰。借徠故居。撫其居人。倚彼城垣。高堂以軒。旣飭敬祀。以萬斯年。

鄭大純墓表

閩縣鄭君諱際熙。字大純。爲人介節而敦誼。勤學而遠志。年三十六。終於舉人。而士知其生平者。靡弗思焉。君初爲諸生。家甚貧。借得人地。才丈許。編茅以居。日奔走營米。以奉父母。而妻子食糞。君意顧充然。鄰有吳生者。亦介士。死至不能殮。君重其節。獨往手殯之。將去。顧見吳生母老。僮衣破。卽解衣與母。母知君無餘衣。弗忍受也。君置衣室中。趨出。君旣中鄉試。將誠京師。行過蘇州。或告之曰。有閩某舉人。至此發狂疾。忽冒大吏吏繫之。禍不測矣。君瞿然曰。吾友也。卽謝同行者。步就其繫。所爲供醫藥飯羹。至便溺皆

君掖之。適君有所識貴人至蘇州。求爲之解。某始得釋。君卽護之南行。至乍浦。乃遇其家人。君與別去。於是君往來蘇州月餘。失會試期。不得與。君文章高厲越俗。其鄉舉爲乾隆丙子科。同考知龍谿縣。陽湖吳某得君文大喜。以冠所得士。及君見吳君。吳君曰。吾不必見生。見生文知生必奇士也。然已矣。生文品太峻。終不可與庸愚爭福。君自是三值會試。一以友故不及赴。再絀於有司。君意不自得。遂不試。往主漳州雲陽書院。歸謁吳君於龍谿。遂於龍谿卒。君有弟。字曰大章。少與君同學。同執家苦。長而同有名。君歿八年。大章登進士。爲編修。去年余與大章同纂修四庫全書。大章日見余。每如欲有言而止。今秋余疾請假。大章乃悽然曰。世好文者多矣。莫若吾兄。吾兄鄙夷凡近人。而追慕古人。則忘寢食。弃人事。以求其文之用。意惜乎不見君文。吾兄必愛之也。今吾兄沒十四年矣。君又將去。安得君文傳之。余爲惻焉。昔吾鄉方望谿宗伯與兄百川先生至友愛。百川死而宗伯貴。吾鄉前輩皆告余宗伯與人言一及百川。未嘗不流涕也。今大章何以異。是大純學行皆卓然。雖生不遇。表其墓宜可以勸後人。余固不憚爲辭。而大章之志則亦益可悲矣。君無子。其詩文曰浩波集。大章爲鐫行之。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刑部郎中桐城姚鼐撰。

羅太孺人墓表

攸縣陳檢討夢元之母曰羅太孺人。初歸於贈檢討諱伍南家。無尺地以資生。父母作苦。中年乃能買屋以居。教子讀書爲士。未幾贈檢討君亡。太孺人撫其二子。皆十歲餘。能使無失業。相繼爲縣諸生。旣而長子夢鼐又亡。獨與次子居。或頗侵侮之。太孺人禁毋論較。惟責爲學益急。以至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太孺人年近七十。檢討請歸奉養。太孺人遭逢艱難。豫樂不同。能始終靜一。其心不怵。不愠。年七十三。乃沒。采沒戒子異日入朝。毋徇勢利。而弃舊學。故檢討至今奉其教爲端士焉。當長沙之南。衡山之北。湘水東受。洙水。沂。湘。則逾衡。永。西南。屈嶺。沂。洙。則東南。至茶陵之東。洙源雖近。而清徹侔於湘。故其旁多奇士。攸縣

居茶陵下流。洙至是納攸水受其通稱。其西遂近湘攸之會。云縣中陳氏爲最大姓。檢討其祖。在明多取科第仕進。久而勢落徙業。至檢討再興其家。而太孺人最有力焉。初贈檢討君治屋城中。居攸水西南。而其六世墓地曰叢壩。又在其西南。距攸水十里。據谿山之勝。陳氏長者謂贈檢討君夫婦賢也。使葬獨耐。於是故太孺人始厝城北。今葬叢壩祖塋之次。乾隆二十七年。檢討值國覃恩。追贈及太孺人三十九年。刑部郎中桐城姚鼐表其墓前之隧。

荆條河朱氏先墓表

朱氏先居山東歷城。明初有以功得世襲三品。指揮使者數世。譜失其名。其始以指揮使屯遼陽。左衛名永安。名乃可紀。永安生澄。澄生國輔。皆襲指揮使於遼東。國輔之子諱應奎。襲職。會太祖高皇帝定遼東。改爲正紅旗。漢軍參領管火器營。嘗以修理遼東戶口籍成。賜爵阿達哈番。既而失爵。以參領終。長子襲參領諱登科。世祖章皇帝入關。從有功。又改爲鎮守山海關。城守尉兼參將事。章皇帝賜之塋地於寧遠州。荆條河上。今墓所也。城守尉遷父柩於遼東來葬之。城守尉沒。亦葬之。其子諱廷縉。襲城守尉。二十餘年。於職無廢事。康熙二十年。增山海關守兵。設豁屯。大裁去。城守尉改朱公爲副都統官。副都統未任而卒。卒從父葬。故荆條河多從葬之墓。而參領城守尉副都統三世最先焉。朱氏城守尉世職也。及改官副都統。吏議之不詳。而遂亡之。自是副都統子孫。或居山海關。或遷京師。雖失世職。而自以才進顯者益多。副都統有孫曰倫瀚。曾孫曰孝純。繼以文章治行顯。倫瀚仕至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孝純今爲兩淮轉運使。嘗使人出關修墓植木。既以圖來告余曰。孝純家京師。出官四方。先人墓地越在。山海關外。不獲時謁。自吾父謀立石表隧。以昭國恩崇紀。前烈士既具矣。未得文以刻。孝純懼久遠。或湮廢。敢請爲之辭。余曰。參領以來三世。皆爲功開國時。以受賜地爲墓。誼固宜表天下。族姓興衰多矣。尊貴或一二世。或數世。輒

盡朱氏自明迄今十餘世矣。而人才之興未替。豈非其先人遺澤遠哉。此天下所樂稱者。而况其子孫乎。若夫右控北平。巖壑之雄深。左臨渤海之波。而瞰中外之界。山川偉異。足以發其子孫英傑奇秀之氣。則是被先朝賜地之恩。厚於無窮也。朱氏其勉焉而已。乾隆四十二年某月。刑部廣東司郎中桐城姚鼐表。

丹徒王氏秀山阡表

王氏世丹徒人。今在告雲南臨安府知府文治之祖。諱元盛。字祥甫。里居爲誠樸長者。不幸早世。有子諱士閔。字漢徵。漢徵生五歲而孤。母吳孺人。尙少。家貧乏。無族黨內外之助。撫三尺之孤。默默自守於窮巷之中。卒教養子至成立。漢徵有兩弟皆殤。獨漢徵長而至孝。母子相依。無須臾之離。其事親衣服飲食之具。貧不能致美。而能使母衣食之而樂也。母八十餘而終。漢徵年逾六十矣。喪殯不能華飾。而能極其哀慕之誠也。乾隆初。鎮江修府志。丹徒馮令君詠主其事。漢徵謁令君。涕泣而述母節。詠爲感動。載之志內。里人皆以爲不誣也。祥甫亡時不能葬。漢徵長。乃營葬父於丹徒東南秀山枝之原。及吳孺人亡。祔焉。漢徵年七十三卒。娶同縣某孺人。無子。側室秦孺人生文治。文源。文明。漢徵兩孺人皆從葬於秀山墓右。後文治以一甲第三人登第。爲翰林院編修。遇國恩。贈兩世。皆如其官階。皆文林郎。妣皆爲孺人。又其後。文治以侍讀出爲知府。歸守先壟。桐城姚鼐其友也。嘗訪文治於丹徒。拜於壟下。文治請爲表。未及成。又其後。文源與江南已亥科鄉試爲舉人。文明爲湖北龍坪鎮巡檢。文治視其弟於湖北。過皖就鼐。復徵前語。乃以所知者書。俾揭諸其阡。夫王氏內外節孝。誠可稱矣。然皆生窮困於其身。卒乃光顯於其後。爲善之報。有不可必。而爲己之無憾者。可必也。誠無憾矣。無聞於時亦可也。而必盡力表章。以著於世者。賢子孫之心。不能已也。傳曰。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非是謂邪。斯亦可爲爲人後者勸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表。

河南孟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表

魯氏世居江西新城中田邨。康熙乙丑科進士。諱環。由翰林檢討。仕至右通政。通政之子諱京。康熙戊子科舉人。爲廣西平南知縣。實生孟縣君。君諱鴻。字遠懷。乾隆癸未科進士。爲河南沈邱榮澤孟縣知縣。君少讀書。慕古人行蹟。思效於實用。其在職。重鄉約。長必慎。擇清謹畏法者。而稍禮貌之。又重獎其尤善者。告上。誠下一以忠信。故事舉而民不擾。下情達而上官樂。從沈邱與江南阜陽界鄰。盜互匿焉。故難捕。君推誠與阜陽約。兩縣合捕如一邑。於是宿盜皆獲。沈邱有買硝之累。君力請去之。而爲孟縣。禁無賴。號爲水官。擾民者。其時上官亦多知君賢。然十年居河南。終不見拔。君亦厭吏事。遂援例入貲。當得府同知。因離任。遽返。返則誘進後進。稱善如不及。著四禮通俗。以率鄉人。其於古文。受法於建寧朱梅崖。所爲凡百。餘首。持論有根柢。而多當於情。君之族子九臯。始從君爲科舉之學。君高其才。勸使學古。九臯卒。成進士。以古文名。君於余爲進士同年。然往來疏甚。晚與九臯相知。乃聞君之爲人。君在里。又將使其二子繪。續江渡。從余學。雖不能至。余甚愧其意。乾隆五十四年冬。君卒。卒逾年。九臯與繪。續以書乞爲文。揭諸墓上。蓋魯氏多才。而君所以啓後人者。爲有道矣。乾隆五十七年二月日。桐城姚鼐表。

疏生墓碣

疏生名枚。父曰長清。兄曰枝春。皆桐城諸生。生幼從其兄讀書。穎悟過人。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安徽學政。愛其才。取入學。次年補廩。膳生才十三歲。乾隆五十一年。朱石君侍郎典江南試。填榜得疏枚名。大喜曰。此吾兄生平所重士也。然生終於舉人。年三十二。乾隆五十七年夏卒。生爲學精甚。寒暑晝夜。疾病不輟。世之士能文章者。略於考證。講經疏者。拙於爲文。生能兼攻之。不懈於箋註文辭之事。皆求得塗轍矣。用力。憊而夭。及之。悲夫。生居去吾家七十里。顧不常見。其慕余絕甚。得余文。輒誦之不忘。余在江寧。生疾亟。

謂其兄曰。吾不復見姚先生矣。爲乞數言識我足矣。其秋。枝春來語余。余傷而書之。使歸鑄其墓上。姚籍表。

蔣君墓碣

君諱知廉。字用駝。翰林院編修鉛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繼有才名。能文。工作書。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從編修京師。編修大病。割臂和藥。一進而愈。君鄉試屢不錄。以謫錄勞授州同知。發山東署臨清州同知。吏事甚辨。辦獲盜之不實者。執之力。卒獲真盜。果如君言。值水澇。君行視救溺者。中溼。未幾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當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入試。與其弟偕。從時丹徒王侍讀有家僮善歌吹。笛而編修工爲曲。嘗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從。飲酒聽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第見編修有子英秀。侍側共言其可慶而已。後未十年。聞編修歸里。旋沒。又數年而君亡。余頃居江寧。君之子立中來求爲文。紀君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年矣。人世之速。而才者之不可留如此。悲夫。君才既足。稱沒後其幼子立萬之生母賈氏。卒縊。以從。今從君葬。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恩生平故舊。乃書其略。俾立中碣。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書。

卷十二

墓誌銘一

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 并序

故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桐城張公者。贈光祿大夫諱士維之曾孫。贈光祿大夫諱秉彝之孫。而太傅大學士文端公之子也。雍正元年。恩詔開會試科。是時文端公薨。公之兄太保文和公已爲戶部

尙書充會試考官矣。公以舉人例避不與試。值特命官別試迴避舉人。於是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左贊善。歷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今上卽位。以公爲工部右侍郎。公在翰林。常充日講起居注官。起居注素無條例。爲者繁簡任意。漏遺冗贅。不稱史體。公精思爲之。寒暑在館。十餘年。編載詳贍。上以爲善於其職。於是公以工部侍郎兼起居注官事。本朝官不爲翰林而仍職注記者。獨公爲然。爲工部侍郎數年。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二年。遂告歸。公爲人誠樸篤謹。細微必慎。每當入朝。自書職名。讀之曰。某官張某。又屈指計之曰。幾字。視紙上三四。而後敢出。奉使督江蘇學政。遇試士日。公服竟日。燕處不脫。人問之。公曰。取士國重典也。敢忘共乎。其爲侍郎。謹奉法度。而絕阿私。旣告歸。則益以舊德篤行自守。所爲喪祭禮制。多合於古。足爲法式。其自奉甚陋。或人所不堪。雖其家人皆竊笑之。然至族黨有緩急。出千金。不惜也。未嘗私受人一錢。門生某爲江西巡撫。過公居。奉數百金爲壽。公曰。吾幸足衣食。安用汝金爲。又有以人襪寄公者。公曰。吾生平無病。烏用襪。少爲宰相子。久居京師。冠蓋之間。而終無世故。遇人無貴賤。率意而言。必忠必信。是以天下之士皆謂公長者。公諱廷瑒。字桓臣。兄弟六人。其四皆貴。長少詹事廷瓚。仕仁皇帝。與文端公同時。次太保大學士廷玉。次禮部侍郎廷璠。太保禮部侍郎。與公皆仕憲皇帝。及今上最久。公之歸也。禮部侍郎及太保前後皆告老。而公最後沒。上聞。顧謂左右曰。張廷瑒兄弟皆舊臣賢者。今盡矣。安可得也。因歎息久之。公卒於乾隆二十九年。年八十有四。夫人吳氏。子二。長若泌。舉人次若渠。副榜貢生。以乾隆三十八年某月日合葬公夫人於桐城北。投子山麓。銘曰。德葆以屋。才託其餘。取安吾心。不爲人夸。士誰能然。惟公之行。繼成於學。始秉於性。再世卿相。家胡不墮。厚植根苞。天則祐之。我銘其幽。所陳者信。後世識之。以固無盡。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名。久徵生正明。熹宗時。嘗營救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爲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繼善。殉節死。謚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殯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諱盡心。公之曾祖也。爲安邑令。公祖諱賓。仕本朝。爲陝西道監察御史。考諱聖權。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琪。廩膳生。次預。早卒。以乾隆三十二年。月。日。葬。公及夫人於江邨祖塋之側。銘曰。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肖無替。累以世嗣。巍副使。公彪文縝質。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審審。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閱殷廣。閉杜謁言。搜邪伐黨。給事於中。掌禮吏科。審較牘奏。詳而不苛。轉運奉使。湘湖之南。羣吏放手。民則弗堪。覈正斗甬。公以躬監。正稅罔贏。誅責貪慝。有盜殺人。吏論如法。撫軍卻之。謂不當執。能按察使。而令公攝將。散律令。意授威懼。或旁諷。公公曰。不可。佑賊詭。正寧禍及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自以疲羸。親入山林。掘盜根株。哀問民生。慰恤瘠枯。直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芝於後。歸罪邑令。大吏借口。公曰。億矣。非令之咎。子以身任。遂遭彈奏。吏籍其家。敵几故書。怨嫉之徒。媿感嗟吁。詔荷公校。以重軍罰。大吏憐公。勸使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爲苟。非君命。敢奸以欺。卒朝夕荷。西師隨罷。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之在官。嶷嶷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喪。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斃於正。有懿夫。人飭身約已。佐公清節。誼不爲侈。同穴江邨。高墳磊砢。我銘直諒。以厲媿姪。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銘并序

刑部尚書嘉興錢公登朝爲名卿。老而告歸。上承聖人之殊眷。下爲海內文學之士宗仰。爲耆碩者又二十餘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月辛酉。薨於里。疏聞。上悼惜甚。至製詩哀之。命贈太傅。祀於賢良祠。謚之曰文。

端。賜祭葬如制。特予銀千兩治喪。其子汝誠。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武原生坊南化城。請余爲銘。按狀。公諱陳羣。字主敬。明給事中。贈太常卿。徵者。公六世祖也。曾祖諱陞。祖諱瑞徵。考諱綸光。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之少也。讀書穎悟過人。未二十遊京師。則已與諸名士論文。唱和相得。時言才士。卽曰錢君。康熙四十年。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世宗時。三進官。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今上登極。擢通政使。司右通政。四進官。至刑部侍郎。以疾歸里。公當事持大體。守法。爲編修時。嘗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在事稱爲能。及久任刑部。讞獄剖晰。得情甚稱。職然上尤愛公。詩文之美。嘗樂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之歸也。上每思見之。公以所作詩奏進。上覽之。未嘗不稱善也。公歸後五年。上南巡。賜在家食俸。後三年。皇太后慈壽七十。公入都慶祝。命加尙書銜。與九老之會。圖形禁中。後又兩值南巡。加命以刑部尙書致仕。晉太子太傅。至皇太后壽八十。公再入都。年八十六矣。猶健步。上見公。益喜。賜騎馬紫禁城。再與九老之會。公子汝誠爲戶部侍郎。侍養於家。及是隨公入朝。父子卿貳。持杖扶攜。出入宮苑。禁闔之中。觀者以爲榮。其歸也。又賜詩以寵其行。公嘗一爲會試總裁。三典鄉試。再提督學政。及年益高。天下文士翕然趨之。公亦和易。與後進談說。往復論難不厭。吟誦詩章。音節抑揚。要眇說先朝故事。歷歷首尾。如披史傳。聽者每至中夜忘疲。是時長洲沈文愨。公在吳。公在嘉興。天下以爲齊名。雖上亦稱爲二老也。文愨旣歿。後四年。公亦亡。於是上自九重。下洎朝士。以及閭閻。識與不識。莫不歎息悲傷。謂東南耆舊盡矣。公年八十又九。再娶皆俞氏。皆一品夫人。與公祔葬。子七。長侍郎汝誠。次汝恭。汝愨。汝隨。汝豐。汝弼。公以汝弼嗣。弟界。後幼子汝器。上南巡。爲公賜汝器爲舉人。女九。孫男十五。曾孫二。銘曰。多士雲興。蔚此昌時。孰爲魁英。備履福祺。秀水之郭。鴛湖之湄。公起登朝。作吏之儀。歸樂太平。爲羣士師。上與天子。賡和其辭。衆望哀然。旣老不衰。我嘗識之。丹頰白髭。飲酒笑談。寡怒多怡。國有上瑞。匪鸞匪芝。

進觀公貌退讀公詩。詩則永留。貌不可追。刻示後來。吾言不欺。

贈武義大夫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何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道深。字會源。山西靈石縣人。以武進士侍衛。乾清門出。爲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乾隆三十二年。兵部尙書明瑞總督雲貴。進討緬甸。集諸道兵。君初不與。調明公聞。君訓練營卒。勇健有節度。可用。特檄以其衆至永昌。至則果整練異他軍。明公善之。秋三路出師。以軍隨幕府。從取木邦。破錫箔。踰天生橋。大戰蠻結。先登奪柵。殪醜。紀功一等。又從入至窮窄。去賊巢阿瓦城益近。賊斷木壘石守隘。我師糧少。火藥鉛丸盡。師旋。賊抄其後。君爲殿。遇山谷險阨。君必奮戰。俾師得度。至猛域。未至猛域前二日。君中鳥鎗。夜息。有軍校曰。君傷重矣。賊至日衆。道險難與敵。盍稱病且逸歸乎。君曰。賊衆乃將卒致力時也。叱之。退。明日戰益力。初。明公將中軍趨錫箔。別將分左右軍異路進。約會師。及至猛域。兩軍不如約。前臨大山。賊盡塞蹊。隘環圍數重。軍殺馬以食。三十三年二月丁卯。明公令夜拔營起。平明賊來邀。君立高岡與相拒。他軍士從其旁得去。君朝戰。至日中。被數創仆。君亡。次日。明公亦亡。事聞。上以中軍多戰功。其沒以無援。賜卹特厚。左右兩軍死事者。殺其制不與之等。於是君得贈武義大夫。祀於昭忠祠。祭葬卹蔭如制。君祖龍騰。父思義。皆贈中憲大夫。夫人梁氏先沒。繼配武氏。君之赴永昌也。武夫人方孕。君沒。猛域兩月。子膺綬始生。君撫士嚴而有恩。其聞檄令。二日卽行。而顧擇其無子無兄弟者。皆勿從。沒後。軍皆悲涕。以其帶髮返。次年賜葬本邑。銘曰。

願與何君。眉目清美。揖讓溫溫。以與余友。佩韃橫戈。徂險而馳。急難舍生。義孰與多。汾流之側。君起厥邑。往不生歸。銘窆無極。

副都統朱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倫瀚。先世世襲指揮使。於明屯戍遼陽左衛。因家焉。三世歸我太祖皇帝。爲正紅旗漢軍。世襲參領。其子以從。世祖入關。功爲鎮守山海關。世襲城守尉。是爲公之曾祖。諱登科。祖諱廷縉。襲職後。改副都統。因亡世襲。自是以白衣仕進。副都統有弟爲湖廣道參議。諱廷竊。無子。副都統使己子爲之後。是爲公考。諱天爵。爲建寧府知府。有吏能清節。公少而孤貧。負軼才奇氣。而好學。文武藝皆能。盡其巧通。知當時事。變利病。慨然懷濟人之志。中康熙五十一年武進士。選三等侍衛。聖祖偉其才。使兼直武英養心殿數年。改用爲刑部郎中。持法堅不可奪。時刑曹或破律放意。以入人罪。公疏論其非。上善之。飭吏如公指。雍正中。出爲寧波衢州知府。浙江糧儲道。布政副使。衢民爲齋堂。合衆誦佛書。公曉以非道。盡解其黨。及大吏聞欲以邪教論衆。已散去。遂皆免。運丁有積欠。久不能償者。且十萬金。公計糧道所入。歲償之。竟除其逋。今上初召入爲御史。出莅湖廣驛鹽道。復爲御史。給事中。掌吏戶科。巡南城。擢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在朝屢以事陳。扶絕萌姦。民賴其念。公爲人和易。好交遊。而持身介直。仕宦恥爲家計。晚歲益貧。或至乏食。其意益恬。時爲文自娛。以至於歿。年八十一。有集十二卷。公在浙江時。世宗夜夢道士。見而請曰。吾天台山道士也。來就陛下。乞所居地。帝寤異之。使問於浙江吏。言天台故有桐柏觀。今爲人侵廢。且爲墓矣。詔還爲觀。俾公董其事。公成觀而民無疾焉。往來山中。爲詩一編。曰天台遊草。其辭尤奇雋。士多誦之。自聖祖愛公畫世傳寶。朱公指畫及書。然公修己立朝卓然。於衆不詭隨。蓋有古人之風。豈以文士論哉。子五人。長孝先。次孝升。舉人。某縣知縣。先公卒。次孝全。次孝純。次孝揚。乾隆二十五年。葬公宛平西北十五里祖墓之側。夫人合祔。銘曰。

言以法。謇刮吏瑕。行以義。域不爲他。苟利於國家。則羸偉哉。中藏鬱以多。抑揚文武。誰不宜。遠毗涕泗。百士嗟。作銘幽室。埋其阿。此石可泐。名不磨。

淮南鹽運通判張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廷璠字清紹桐城張氏始以仕顯者曰明廣西布政司參政淳史錄諸循吏參政之孫秉哲順治時以能文名爲舉人舉人生都水員外郎芑都水四子其季爲君君少修謹寡子弟之過長以薦舉試職於禮部出爲東臺鹽課大使擢鹽運通判分司通州廉慎於法所職無不舉通州符生以文爲君知嘗侍從容以吏事干君君曰書生乃可言及此耶既而曰汝毋乃貧乎曷不語我而俾人以利誅汝遂厚予之生感而奮爲善士海濱以竈戶煮鹽舊給之田竈戶輒賣之民且百年田價增八九倍而田數易主矣有議奪田與竈戶使竈戶第償故直君曰是非平法也且竈戶貧不能買田必姦民誘使爲名而陰據之是平民失業而姦民利也以告上官不聽君曰厲民爲媚可乎投効遂去君與太保文和公皆參政元孫也君績學工詩善楷書言行有蘊藉太保尤器之然仕於內外皆不竟其志年四十餘卽歸歸而飲酒賦詩接鄉里歡然無間其居衆中望其狀嶷如也娶左氏生子若兆教其子少毋與人接猶年十九時君一日見之歸使若兆獨與之友君沒於乾隆三十三年年六十七始厝他所逾年若兆定葬君某所左安人附葬爲之銘曰

羣言以禮士容几几維邦之祉羣言詭隨士容昌被邑以敝墮嗚呼予尙見古之人以恪以循既畚以填以徵予文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并序

君諱曾敞字塏似桐城張太傳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廷璠之孫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解爲相歸而侍講及羣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宜國家典故而持已清峻

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君爲檢討十餘年。值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又值試翰林。列第三。當進官。詔特褒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君家世職之。及君尤講正體例。當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每歎異君。君疾士大夫。飢餓隨俗。節概不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色。衆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逮己丑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正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君。又以嶢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磨勘有摘君所薦舉人梁泉卷疵類數十。當斥革。吏遂傳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故鄉舉第一。詔卒復梁泉舉人。君雖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而謂兩劉相國宿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嗟乎。君進非人所得。援其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邪。其後君以萬壽加恩。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江漢大梁三書院。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生一女。適孫起沍。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良。側室生子元襲。元衰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倡捐米出賑。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衆。又以糶餘錢積穀。以待歲。履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邈。而不比於時者。仕方顯。而爲詩示余。多憤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與余家世姻。少相知。又嘗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旣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絲邪。而孰爲之機邪。鳴者匏簧邪。而孰喻以揚邪。物或以冬榮。或盛夏而先零。孰主是而爲之。虧成以盛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污。旣駕而鶩。而躓於中路。芒乎吾奚知其故。維紀其人。而如可以呼。

君諱朝。字潞川。秦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稱。侍氏。曾祖諱念祖。祖諱震。考諱衛。皆諸生。而祖考得贈如君官。君少孤。好學。無師友之助。而於古文辭詩歌。四六諸體。皆習而能之。始冠。得鄉舉。初聘秦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瘡疾。其家願無嫁。請君他娶。君不可。卒與處。無嫌惡。且十年。沈氏卒。而後聚江寧。鄭氏人以爲難。君內行。修外重。交遊有死生之誼。而性峭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惟恐世不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忿怒。若不可須臾共處。世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當就吏部選知縣。君曰。吏事非吾所堪也。後國子監缺。丞詔大臣於進士中選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共事不合君者。君不能堪。卽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知君之才。奏爲校勘官。旣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他人。而最精當。乃命爲庶吉士。是時君已得疾。而讐閱不懈。乾隆四十二年。瘍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女。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鄭君厝。君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猶知君最久。故爲銘。銘曰。

亡弟君俞權厝銘并序

山璞瑤琨。器則侈也。龍淵大阿。銳則折也。嗟子怍怍。勇言義也。子以自居。甘與躓也。日暮延登。才未竭也。天生不與之年。死不與之繼世也。芴兮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先贈大夫三子。長。猶。次。訂。次。鼎。訂。字。君。俞。幼於余八歲。嘗以一鐙環坐三人而讀書。其時家貧甚。中夜余歎以爲聚讀之樂。不可得而長也。君俞聞而悲獨甚。余二十二歲。授徒四方。以爲養。旣孤。又仕京師。使兩弟侍太恭人於家。久者十年。或四五年。弟兄不相見。君俞獨以應順天鄉試。閒入都。每來。學加充。識加明。行加慎。余輒喜。其初病日幾。瞽及愈。而作真行書甚工。余益以喜。然君俞數困場屋。後以監生試吏部。得吏目職。於是君俞意彌不懌。值南昌李侍郎督學浙江。邀之同往。侍郎事或不當。君俞輒諫之。其夫人聞

之太息。而稱爲益友也。君俞聞余歸里。遂亦歸。逾年丙申歲。夏六月。感暑疾。初如甚微。夜不能言。且遂沒。嗚呼。余不孝不友。不能亢其家。君俞存。余冀其有以爲太恭人慰也。君俞亡。余其斷棄也已。君俞娶張氏。再娶倪氏。一子三歲。名曰恩。余惡知能卒使其成立邪。銘曰。貌頌以豐。氣寬以有容。宜達而窮。閱碁卅八而奄終。天乎人乎。宗之不振乎。厝汝以近。嗚呼。君乎。知我言哀者鬼神乎。

左衆鄧權厝銘并序

衆鄧諱世經。考曰贈文林郎諱激。母曰張孺人。祖曰贈文林郎諱之延。祖妣曰姚孺人。孺人爲曾祖姑。於親黨君爲余丈人行。然而年相若少而志相善也。君娶舅女。其妻之弟應宿及君兄一青及余四人。少者十餘歲。長者二十餘。里居無他交。獨四人相遇不厭。而君於其間尤沈靜寡言笑。勤學喜爲詩。成視余。輒以意指瑕類。君不爲忤。輒芟易之一青與余常出遊。君偕應宿營視余家甚備。其後一青丞湖北縣。以獲盜功升爲令。入京師。過余旅舍。篝鐙夜對。太息憶君與應宿。雖爲諸生。而方藝花竹爲園。遨遊歌詠。山水邈然不可逮也。一青爲令六年。罷去。後二年余亦病歸。然後四人者復聚於里中。時乾隆乙未夏也。然君比已被疾。其秋加劇。九月竟卒。夫人倉卒遽慟。從而絕。逾年一青病。至冬亦亡。夫交友久離。及其遇而遽亡之。雖常人猶可悲。矧君兄弟之賢。而與余之厚邪。君卒年四十七。一子七歲。曰虎。應宿撫之。厝君暨夫人柩縣北古塘。而余爲銘。待虎長而葬君。銘曰。嗚呼衆鄧之柩也。志學而將究也。身隱而年弗壽也。繼者昆而偕亡者婦也。厥天爲之。夫焉咎也。維余之與舊也。銘以詔孤之幼也。

卷十三

墓誌銘

兵部侍郎巡撫貴州陳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步瀛字麟洲。陳氏先世居歙。公會祖諱時賓。遷江寧。遂爲江寧人。祖諱應陞。考諱士鉉。家故殖財。至公考爲文學。奸施子。盡亡其貲。生四子。而公爲季。公長益貧。精厲爲學。閱傑於文詞。中乾隆二十六年。恩科會試榜第一。選庶吉士。散館。改兵部主事。再擢至武選司郎中。公考至是年八十餘。乃卒。公爲養與喪。皆當人意。及後爲安徽布政使。則自會祖至考。皆獲贈通奉大夫。如公官。妣皆贈太夫人。公在兵部。職事修辦。吏不能爲奸。服闋。其尙書奏請補車駕司郎中。逾二年。授河南陳州府知府。再擢至甘肅按察使。讞獄平。值平涼府鹽茶廳回民爲亂。黨連數郡。人心皆聳。爲逆者聚於通渭石峯堡。而總督李侍堯乃託以追逸賊。西往靖遠。獨留公扼隴上。爲守禦。公亦憤發。不避險難。盡拘爲逆者之家。又擒其分處他縣。爲間應者。官軍初戰失利。公度賊乘勝必東犯陝西。以隆德平涼當下隴之要。而守衛單弱。卽撥固原兵分守。而後奏聞。其後賊果東犯。不得過。公奏之達上。以爲知兵。命大臣督軍。至且詔事與陳某議之。公迎說形勢。事理無不究。又籌糧饋入險。岨皆結。逾月賊平。公雖身未履戰陳。而功足以埒上。乃擢爲布政使。而旋調任於安徽。賜之衣餼以獎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饑。米升至錢五十。暴民脅衆爲攘。公徧至所部。頒布上恩。督吏賑卹。防捕盜賊。全護疲困。自夏迄秋。末安徽得寧。而公勞瘁成疾。其後擢貴州巡撫。抵治所。舊疾大作。遂薨。爲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某日。年六十。公爲人坦白和易。雖於屬吏。無矜容厲氣。然審察能否。進退必當其才。安徽布政司書吏。皆江寧人。公臨之有恩誼。而不以奸公法。公自奉儉陋。其在陳州。嘗舉家食糗。於族戚故舊。助恤常厚。歲時餽問無間。所在官舍。來居者常滿。少工文章。喜誦書。老而不

僭承學弟子多材。而秦中丞承恩。與公進士同榜。又同一年爲巡撫。人以爲美談。肅嘗偕公官兵部。公來安徽。肅方主安慶書院。於公習且久。公子舉人廷碩。國學生廷頤。以乾隆五十六年某月某日葬。公江寧城北山之麓。請肅爲銘。銘曰。

公以文興。多士誦稱。不究其能。司武是膺。秉節西疆。布迺有方。力不挽強。戎慝翦襄。天子命將。謀以公壯。以戰以饗。其阻有蕩。陟登大吏。而親勞事。爲國之志。爲身之懃。養其疲羸。拊其寒飢。誅其醜欺。斥其不治。協維帝心。開府西南。不以歲深。雲而弗霖。金陵之里。兩中丞起。公壽先已。貽休弟子。鍾山東北。卜維公宅。植保松柏。載詞藏石。

贈承德郎刑部主事鄭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士俊。字灼三。歛諸生。以子貴。贈承德郎刑部奉天司主事。鄭氏歛舊族也。自君考諱廷證以上。皆居歛之嚴鎮。歛人營賈淮上。或僑居揚州。君少孤貧。從妻父李氏宦居南昌。後依族人居揚州儀真縣。君爲族人謀事。盡其智能。而無欺。嘗值歲饑。爲粥以賑揚之餓者。及歛鄭氏廟敝壞。營而新之。君皆任其事。勤苦數倍于人。曰。吾藉人財以爲善。吾力不容惜也。君既定居儀真。乃迎其兄弟之孤。及從父兄之節婦洪氏。皆來居而養焉。乾隆四十二三年間。余主揚州書院。歲一二歸。歸必過儀真。然未嘗識君。識君子文明君婿呂彩從余學。時言其舅誠篤長者也。其後十餘年。文明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呂彩亦與鄉舉矣。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三日君卒。逾年余在江寧。文明來求爲君銘。因言未得葬地。余姑應之曰。吾嘗行儀真西三十里山川體勢。如可葬者。又逾年。文明又至。曰。果得地于西三十里張家坳。已葬君矣。將補納石。求卒銘之。余不意言之幸中。自念老矣。當不復至揚州。於其山水人物。有足與舊思者。而文明又求銘甚勤。安得弗銘也。君二子。文明文盛。一女四孫。銘曰。慎所履。載謙飭。子升朝。父遺德。生江南。亡葬北。塋升原。茂翳

植大厥族。歲千億。

嚴冬友墓誌銘并序

冬友江寧嚴氏諱長明。一字道甫。乾隆二十七年車駕南巡。君以生員獻賦。召試。賜舉人。內閣中書就職。旋入軍機辦事。君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多智。又工於奏牘。諸城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去其名。而以其數併入地丁徵收。君曰。今之雜項。古正供也。今法折徵銀。若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民當供。且舉再徵之。是使民重困也。文正曰。善。乃奏已之。大金川之爲逆也。大學士溫敏往督師。欲君從行。君固辭。退有咎君。柰何。違宰相意者。君曰。是將敗沒。吾若何從之。人頗甚君。言既而溫公卒。致軍潰以死。隨往者皆盡。辛卯恩科會試。劉文正公爲考官。值軍機事有當關白。君搥鼓入闈。得見。既而出。同考官朱學士筠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試。而屑屑治吏事。爲文正曰。士亦視有益於世否耳。卽試成。進士何足貴。當是時。軍機有數大案。賴君在直。任其勞。獲成議。而雲南糧道以分賠屬員虧銀不完。將死去。限期十日。君具牘入。請文正奏寬之。乃生。其年遂擢侍讀。君治事衆中。獨勤辦。然以是頗見疾。其後連遭父母喪。服終。遂請疾不復入。閒遊秦中大梁。居畢中丞所。爲定奏辭。還主廬陽書院。乾隆五十二年八月某日。卒於合肥。年五十七。君於書無不讀。或舉問無不能對。爲詩文。用思周密。和易而當于情。嘗爲平定準噶爾方略。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四纂。修官。其自爲之書。曰歸求草堂詩文集。及論辯經史。書算文藝金石文字者。凡二十餘部。百餘卷。祖諱馨。父諱自新。俱以奉直大夫內閣侍讀爲贈。封官夫人南昌耆士葉用章之女。生男女各二。男曰觀晉。余在都時。君時與相從。見君朝趨省禁。暮入文酒之會。若甚暇者。然或以事就君謀。必得其當。君嘗語人曰。異日先去官者。必姚君也。後數年。余請告歸。過江寧。君見迎。笑曰。吾固料君之來也。余居皖中。君一來會。後余再至江寧。而君喪矣。乾隆某年某月某日。

葬君及葉夫人於某所。君之子請銘。銘曰。

偉猗冬友。當時羣士。智孰與醜。旣筦事樞。振物之首。才非不見知。而其仕之登不究。得年非夭。而亦不爲壽。天命若是。夫孰可多有。伐石鑿詞。瘞貽弗朽。

孔信夫墓誌銘并序

信夫諱繼涑。孔子之六十九世孫。而曲阜衍聖公諱傳鐸之季子也。幼而才儁。衍聖公爲聘華亭張尙書照女。女殤。而君遂習於張氏尙書。以書名天下。君得其筆法。書蓋埒之。又善於鑑別。收集古今名家書。鑄刻論辨。世所傳玉虹樓帖也。其於詩文爲之皆工善。乾隆三十三年。余主山東鄉試。得君及君兄戶部之子廣森。時廣森才十七歲。而君年四十餘。名著海內久矣。其後廣森得第爲檢討。以經學稱。三十五歲而殞。君之少也。值上釋奠闕里。嘗充講書官。及爲舉人。累會試不第。納貲爲中書舍人。未就職。又值上東巡。於中水行宮。召使作書。及進。上稱善。然竟不獲仕。終於曲阜。初衍聖公夫人某氏生冢子繼濩。繼夫人徐氏生戶部。及君。冢子之後襲爵三世。君與戶部皆及之。其遇曲阜公事。以祖父體自任也。其氣皆剛直。人或與之。或否。其後戶部不樂家居。客遊杭州。以沒檢討哀痛遽殞。不數年而君又繼之。嗟乎。君與檢討之生世第一家也。又以文學才藝名著天下。余一旦遇之。二三十年間。見其死亡至盡。雖其文采風流。不可磨滅。而志意抑鬱。乃更有甚於常人者。其可悲爲何如也。君於交遊有始終之誼。鄉里值歲饑。出千金賑之者三焉。乾隆五十六年。余在鍾山書院。君夏來江寧視余。再宿而別。君遂以是年十二月戊辰卒。年六十五。無子。以戶部少子廣廉嗣。將死。貽書乞余銘。其墓銘曰。

猗子聖人之世也。廓其知也。蔚其藝也。名上聞于朝。而下載于四裔也。完則毀而剛則折也。有疾而不可又也。銘託余哀。以待後君子之達其志也。

陝西道監察御史興化任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爲王氏。在元有爲山東行省平章事者曰王信。其子宣繼居父職。元亂。避居興化。改曰任氏。爲任氏之十三世。爲歲貢生。鑪其子晉。中乾隆己未科進士。官徽州府學教授。是爲君祖。生庠。爲君考。祖考皆以君得贈。封朝議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君之少也。穎敏于學。爲文章有盛名。又性和易謙遜。人無貴賤。靡弗愛君。然君固有特操。非義弗敢爲。故自少至老。終於貧窶。乾隆庚辰恩科。君爲舉人。中己丑科二甲一名進士。故事。二甲首當改庶吉士。人皆期君必館選矣。然竟分禮部爲儀制司主事。君每日自官所歸。輒鍵戶讀書。如諸生時。值詔開四庫全書館。大臣有知君才。舉爲纂修官。是時非翰林而爲纂修官者。凡八人。君與君與焉。君既博於聞見。其考訂論說多精當。於纂修之事。尤爲有功。其後。君以病先歸。君旋遭艱。居里。旣而君遇君。淮上。當是時。四庫書成。凡纂修者皆議敘。嚮之八人者。其六盡改爲翰林矣。大臣又以君與君名列之章奏。而稱其勞。請俟其補官。更奏。君於是初服除。將入補官。亦以見邀。君以母老。謝君獨往。然大臣竟不復議改官事。君自循資遷員外郎。郎中。保御史。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授陝西道監察御史。甫一月而卒。年五十二。君賢者居曹司。固亦佳吏。居言官。苟非日淺。亦必有所見。然終不若以其文學居翰林之爲得人也。而惜乎其竟抑不得也。君事父母。能於貧賈中盡其養。待族友。有恩誼。而不可使爲諂瀆。所成官書外。其自著者。曰經典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繪一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鉤沉二十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惟字林已刊板。詩集已刊者四卷。其餘與雜文未刊者。又若干首。君學博奧。而於爲詩則尙清遠。不多徵引。曰。此非詩所貴也。娶趙宜人。無子。沒後三年。弟大楷始生子熾。炎以嗣君。又後十二年。葬君於某處。君昔者與君本相知。及同處四庫館。則朝晡無不偕。有所疑說。無不相論證也。退而偶有尊酒召賓之設。無不與同也。閱今二十年。同居館者。死亡殆盡。而君僅存。

君弟大楷來求爲誌。乃愴懷而銘之曰。嗚呼幼植之瘞。不居文章之官。而旣爲其事矣。不至耆耆之壽。而著書足名後世矣。生不見子。而沒可以祀矣。吾爲銘之。足慰君志矣。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九皋。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寧。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冲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寧。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庸之陋。君嘗渡江至懷寧。見庸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傳以已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于子弟及鄉之雋才。又授于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庸。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出就官。是時庸聞寓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違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旣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庸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于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

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殞。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銘銘曰。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企矩。其文蹈雅。卒寘德在夏。而士興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汪玉飛墓誌銘并序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云學也。晝動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勸。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通以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場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乎。使生不死。必追逮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亡。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唯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妻楊氏割脰療生不愈。終爲瘞而守之。余爲擇攝山東南故曇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古秣陵。明南畿。粵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望緡哉。窺有轍。崇有階。連勸志。胡弗幾。抗發塗。蹶駿才。芒天乎。理則乖。痛無洩。伐石埋。翳姚甯。綴此辭。

鮑君墓誌銘并序

鮑氏世爲歙人。明末有諸生遭革命不復出者。曰登明。爲君高祖。其居在巖鎮。生子元穎。賈于吳。致富。其子蕃。賈于杭州。入其籍。蕃生善基。爲杭州府學生。善爲文。而家業貧落。生四子。其第三者君也。君繼父學。

而益勤。少自杭就學于歙。已而歸杭。終父喪。遂復至巖鎮。復先人居。入歙學。其文名日起。巖鎮有吳先生瞻泰者。試之紅豆歌。使次韻。君詩即成。且工。先生喜。以孫女妻之。吳先生贈嫁。有書數千卷。而無他財。君爲人敦行義。重然諾。作詩歌古文。辭皆有法。能見其才。當時儒者文士。皆樂與之交。學使者舉爲優貢。生然困於鄉試。不見知。年四十餘。遂絕不就試。以文業授徒。其徒乃多發科成名。其尤著者。金修撰榜也。君諱倚雲。字薇省。嘗爲族譜數十卷。以擬蘇明允族譜。故復號蘇亭子。二長嘉鬯亦歙學生。能文。乾隆四十二年。嘉鬯疾殞。君以慟得疾。次年秋九月二十一日。君遂卒于巖鎮。年七十一。次子嘉命。君使後其仲兄倚樓。嘉鬯有子早亡。嘉命有四子。以其次子金復。嗣嘉鬯爲君宗焉。嘉命及其長子壬子科。順天舉人。桂星皆嘗問學于君。今將葬君某所。乞君爲銘銘曰。

五世三徙。卒居歙。貧富迭更。返故業。師友援推。表鄉邑。有文炳與身挹擲。卜其終登在繼葉。

建昌新城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并序

太夫人建昌新城楊氏。贈朝義大夫諱大炳之女。適同邑陳氏。舅曰。贈資政大夫諱世爵。姑曰魯太夫人。夫曰乾隆戊辰科進士封資政大夫諱道。子五。曰分巡金衢嚴道守誠。太平府知府守詒。舉人候選內閣中書守中。江蘇按察使守訓。舉人候選中書守譽。女三。婿曰。舉人內閣中書楊尙鏞。監生涂志。經。魯勳。孫二十四。曾孫二十七。元孫三。封大夫。以學行稱于世。成進士後。不仕而修於家。世謂之凝齋先生。太夫人之始歸也。能承舅姑。以得其歡。能任家事。以佐凝齋。使專志以成其業。存能事以禮。亡能述其志。以厲其子孫。子仕爲司道郡守矣。太夫人能持禮法於家。衣服飲食不侈。以踰以廉。正勗其子者。見則數言。遠則數書。於族黨之貧者。能約已而厚恤之。年七十時。諸子方謀爲樂飲燕會。太夫人使止。而以其財。設義倉于近鄉。以濟農者。凝齋先生講學守宋儒法。不言仙佛。太夫人亦樂善而不取福田利益之說。後凝齋三

十年而卒。爲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年八十四。其時長子觀察四子提刑先喪。而太夫人顧目見其孫觀會孫希祖。皆成進士。爲部主事。孫煦吉冠。曾孫希會皆爲舉人。而希會爲江西鄉試榜第一。太夫人沒後三年。以第三人及第。爲編修。其餘多文學。可觀者。人謂封大夫及太夫人植德不懈。足興其家。宜其後之昌也。乾隆五十九年某月日。合祔封大夫墓。余於太夫人子。知其伯仲。少客南昌。及見凝齋先生。而太夫人孫用光。從學余爲文。故得其家世素行。宜爲之銘。銘曰。維清有道。天子鉅祥。帝見元孫。福錫四方。母儀江嶺。秉德柔正。秀苗曾元。國庠家慶。夫以儒興。子有治聲。慈惠鄉閭。人樂其榮。荷塘之野。大夫之墓。山周水回。宜祔永固。

章母黃太恭人墓誌銘有序

太恭人桐城黃氏。處士諱貞吉之女。適章氏。爲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某之冢婦。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天祐之妻。生二子。長曰東桂。爲候選州同知。次曰攀桂。爲江蘇松太兵備道。獲以其官贈祖考。以太恭人封妣者也。太恭人年三十三而寡。舅姑老且疾矣。而子甚幼。逾十餘年。又喪夫之弟。太恭人能晝夜勤苦操作。以殖其產。又能上盡奉養。以及舅姑之終。下撫教稚弱。以至於壯。祀先人。調親舊。應賓客。皆溢恩誼。人謂章氏一婦。任二子事也。其後攀桂仕爲渭源知縣。擢知鎮江江寧府監司。蘇松皆迎太恭人於官舍。諸孫屢與鄉舉矣。人皆榮之。太恭人被服自奉之具。不加於其素。而修治先廟墓。餽遺族黨。濟人乏匱。則每進而廣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旱。民死亡相繼。太恭人適在里。睹大哀之。盡分藏廩于族戚。故舊。以書速子於浙江。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雜錢米濟賑。所費萬金。攀桂迎之官。不可曰。吾去若饑者何。於是攀桂亦遂請養。歸逾再期。乾隆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太恭人卒。年八十有一。卒而來哭者。填戶曰。微夫人吾死久矣。孫五曰。夢橘。甫維極。維桓。維棟。曾孫四。初太恭人頗通形家說。與其子營葬。夫贈中憲於

縣東南蟾子湖之北。原命曰。異日勿啓。祔以驚神靈。其子乃爲卜宅於縣西二姑峯之麓。登其巔。以嚮蟾子之湖。明如趾下。太恭人乃喜。以卒之次年十二月某日葬。銘曰。施則侈也。於已苟完。有子承之。其惠以殫。山之欽也。中有原趾。出石泉。湛甘寒。首於西北。嚮東南。間德人居之。固且安。載詞堅石永。不刊。

廣州府澳門海防同知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一級張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汝霖。字芸墅。宣城張氏。大父諱宿。父諱中聖。皆爲縣學生。皆贈中憲大夫。君自縣學生雍正十三年。爲拔貢。生旋以人才保舉。乾隆元年引見。命爲知縣。分發廣東。任河源香山陽春知縣。其至香山者。再而攝署之縣。又三四焉。君初在香山。遭母汪太恭人喪。憂居。新任令未至。姦民賴姓乘隙爲亂。君卽起捕倡亂者。寘之法。而杖校其和從者。逮新令至。而邑已寧。其後至香山。免荒埔報升之稅。修城南羅婆陂。成灌漑之利。而禁豪家爲隄堰之厲民者。海南徐聞縣民惰窳。布種後不知糞耨。棹車之事。而婚姻尤無禮式。君攝其令。乃教之。如內民。時廣東有開鑛採銅者。七縣地力盡而役未止。君攝英德縣。知其病。請于巡撫奏停焉。澳門者。香山南境。斗入海。西洋夷民居之。以與中國爲市。時設同知官。甫二年。上吏以君賢。俾攝其職。君尤能得夷民情。而柔調之。故卒授君爲澳門同知。值事吏議降一級。上官惜君去。奏請留粵。而部議不許。君遂返宣城。不復出矣。君博學多聞。尤工駢體文及詩。嘗爲澳門記略。輯宛雅若干卷。詩約若干卷。自爲詩文集三十卷。政牘五十卷。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八日卒於家。年六十一。配袁恭人。生君長子燾。乾隆癸未科進士。爲翰林院侍讀。得贈君如其官。一女適附監生梅學。側室梁安人生二子。廣西布政使經歷倭。太學生炯。二女。一適諸生劉辛。未嫁死。孫男十一。孫女七。乾隆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子寧國縣花塢山村之原。桐城姚蕭與燾爲進士同年。又與炯相知。於君葬後。爲君補爲墓銘。銘曰。

懿維君。吏海濱。安內民。外夷馴。爲國勤。著有勳。未上聞。乘歸輪。聚典墳。閱厥文。子繼振。蔚以彬。瘞泯泯。昭億春。吾銘云。

袁隨園君墓誌銘 并序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鉉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逸。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効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管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

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已。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沒。遂爲之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郭君墓誌銘 并序

吳江郭君。諱元灝。字清源。其祖諱如龍。考諱諤。君少工爲文。爲吳江學生。而陸中丞燿之弟子也。中丞最稱賢之。君居家授徒。僅以供養父母而已。其室時至匱乏。而不以爲憾。中丞貴。亦絕不往干。第與書往來。論學。乾隆五十一年。君年五十三卒。孺人迨氏無子。側室翁氏生子麀。鳳麀嘗從余學爲文。君亡。其考猶在。而家益貧。麀出遊求養。既而君考亡。又數年。麀乃克葬祖若父。於是葬君於嘉善縣澄湖港之阡。時嘉慶二年也。次年遇余於杭州。乞補爲君誌。余宿知吳江陸中丞。天下君子。其所許必君子無疑也。而又哀麀志。乃爲銘曰。

篤爲學。文可稱。守有介。行中繩。進而與之君子朋。吳越兩縣間一塍。回見故國喬木升。於焉卜兆曰永寧。

江蘇布政使德化陳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奉茲。字時若。其先陳宜都王叔明十世孫。崇唐末爲江州長史。聚族爲孝義。僖宗旌之。其後五世。自南唐及宋。皆旌爲江州義門。後乃遷居南昌。明季又自南昌遷德化。居德化三世。爲九江府學生。倅生範。康熙戊子科舉人。爲安義縣教諭。生絢。爲德化縣學生。是爲公考。自曾祖至考三世。俱以公貴。贈通奉大夫。江寧布政使。妣皆贈夫人。公生二十二歲。中乾隆丁卯科鄉試第一。庚辰科成進士。授四川知縣。凡

知蓬山閬中。擢知茂州。皆有善政。當金川爲逆。大將率兵討之。任公主礮局。及修飭兵興橋路。常居口外山谷間。瀕危勞績甚著。有三雜土司地。當進攻金川之路。官兵猝至。三雜長卓爾碼婦人也。謂且伐之。閉道不通。將校譁言三雜畔矣。宜先攻。公告將軍。三雜未知國家意耳。非畔也。請往察而諭之。將軍從公策。公至一告諭。卓爾碼卽散守者。具狀上謝。且奉軍過甚謹。其後詔加其封號曰賢順卓爾碼。以謂惟陳公活我。又予我以榮也。公旋晉嘉定府知府。及建昌道。其居官日常寡出入邊塞。仁恩素著。多所鎮定。中外皆稱之。上乃授公四川按察使。乾隆五十二年。謂河南按察使居二年。調江蘇。旋擢江寧布政使。居四年。調安徽。未半歲。又調江蘇。公始在蜀最久。凡二十七年。其後居江南亦九年。歷四任。熟習民情。洞其利弊。能以簡靖漸祛其患。未嘗厲威爲聲名。吏民愛戴。以謂得大臣之體。好士樂善。獎掖如不及。公自壯入蜀。至老受任。不得歸。乃取鄉地自號東浦。以寄思。士皆稱東浦先生云。其天才高厲。作詩專法杜子美。論者謂朴厚之氣。殆足媲之。平生經歷多異境。舉見所爲詩凡千首。曰敦拙堂集。古文則所爲不過十餘篇。然實得古人之法。今世作者無能逾也。公年七十四。嘉慶四年正月壬午薨於蘇州。夫人桂氏。同縣縣學生某女。有賢智。從公居建昌時卒。生蔭生。候選員外郎大來。候選州同知方來。又生二女。側室蔣氏。生候選布政司理問斯來。戊午科舉人具來。側室張氏。生候選司務備來。公嘗喜桐城姚鼐之文。薨前一歲。在江寧監臨武鄉試。見鼐語曰。我死必得君志。吾慕鼐曰。公方健。何言是也。然心諾公。及公子於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所卒所銘。鼐也。銘曰。

才爲國勞。險阻載遭。靖彼紛囂。平寧安處。來宣江潯。從容風雅。民曰吾宜。烈士懷儀。未究其施。有政可頌。有文可誦。名存身空。匡廬前麓。故居爰復。永安幽谷。

方侍廬先生墓誌銘 有序

方先生桐城人。諱澤。字亭川。侍廬其自號也。祖某。父某。先生少有異才高識。遊江寧。與諸名士遊。一時才
僑之士。言行多險怪。先生默默獨守中行。其後同遊者多及禍。而先生弗與。然頗經紀其喪。有終始之誼。
退爲諸生。久屈場屋。長白觀尙書保。以學士督學安徽。最知先生賢。乃舉優貢入都。時先生年五十矣。再
入北闈。不售。爲八旗生教習。歲滿。詔以知縣用。先生不樂就。歷遊湖。南。河南。山西。學政幕內。徧觀山水之
勝。作爲詩歌。以自娛。量後主洪洞玉峯書院。得疾歸。歸未幾卒。年七十一。先生與蕭伯父編修府君少爲
交友。編修府君仕京師時。先生館於蕭家。蕭兄弟皆受業。先生論學宗朱子。論文宗艾千子。惡世俗所奉
講章及鄉會闈墨。禁其徒不得寓目。先生爲文。高言潔韻。遠出塵囂之外。場屋主文俗士。不能鑒也。然先
生弟子以其說獲雋於鄉會試者。十餘人矣。得失要自有數。不繫乎其文。士自從所好耳。如先生乃真信
道篤而知所守者也。編修府君嘗謂先生文似明羅文止。詩似宋楊祕監。云子二今皆亡。有孫績。曾孫東
樹。能世其家學。先生弟子。今僅存三人。皆年七十矣。與績謀葬先生。而蕭豫爲之誌曰。
其守頌頌以古爲則。不爲俗惑。英英高雲。以壯其文。絕於穢氛。生名弗耀。沒遲藏兆。弟子所悼。營是幽宮。
龜言既從。以安厥終。

陳孺人權厝志

孺人仁和陳氏女也。父琛。母程氏。通文字。以課子女。故孺人自少讀書。能爲詩文。而其志慨慕古女子賢
哲。有節行者。不欲以才藝自居也。故其爲詩。質直慷慨。義嘗近古。不若世女子流連風景。爲媚好悅人之
詞。孺人適江寧胡君名培。胡君居貧甚。孺人時以文字慰其意。既而胡君病沒。遺三子二女。皆未婚嫁。孺
人執女紅爲衣食。暇則教子女。與之論古今爲學。又性解醫術。里中婦女有疾。往往請爲之方。孺人於富
者。尠所求。於貧者。或濟之藥。雖自處乏困。不恤也。其子女卒。皆成立。婚嫁。幼子鎬。從姚蕭學。蕭見孺人詩

曰合簫樓稿。歎謂今女子作詩者之冠。雖流俗淺人論詩者未必知也。而後世必有知之者已。孺人嫠居三十四年。嘉慶三年十月卒。年六十八。鎬與其兄鎮鑑。權厝夫人於江寧城北。薊爲之銘。銘曰。居瘠里。志高矢藏。無有而學富。其身可亡名不毀。吾爲命之女君子。

奉政大夫江南候補府同知軍功加二級仁和嚴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守田。字穀園。杭州仁和嚴氏。祖諱士奇。贈奉政大夫。考諱立功。爲虞城主簿。封奉政大夫。君少遊濟南。寄籍運學爲諸生。遂中乾隆辛卯科山東鄉試。舉人。乾隆四十六年。挑發廣東知縣。初任陽江縣。未至境。有迎吏來。與君語少習。見君囊橐貧甚。誘君以利。君問何以取利。吏曰。邑有賣漿者。毆人死。而多引富室。繫數十人矣。君至。咸脅以罪。千金立致也。君曰。諾。至縣日。卽坐堂上。出所冤繫囚。盡縱之。去。獨留一囚。訊之。囚卽服罪。賣漿者也。迎吏捧牘在側。摔下痛杖。黜之。是時方傾市來觀。上新令。見君治此吏。謹呼動地。君名聲一日大起。調仁化。與巡撫孫公士毅爭獄。君辭厲。孫公變色。旣而卒。從君議。更以重君。遂調之番禺。凡獄事多委君。以母憂去官。服闋。再赴廣東。補順德知縣。治海盜有績。屢辨難獄。又調南海。番禺南海皆大府治所。君兩莅之。人見其意思如暇。然而政無不盡。是時孫公擢爲總督。率兵出關。討安南之亂。公故奇君才。檄之從軍。及市球江之捷。敍功入奏。賜孔雀翎五品頂帶。君才益見端緒矣。旣而與孫公偕返。孫公內召。嘉勇公福康安代其任。福公亦重君才。君議論其前必盡。福公常聽其說於事多便。乃保題君引見。命記名知府。而發江南以同知用。在江南三年。屢委署。未及真授。而遭父憂歸。其署淮安知府時。值旗丁以各縣助之費少爲詞。數百人大噪。淮上漕使之門。君往召衆前。使訴其意。君徐曰。助費在州縣。今爲爾白漕使。飭下道道下州縣取費。至則汝候久矣。不亦病乎。衆曰。然。君曰。是誠非吾職。然吾當爲公濟汝。以私財。汝等張颿疾行可矣。於是命之次第發。而稍資給之。竟無事。江淮人咸稱頌君有定亂才。君

既歸數年。竟不復仕。於嘉慶四年四月十日卒於里。年五十有二。君文章無不能。而奏牘尤善。通曉兵事。便騎射。爲舉人時。偕人遊塞上。與侍衛武人共讌飲角射。君最後發三矢中的。如一。武人大愕。沮屈。君從容就坐。題詩便面而去。其在孫公軍中。誠欲盡其謀。以共立功于域外。不幸值阮氏之變。軍潰。功不就。然古人始敗而卒建大功。如孟明之類。史冊多有。其後孫公猶被眷遇。卒收庸蜀桑榆之效。而君竟不復試于軍旅矣。世孰由知其才之異也。君在江南時。嘗一來訪余。與言果明決異士。其後余至杭州。又遇君。而君無意用世。亦旋歿矣。娶莊宜人。君在江南時。宜人卒。生炳及兩女。側室范氏生煥。亦兩女。胡氏生燾。吳氏生煦。某年月日葬君于杭州天馬山祖塋之側。莊宜人附。銘曰。既多文。又秉武。臨溟海。江淮潯。鋤黠猾。柔強禦。意趁遠。爲國撫。萬里駕。中乖阻。鬱餘能。紀可睹。勒堅石。慰終古。

歙胡孝廉墓誌銘并序

胡君諱某。字受穀。其先鄞人。康熙中有武進士璋遷歙。生行人司行人廷鳳。廷鳳生歲貢生銘。恭。銘恭生廩膳生與修。一統志凝鼎。凝鼎生君。君少孤。受學於淳安方先生黎如。工文章。中乾隆己卯科鄉試。名著於遠邇矣。而屢躓會闈。迄母喪終。君遂絕志求進。吏部符取爲知縣。亦不就。惟日與諸生講誦文藝。以爲樂。歙城南越溪陟山。有古寺十。雖多頽毀。而空靜幽邃。多古松柏。君攜徒稍葺治。讀書寺中。其意蕭然。余昔主紫陽書院。去寺不十里。嘗與往來。或至夜月出。共步溪厓。林逕寒窈。至今絕可念也。君論文尤能起人意。又多藏書。喜借人閱。歙士多歸之用。君說取科第仕朝者數矣。君竟老山。中年七十四以卒。嘉慶三年十二月九日也。余去紫陽亦十年矣。君性仁厚。與物無畦畛。其沒也。非其徒亦皆思之。娶方孺人。先三年卒。生府學生良會。良會將葬君某所。以書乞余銘。銘曰。

行伊修。其文彪澹寡求。懋學優授羣髦。日月遭藏陰幽。後儻秋於吾褒。

高淳邢君墓誌銘

君諱復誠。字良生。高淳邢氏。祖諱之鵬。考諱本岐。祖考皆娶陳氏。君爲人樸誠慈和。與人無爭。而好施予。乾隆三十四五年間。高淳大水。壞民廬舍。旣而大疫。君多所賑施。以濟民困。又爲設醫藥。葬埋。至五十年。大旱。民病尤亟。君盡出藏穀千餘石。以食衆。又假貸數百金。以佐施。自其大母陳孺人。建石橋於邨溪之上。久而圯。君復建焉。又買石治塗。以便行者。君嘗欲爲邢氏設義倉。未就。君與弟復吾卒。就之。寘義田五百畝。君祖於宗祠。旣寘祀田矣。至君益之。又數十畝。故鄉族無不愛戴君者。然君遇之謙甚。未嘗敢自德也。君年八十二。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嘗以急公議。授職直隸州同知。娶劉氏。生增廣。生國秀。繼娶楊氏。生允模。側室費氏。生國學生。晉國學生。國勛。晉從余學於江寧。余在江寧。見高淳人多言君長者。晉之來。君沒旣葬于先隴之次矣。而晉求補爲君誌。余因書所聞而銘之。曰。斯民億矣。其生危。孰職撫是顛。則持邑有魁艾。敦愛慈積。而能散衆所飴。遺休逮後。理不疑。刻石藏幽。視來茲。

繼室張宜人權厝銘并序

宜人十七歲而歸。余三十一歲而沒。上事姑。中接娣。下撫諸子婢僕。無以異。今時女子。而悖傲苟賤。暴虐之事。所必無也。治家不能極於儉嗇。而矜奢縱佚之事。所必不爲也。尤喜稱人之善。聞人不善。雖於余前。亦絕不言。余迂謬違俗。仕不進而家不贏。宜人不怨。顧以爲宜然。以余所遇不偶。獨幸得宜人。偕居室十五年。而今又死矣。乾隆四十三年。兩淮運使朱子穎。請余主梅花書院。又勸以家往。宜人之疾。以多產氣虛。猝無良醫。或反以藥疎其氣。故以閏六月朔。殞於揚州。宜人高祖爲張太傅文端公。曾祖爲少詹事。

諱廷瓚。祖爲贈奉政大夫諱若霖。而今四川屏山令君爲宜人之父。其母又蕭姑也。皆在屏山。隔數千里。不知其亡也。余先娶亦張氏。同出文端之父。遺一女。宜人視之。殆無以加其善。旣沒。所出子女各二。幼不甚知哀。而長女之慟不可聞。八月。柩還厝之縣南五里。而銘其室曰。循階庭。立軒楯。竊若存。窺超遠。風幽幽。翩哉返。稚子嬉。潛來盼。踰以須。精霧散。歸無窮。物之本。罔荒忽。曠靡戀。生奚欣。死奚怨。厝委形。於此館。

江蘇布政使方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昂。字叔駒。其先由歙遷於義烏。自公祖諱紹倫以上。居義烏二十三世。至公考諱起英。乃遷歷城。祖考皆贈江蘇布政使。公十三歲而孤。貧甚。爲歷城諸生。親執薪汲以養母。而其意怡然。乾隆壬午科。舉山東鄉試。辛卯恩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居刑部十餘年。再擢至郎中。其執法平。用心仁。屢以此與上官爭。至忤而公不變所守。乾隆五十四年。授饒州府知府。饒州人甚愛之。其歲命擢爲江蘇道。交印將發矣。而營弁以捕私鹽擾民於德興。民大驚恐。皆欲奔亡。公曰。吾不可辭此責。馳往。民見公。卽定。公旋請削武弁職。而實民之犯官。闕衆者於法。然後至江蘇待缺。以委審積案三百餘。勞甚。致疾。暫解病痊。引見。復發。江蘇署松太道事。值海上盜近寶山。總督率兵至寶山防之。公籌軍需甚裕。盜旋去。公乃建八策。大府頗用之。以弭後患。次年補江寧鹽巡道。公以爲吏治不善。與民俗之惡。二者每相因而益甚。故其與諸生庶民語。皆諄諄教之。如子弟。知其貧乏。有時濟以資。至懲治姦蠹。則極嚴峻。嘗早暮聽訟不懈。民益趨公所。而訟人或謂此非觀察之體也。公曰。然。使舉吾職。視不肖令長。盡汰之。吾坐受成。豈不善然其勢不得。非如此。何以盡吾心哉。自公臨江寧。凡五年。吏民風習之尤惡者。大抵皆革。而士皆親公矣。旋擢貴州按察使。行日。民涕泣送之。連塞數十里。公亦爲泣。顧而不忍去。今上夙聞公治名矣。及臨大政。卽擢公爲江蘇

布政使。公至江蘇。甚欲有所建而已。被疾。百日而卒。嘉慶五年閏四月二十八日也。年六十有一。公爲人孝友仁厚。雖家去義烏。而修祠墓。厚宗族。皆盡其禮意。作詩文不多。而自然穎拔。讀者知其爲奇人也。夫人歷城楊氏。生子世平。女二。壻張鎮峯。周霞。繼娶海陽趙氏。生子世德。又繼娶上元吳氏。生子世紱。女一。未字。世平奉公葬。歷城之某山。桐城姚鼐居江寧時。親見民之戴公甚也。爲之銘曰。卓犖其才。勤撫衆黎。用意愍慈。天子旣知。作屏海淮。任荷當時。宜壽以祺。而早謝之家。貧子羸。舊民載思。作是銘詩。以告萬期。

卷十四

記

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衷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耑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已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子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旣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斬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

君。擣。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擣。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擣。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已。而。已。以。擣。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執。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擣。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擣。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寶扇樓後記

朱子頴家有聖祖仁皇帝之賜扇。作寶扇之樓。厥焉。王禹卿爲之記。成。以其辭視余。余讀而歎曰。昔漢武既招英俊。程其器能。左右近臣。若主父嚴。朱皆出爲守相。獨東方朔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訟。才士之亟於自效。若此哉。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日侍帷幃者之志。固已得矣。況乎出臨一方。有吏事之責。人情乖迕。有詘伸。應接之難。曷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爲善哉。都統公以筆墨文字。遭逢聖祖。知遇內侍最久。其後乃出入宣力。躋於二品。今子頴之任用。略同於都統公。而且滋重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天日之輝光。侍清宴之閒暇。聖翰雲章。璀璨懷衷。蓋有邈然不可及之慕。況於禹卿辭玉堂之廬。而飄搖江海者乎。余於是書爲後記。子頴既外任。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異日倘召居闕廷近職。以休沐之餘。俯仰斯樓。循玩吾言。感念國恩之無窮。將有濯然不知泣涕之隕落者已。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鼐書。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考爲淇縣尉。淇縣君沒。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忌兩孺人。日欺陵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卒奉姑保育孤子。教之成立。登第爲聞人。是時有司既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顧悲傷兩母少所處危。

苦。偏走士大夫。求爲文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殤。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泯無聞矣。方其窮阨。困難伏首相對。閨闔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雖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不忍負吾志義者。此兩孺人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尙能堅其持操。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其泯無聞焉則已矣。夫士貌榮名。卒何加於其身。豪末哉。

記江寧李氏五節婦事

江寧李文兆之妻呂氏。年二十二而夫死。一子方襁抱。家貧甚。無以生也。文兆有族兄弟曰文采。哀之以屋居。其母子長爲賈。呂氏今年六十餘矣。於法當旌於朝。待吏舉焉。文采之族有文華妻楊氏。文昇妻魏氏。文旭妻胡氏。文中妻張氏。皆守節以老。文采皆收卹之。凡數十年。而四人者夫死婦年逾三十矣。於例不當旌。夫人之所遭不同。女年三十而殘。其苦有逾於二十而殘者。國家立制。不得不立之限耳。若夫人心之褒善。非可以例論也。文采生平嘗憫五節婦之遭。欲爲之紀。文采沒。子際春從簫學。以告簫。簫謂五人者貧而能守善。皆可褒。而文采之卹其窮。而欲著其名義。併可稱也。因爲之錄云。

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迂。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尙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也。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爲之名。一日得尙書書快雨堂。舊楹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爲書。自娛於其閒。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獸而食成。

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邪。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尚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爲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壙回。嶽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澗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樅。槐楓栗橡。時有鳴鶯。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泚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谿內。左丈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要客。九人飲於此。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礮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薑塢先生與往。蕭從。使蕭爲記。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汝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汝。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頴。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遶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门。東谷者。古謂之天门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门。云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汝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頴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而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

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壘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障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澄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鷲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頴約來靈巖。值子頴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沂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曰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符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頴。子頴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沂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返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晴雪樓記

遼東朱孝純子頴。知泰安府之二年。境內旣治無事。作樓於居室之東。曰晴雪之樓。又一年。余自京師來。遊泰山。偕子頴登其上。思昔子頴西在巴蜀。以軍興使雲南永昌。後又逾美諾之巖。入小金川之阻。冰雪所匝。師旅所屯。往來常數千里。今年賊起泰安鄰郡。子頴最先造大府幕。爲出方略。親戰臨清城下。巨炮越頭上。手射斃賊首一人。率士入城。遂定餘燬。余誠偉其氣。然方其出入險難之地。履鋒鏑之所。交忠謀勇氣。誼不顧己。固不知復有燕遊之樂。及事定時。夷口不言功。伐蕭條登眺。澹若無爲。此所挾持。蓋過人益遠矣。余驚怯無狀。又方以疾退。浮覽山川景物。以消其沈憂。與子頴仰瞻巨嶽。指古明堂之墟。秦漢以來登封之故迹。東望汝源。西流放乎河濟之間。蒼莽之野。南對徂徠新甫。思有隱君子處其中者。之或來出。慨然者久之。又相視而笑。余之來也。大風雪數日。崖谷積滿。霽日照臨。光暉騰映。是樓之名。若獨爲余今日道也。然則樓之記。非余而孰宜爲。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作樓始成。三十九年十二月。桐城姚鼐記。

遊雙谿記

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余邀左世瑯一青。張若兆。應宿同入北山。觀乎雙谿。一青之弟仲孚。與邀而疾作。不果來。一青又先返。余與應宿宿張太傅文端公墓舍。大雨谿漲。留之累日。蓋龍谿水西北來。將入兩崖之口。又受椒園之水。故其會曰雙谿。松隄內繞。碧巖外交。勢若重環。處於環中。以四望。煙雨之所合。散樹石之所擁露。其狀萬變。夜共一鐙。憑几默聽。衆響皆入人意。蕭然當文端遭遇仁皇帝。登爲輔相。一旦退老。御書雙谿以賜歸縣之於此。楣優游自適於此者數年。乃薨。天下謂之盛事。而余以不肖。不堪世用。亟去蚤匿於巖窔。從故人於風雨之夕。遠思文端之風。邈不可及。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與昔文端之所娛樂於山水間者。其尙有同乎耶。其無有同乎耶。

觀披雪瀑記

雙谿歸後十日。偕一青仲孚。應宿觀披雪之瀑。水源出乎西山。東流兩石壁之隘。隘中陷爲石潭。大腹瓮口。若壘。瀑墜壘中。奮而再起。飛沫散霧。蛇折雷奔。乃至平地。其地南距縣治七八里。西北距雙谿亦七八里。中間一嶺。而山林之幽邃。水石之峭厲。若故爲詭愕以相變焉者。是吾邑之奇也。石潭壁上有刻文曰。數陽王孚。信道建安。陳信臣。滎陽張曉。子厚。合淝皇甫升。紹聖丙子正月甲寅。凡三十六字。信臣皇甫甲寅之下。各有二字損焉。以茲瀑之近依縣治。而余昔嘗來遊。未及至而返。後二十餘年。及今乃履其地。人前後觀茲瀑者多矣。未有言見。北宋人題名者。至余輩乃發出之。人事得失之難期。而物顯晦之無常也。往往若此。余是以慨然而復記之。

隨園雅集圖後記

曩者蕭居京師。友人程魚門爲語在江寧時。嘗寓居袁簡齋先生隨園。幾一月。其水石林竹。清深幽靚。使人忘世事。欲從之終老也。簡齋先生與蕭伯父蕘塢先生故交友。而蕭未見。獨聞魚門語。識不能忘。其後蕭以疾歸。閒居於皖。簡齋先生遊黃山。過皖。蕭因得見先生於皖。又後七年。蕭至金陵。始獲入隨園觀之。魚門語不虛也。而魚門於前數年卒於陝。獨家歸江寧。因見先生。述其語而相對太息。先生故有隨園雅集圖。所圖五人。爲沈尙書蔣編修尹公子。陳文學及先生。先生以示蕭。考作圖之年。與魚門語蕭時相次。時陳文學年纔十八。今先生外。惟文學尙存。仕爲郡倅。亦已老矣。圖後名公鄉賢士題識數十人。於今求之。非特昔之耆耆宿德。邈焉已往。卽與蕭年輩等者。亦零落殆盡。獨先生放志泉石。三四十。年。以文章詔後學於此。夫豈非得天之至厚。而蕭亦幸值之於是時也。圖有山陰梁相國記。五人爵里具焉。先生俾蕭書其末。夫人與園固有時變。而圖可久存。圖終亦必毀。而文字可以不泯。千百年後。必有想見先生風流。

者。顧爾非其人。不足託也。先生故人皆有題詠。魚門獨無名字其間。爾識其辭。亦以補其闕云。

西園記

黟自漢爲縣。而其後境屢析。分爲佗邑。今其縣所據者。蓋漢縣之北隅而已。徽州處萬山中。而黟又在徽州羣山之隘。略無平處。民居其間。尤敦樸多古風。魯語云。瘠土之民。莫不好義。誠不虛也。其南二十里曰葉邨。邨有曰西園者。葉君冠山之所爲也。冠山篤行君子。而好文學。老於諸生。於其宅西爲屋數間。背山臨谿。爲課子讀書之所。其子有和從。余學爲文。卓然有志於古。昔人稱洛陽多名園。極鉅麗闕曠之觀。惟司馬溫公獨樂園。至狹陋。不足競其勝。然人尤重其園者。以溫公故也。今西園亦數畝地耳。然以賢者創於前。佳子弟承於後。安知異日世不絕重此園。以謂逾於鉅麗闕曠者耶。余年二十二。嘗一至黟。未與葉君相識。其時君之子尙未生。園尙未作也。後幾四十年。乃至歙。去黟不遠。亦未及識君。而歸。獨君之子見告。家有是園而已。今君歿逾年。君子書來。述君臨歿。欲得余文爲園記。余老矣。殆不復入萬山之隘。以見所謂西園者。又念能增重此園者。君子也。豈在余文乎哉。顧重君之賢。傷君愛余之意。姑爲文述之。以勗君之子。至於初作園之日。月及谿山登眺之勝。足以娛人耳目者。皆不足論也。

金焦同遊圖記

乾隆丁酉戊戌之歲。朱思堂運使方在淮南。邀余主揚州書院。而王夢樓侍讀居京口。嘗期之同遊金焦二山。屢宿僧寺。一日三人對立山間。悠然若有所悟。思堂因言。欲使工爲三人共作一圖。其後圖成。而余已去揚州。里居不及見也。思堂旋亦歸京師。惟夢樓常居京口。余懷思兩君。寄以詩云。三客並知非一世。兩山迴首有餘踪。紀是事也。數年思堂竟捐館舍。又後數年。其子丹厓來爲江寧糧道。余適在江寧。相向感念。思堂之不作。獨見賢子偉然繼武。重蒞江南。悲思之懷。一時交至。丹厓攜昔工所爲三人同遊之圖。

出以見示。作圖時。三人微及斑白。今猶與夢樓皆鬢髮皓然。與圖中不相似。蓋屈指閱十六年矣。思堂之儀容固邈然。既亡。猶與夢樓餘年處世。更復幾何。未知此身與是圖。當孰爲真。幻因題其後。併以寄夢樓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晦日。姚鼐記。

袁香亭畫冊記

香亭太守。與其兄簡齋先生解官之後。皆買宅金陵而寓居焉。風流文采。互相輝映。固門內之盛也。簡齋性好山水。年六七十。猶時出遊。探極幽險。凡東南佳山水。天都匡廬天台武夷。達於嶺海。無不至。而香亭日閉戶。邀之。慙出。輒有難色。其性與簡齋異者若此。顧獨好畫。窮日夕執筆。爲之不倦。蓋林麓煙雲之趣。浩渺幽邃之觀。水石竹木花葉鳥獸蟲魚之奇態。香亭自具於胸。而時接於几席之上。意其遊亦未嘗異於簡齋耶。茲冊香亭摹董思白山水。凡十二幅。而簡齋自書詩十二首。與相間。香亭以示余。余於詩畫深處。非所能解。自來金陵。與其兄弟交遊往來累歲。識名其末。以存其迹云。

少邑尹張君畫羅漢記

畫家白描之法。世謂始於李伯時。伯時龍眠山莊。在吾邑境。嘗入龍眠。求其故址。卒不可知。悵然而返。而伯時之畫。生平亦未之見。往者袁春圃方伯爲言。會於常州僧寺。見伯時畫一應真。其衣摺引筆屈曲。上下可二丈許。止作一筆。此殆爲真蹟無疑。余聞而想見之。不能忘。少尹張君以高才來蒞敝邑。多藝能。以日治伯時舊里。追希妙蹟於簿書之暇。作應真長卷。持以見示。俾書其尾。余既未睹李氏絕藝之真者。不敢定君與伯時之畫。相去幾何。又思伯時山莊西園諸圖。有蘇米爲之記。畫泯記存。使人讀而髣髴焉。而余又無是文也。徒歎美少尹之逸情高韻。欲塞其請。漫書而歸之。

江上攀轅圖記

仁和孫公總督江南。歲未及期。綱紀上張。惠澤下布。吏愼而法良。稅平而事簡。人方樂其治。而上召公入。爲協辦大學士。夏四月。旌旆首途。蓋艾壯稚。扶攜追送。慕懷而不欲其發。於是袁君樹爲之圖。又有袁簡齋。蒲柳愚兩君作詩。以詠其事。持以視簞。簞謂公負閎偉之才。仰佐聖治。俯安黎甿。外襄異域。勳業播四海。靡不聞矣。至其遇平生故舊。無貴賤辭色。愉愉執禮。謙遜之甚。如布衣交。此惟與公接者知焉。孔子曰。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若公者。不亦賢乎。抑聞之古王者。勗諸侯。詩曰。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夫君子承天王德意。以屏萬邦。惕惕焉。惟恐不盡其任處。位雖尊。未嘗見爲此。爲我寵貴資也。故驕傲之氣。泯而屏翊之道。至。詩言賢侯之行。二端而理通於一。君子觀人一節。而知其備焉。然則見公之處。交遊者如此。而亦可以推明公爲大臣之度矣。袁浦兩君。皆公鄉里故舊。而簞則江南萬民之一。又故人也。故述斯義於茲圖。以爲敬愛公者。公誼私情。若是交至。而公德益宏矣。

吳塘別墅記

無錫汪君銘常作別墅於吳塘之側。又自定壽終之藏於是地。丹徒王夢樓先生爲之銘。及作吳塘八韻詩。寄余觀之。且使爲記。昔莊生述子祀。子與子犁。子來。謂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今汪君之志。與此四人者。其奚異乎。子來又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吾聞汪君能以厚德成其內行。又擇山林湖陂之佳勝。將以遺世事而樂其生。此非所云善其生者乎。夫夢樓了通釋氏無生之法。殆無愧於子祀所云。足與友者。若余俯仰人間。慕道而未見。苟遇子祀。當爲所擯。夫烏足記汪君之墅。獨念生平。亦好樂山水。渡江至丹徒。止於夢樓之堂。自是以東。皆足迹未至。今讀夢樓之詩。景物奇勝。足繫夢想。尚思以異日東遊。造錫山而窺吳塘之域。接汪君之容。而探其曠遠達觀之旨。斯誠平生之至願矣。昔蘇子瞻不識吳德仁。因陳季常寄詩。有寓物而不留物之義。因以握手一笑相期。余願亦以此覲之。汪君其尙可

得歟。是爲記。

陳氏藏書樓記

士大夫好古。能聚書籍者多矣。而傳守至久遠者蓋少。唯蘄范氏天一閣書。自明至今最多。歷年歲國家修四庫書。取資范氏以助。中秘之藏。海內稱盛焉。余家近合淝。聞合淝龔芝麓尙書所藏書。亦至今未失。其家專以一樓廢之。命一子弟賢者專司其事。借讀入出。必有簿籍。故其存也獲久。聞范氏之家法。蓋亦略與同焉。夫一人之心。視其子孫皆一也。而子孫輒好分異。以書籍與田宅奴僕資生之具同析之。至有恐其不均。翦割書畫古蹟者。聞之使人悲恨。然則藏書非必不可久。抑其子孫之賢不異也。新城陳凝齋先生嘗購書萬卷。其後諸子爲專作樓以貯。手澤樓旁卽爲子孫讀書之舍。今其仲子約堂太守。又慮歲久而後人或有變也。乃募凝齋先生之像於石。而奉之於樓下。使後人一至其樓前。而愴然思。惕然慄。愈久而不敢不敬守也。以余少獲奉見凝齋先生。乃以拓本寄余。且命爲樓記。余於先生後裔。又識數人。皆賢雋也。而約堂用意。又如是之至。然則百年之後。數海內藏書家。必有屈指及新城陳氏者矣。吾安得不樂而爲之記也。

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記

南宋資政殿大學士范文穆公。旣以文學著稱當世。其詩尤爲天下所愛。後世爲詩者。每誦法之。以謂宋詩人之傑。然考公生平。立朝出使。卓有節行。臨民布政。方略可觀。亦非第詩人之傑而已。世傳公爲中書舍人時。與張敬夫俱論已。張說簽書樞密事。說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宜爾也。范致能與吾故交。胡爲亦攻吾。世以此或疑公。吾謂此公之所以賢也。君子之行不必同。大趣歸於義而已。拒小人甚嚴。君子之介也。於人何所不容。故舊往來。有不能絕者。君子之和也。至於當國家大政。進退賢不肖。則不敢忘守官

之節。以平居暱好之私。奪朝廷是非之正。此非賢者而能之乎。易曰。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范公於張說殆若是矣。吾益以見公賢。夫何以疑公哉。公吳人也。吳西南石湖公詠遊之地。故有祠歲久。且頽。嘉慶二年春。觀察歷城方公大興。查公府同知歙汪君同泛舟石湖。思范公之賢。至公祠而傷其敝。始議更修之。返告於方伯德化陳公。及蘇州太守任君。皆樂成其事。因聞於侍郎學使長沙劉公。及凡守牧江蘇者。競出財而濟其功。以其年某月竣事。方公至金陵語余。請爲之記。余謂范公之賢。誼當祠於吳。不朽而諸公之競勸於此。亦有性情嗜好不必同。而同樂爲義者乎。是固可紀也。余生平未嘗至吳。而慕其山川之勝。異日或從諸公瞻遊湖濱。造於祠下。見公像而一酌焉。公其謂是知我者哉。

孫忠愍公祠記

明北平都督副使燕山忠愍侯孫公諱興祖。始以雄傑之材。從高祖於淮上。渡江開國。數立戰功。終奮伐元遺孽。深入失授。身沒沙漠。其忠烈之跡。具載明史本傳。忠愍兄子諱繼達。始同以族從淮上。積戰功。爲濠梁衛指揮使。忠愍侯定遠人也。及指揮使守常州。與張士誠拒戰最久。從徐達平士誠。復有功。高祖乃賜之田宅於常州。武進指揮子孫遂爲武進人。指揮之子泰。當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使。燕師起。與戰於懷來。中矢裹血力戰。竟陷陳死。惠帝追封廣威侯。廣威有從父兄恭。亦早從太祖取沂州密州益都。及克元都。屢有功。官至前軍都督僉事。授驃騎將軍。孫氏一門。在洪武建文時。功業著聞。凡四人。而死者二焉。忠愍之子恪。亦繼爲良將。爵至通侯矣。而不幸與藍玉之禍。故孫氏之居定遠者衰。而武進獨盛。明禮部尙書文介公慎行。則濠梁指揮之八世孫。而廣威之弟後也。今堯沂曹觀察星衍。又文介兄七世孫也。觀察以謂孫氏建功肇始於忠愍。而無專祠。非所以表忠義以光後嗣。乃於江寧城中。買地建爲祀。所以奉忠愍。而以濠梁指揮廣威侯都督僉事三主耐其左右。又於祠室置書籍彝器之藏甚備。俾後子孫能

讀書者守之餘皆可假觀而終歸於祠。因請余爲之記。余謂孫氏之始興也。以武烈而後。子孫之達者以文學文武雖異。而一歸於忠孝大義。則同。今觀察建祠之法。上以崇先祀。下以啓後賢。不以遠遺。不以已私。其用意甚厚。其望於族人者甚巨。且遠。孫氏忠孝之美。其將有世濟者乎。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暨奪此之常。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間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匈奴奴冒頓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己。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明萬歷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以久敝矣。江寧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常熟歸氏宗祠碑記

吳中歸氏。皆出於唐翰林學士兵部尚書餘姚宣公之後。宣公之孫五世。其名可考。五世之下。更宋及元。其世次名爵皆佚焉。明太僕丞震川先生。作歸氏世譜。論之詳矣。常熟之族。震川世譜所云。在常熟者。居

白茆是也。始自吳遷白茆者。曰榮四公。榮四七世孫曰椿。震川所爲作歸府君墓誌銘者也。其子有雷霆電三人。遷於白茆。建祖祠焉。後其子孫自白茆遷常熟城內。而白茆祠久圯壞。乃更建祠城北。爲堂三間。中祀宣公。旁祀始遷祖榮四公以下。凡三十五人。堂後爲樓。凡居白茆時所藏石刻遺像。皆遷藏於是。時康熙六十年也。迄嘉慶二年。今歸君文學寅亮拱等。以堂久黠敝。加丹雘而新之。又於堂前增建門廡。凡八間。而祠之規制乃益嚴以靖。常熟歸氏自明中葉至國朝二百年中。以名德尤稱鄉賢者。曰刑部主政裔興公。少詹惺崖公。贈工部尙書監茲公。又有孝子松期公。孝子故於宗祠堂側。有專祠。今圯。乃於其地重立之。其三鄉賢則買地各建專祠於宗祠堂後。逾年工悉竣。乃至江寧。請記於余。余謂歸氏在明代稱以崑山。今世則以常熟。至大司空監茲公。以才德勃興。列位正卿。真古公侯族矣。今歸君爲大司空之孫。繼承祖德。而尤盡心於宗祀。其道不已善乎。且崇先者一家私情也。尙賢者天下公誼也。茲之立制。蓋兼盡之。昔震川每惜古人宗法之壞。而不可復。而立宗祠者。收宗復古之先務。吾聞震川無後嗣。其墓在常熟。宗人爲修祭焉。夫常熟之宗。能厚於其別宗者。猶如此。而況於其本宗哉。由是推之。其將弗憾於宗法之敝也歟。是足記也。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記。

峴亭記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鍾山也。諸官舍悉在鍾山西南隅。而率蔽於牆室。雖如布政司署。瞻園。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見鍾山焉。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雜樹生焉。觀察歷城方公。一日試登阜。則鍾山翼然當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巔。作小亭。暇則坐其上。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爲茲亭所有。鍾山之勝於茲郭。若獨爲是亭見也。公乃取見山字合之。名曰峴亭。昔晉羊叔子督荊州時。於襄陽峴山。登眺感思。今古史旣載其言。而後人爲立亭曰峴山亭。以識慕思叔子之意。夫後

人之思叔子。非叔子所能知也。今方公在金陵數年。勤治有聲。爲吏民敬愛。異日或以茲亭。遂比於羊公峴山亭歟。此亦非公今日所能知也。今所知者。力不勞。用不費。而可以寄燕賞之情。據地極小而冠一郭。官舍之勝。茲足以貽後人矣。不可不識其所由作也。嘉慶三年四月桐城姚鼐記。

卷十五

賦

聖駕南巡賦并序

臣聞王者兼覆九州。內撫畿甸。外察方岳。其爲道蓋至廣遠。易傳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八方之氣不同。而風行因土。以生物者。天地之至德也。九州之俗不同。而天子省民。因方以成治者。聖人之至教也。古揚州之域。厥民輕心。火耕水耨。昔者嘗蒙仁皇帝六莅之恩。及世宗十三年。休養生息之福。皇帝承基至仁。究物念東南之幽阻。懼民隱之不聞。十六年。二十二年。時巡再莅於江淮。察吏問俗。民勸於化。夫恩篤者道崇。志深者念遠。海內承平百年矣。天子仁沛而義凝。南綏而北撫。教友民而征不庭。懷異俗而廣徼塞。風雨雷霆之所施。地里億萬以計受。萬國之攸同。輯祥嘏而來備。歸福慈寧。乾坤愷豫。重光之歲。仲冬。維皇太后七旬萬壽之慶。聖孝攸崇。推恩庶類。北戶而北窮髮之南。靡弗欣懌。旣履逸樂。不忘憂勤。維茲江浙之間。實聖心所尤切。二十七年春。玉輅復臨。清問疾苦。禁惰翫於民萌。昭震疊之宏業。昔三代王者。繼有神聖。臣嘗攷之詩歌。必先述其小心勤惕。治內治外。罔弗安恬。又使萬物得其理。覽艸野之鄙事。然後民樂其德。揚擘和之聲。保世滋大。集庥福於無窮也。以東南之區。古稱難治。而屬車三歷。俗變風移。豐美之化成。謠詠之聲作。雖其言不出於閭閻鄙俚。而足以上占國家隆治之昌。景福之遠。

臣愚無似竊作賦一篇不敢自附於古詩之流亦欲以道鄉里之民情述親見之所及以揚盛世輝之光萬一云爾其辭曰於皇時清維祖宗濬恭緝熙佑民勤恤乃篤生皇帝之文武睿詰匹天運而日行紹丕業而無逸穹覆庶生萬方如一方內大和乃治遠夷既定邛夔之外疆招西域而懷來乃有狼顧豕竄鳥距魚鬣跳踉矜恃巖幽曲渚之中而以仰抗夫天威萬士勃怒是命將帥收準狃之兩蠢翁萬部而失氣定功葱嶺之北闢疆玉關之外蓋爲地二萬有餘里合古三十六國而歸於郡縣之吏靡不被德施而恩流葳蕤而滂沛治盼蠻產祥嘏雲日輝和風雨歸善於聖母錫福於下土重光元英日行牽牛臨於河渚皇太后履萬壽而當七旬仰觀聖孝巍崇邁於前古莫不踴躍歡欣忭手歌舞曰是宜康豫無爲輝明黼黻而鏗鳴鐘鼓皇帝曰嘻余敢自康自逸雖茲江淮東暨於越昔聖祖恩加乎六巡及朕亦再爲臨閱而式加優恤顧猶恐化澤有未究疾苦有未聞宜噢咻以三復豈朕躬而憚勤乃命百吏稽禮文循前典加鴻仁水衡頒錢司農調均散委積於京倉蠲租稅而拯貧申誠使者汝領治河輦成金隄洪流逶迤然後禮官奉儀太史練日首春晨暄大駕將發總虎賁之禁旅陳鹵簿之有秩奉慈寧之安輿乃進出於殿闕條狼執鞭誦訓夾軌華芝道游秋秋狹狹沛艾騰驥扶輶翼駢順和氣之萌苗轉春郊之青旂芾裳景從雜遝重委日動而雲飛邪拂乎海岱光燦燭乎淮沂當鸞輿之未行也先明詔乎有衆曰咨吏以屈民維儉德之是奉假靡麗以飭恭實朕心之攸痛快視聽於須臾懼百室之瘵痾所臨馳道宮館所供式攸循禮毋以麗用萬乘所至廛市無動度財大農毋敢私貢是以吏無供帳之煩而民無威臨之恐迺以南徂乃觀大河天雲澹而飛揚長風柔而蕩波龍伯戢其之而從蜿蜒乎蛟鼉仰萬乘之戾止召百靈而委蛇分渠浪蕩淮口是過各官奉職金隄峨峨刻玉禮神水戢以和超渾流而南踰徵萬民之咸喜儼雲日之輝光吾宿瞻乎天子茲念我之弗釋又再莅乎我里誠慰我之慕思呼萬歲而拜稽連襪接袂錯頂累趾

扶掖龐眉。亦攜稚齒。有垂伊絲。楊柳依依。有龍飛矣。天子之旂。布廣澤與崇山。敷春卉之披離。茲風景之未改。夙昔憬乎帝思。宛來莅於茲土。計杓運之數移。既長我之嬰稚。又增壽乎耄耆。敦風俗之懋和。閱多念而阜熙。固皇心之載嘉。粵集休之孔宜。迺御龍舟。黃頭擊櫂。吳歛越吟。涉江激譟。謹鳧鴈之鳴飛。燭紫蘭之苗冒。晴日麗乎平臯。流帆揚而照耀。俯龍虎之盤蟠。招奔趨而繚繞。越江漢而超五湖。東以介乎海。嶠迺御離宮。周以清籟。鍾山之麓。漸江之澗。倚郭控郊。或帶田圃。梅林揚葩。春禽初語。修竹菁菁。谿流有潏。邇自昔兮。幸臨言於斯。而晏處不侈。增乎前觀。有依閑兮。庭廡儉德。昭乎軒楹。睿藻宣於鑄鏤。爾乃莅南土。觀稼穡。瀾湖陂。利溝洫。地早燠而後寒。稅再熟而餘食。美風雨之既和。見萬類之滋植。棗榮柔而衣履豐。麥青黃而倉廩實。有舛婦之餉饁。懿茲農之樸力。爰補助之攸行。復胡憂於乏亟。若夫左江右湖。指次吳會。天地鬱阻。東被海介。皇甄治之有嚴。吏慎防乎封界。戢鳥夷之肆心。安商舶之失戒。迺閱舟師。餘艗載旆。縱鳥逝而龍驤。芴荒裔而四逮。火焱發其煌流。煜星奔而雷轟。蛟龍竄伏而屏氣。山鳥陔落而失隘。瞰武節之式昭。宣威稜乎域外。於是帝乃頒賚守職。長吏農工商販。既徧以備。暢和氣之休嘉。鬱充塞乎天地。迺朝羣辟。展皇儀。張廣筵。式燕私。黼黻踰踰。鼓鐘論詩。飫於隆恩。載飽德施。上皇太后萬壽。有祺合海隅之羣歡。以上奉於一卮。愔愔帝德。厥殷治教。祛所患惡。謹所好樂。杜治術之陂邪。警愚愆之失道。嗟我友民。世服忠孝。服冕攸與。敬爲民導。作嘉頌而揚休聲。亦既各宜其舞蹈。弦誦闐闐之所歌。謠江海之潏。爰進試其秀才。升時髦而允掄。或辰宅於菰蘆。是夕進於宮鄰。夫惟江淠之俗。亦勞亦侈。地下以阻。包數千里。富以溢禮。爲華秀以文辭。爲靡矧厥土之最下。惟民力以營之。澤艸所生。芒種維宜。桔槔挈首。注高引卑。作力獨深於海內。寡儲亦易以怨咨。苟非蒙聖主之式臨。何以永載於雍熙。昔歲載陽。既賁帝趾。雲日其輝於江海。俟民仰識乎隆準。習玉輅之和音。何念復於此而弗忘。誠被德之滋深。上竭其思。下

寫爾忱。入荒既已阜安。猶顧瞻而有餘。心造至化以敦德。將集祉萬億。載以有壬。

卷十六

祭文

祭林編修澍蕃文

嗚呼。寥曠朗而曠陰兮。風四起而蕭瑟。艸未霜而先萎兮。華始春而零落。時不可以中淹兮。地不可以久
兮。路遠荒忽兮。天茫茫。去海隅兮。超河漳。竊憐慄兮。怳遠望。上有母兮。下有兄。食不甘兮。寢不寧。隱思子
兮。涕零年弱而非壯兮。貌皙而不頹。邈不得徠歸兮。儻忽以終生。鬱紛綸之多才兮。爲近臣而婉孌。出奉
使而不欺兮。入在廷而款款。世競諂以容進兮。蹇何君之徙倚。挾寶璵之照乘兮。投淤泥而媿恥。耿獨立
其不懼兮。孰余怒兮。孰喜水何坎而不逝兮。民何生而不死。失與得之須臾兮。吾至今而知君之不悔。臭
若蕙兮。玉有輝。朝吾室兮。暮予帷。君愛子兮。不忍歸。青春鼉出薊兮。懣與子違。殷結友兮。知者稀。建旆兮
翻翻。風回回兮。舫進難。出淮汭兮。循邗。望出涕兮。江之干。雖爲善兮。何恃。既寡妻兮。無子。骨將朽兮。道不
毀。千齡兮。萬祀。遊無生兮。反無始。尙饗。

祭張少詹曾敬文

嗚呼。昔君始降。宵中營室。蕭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而才。鵬揚驥驚。蕭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偕聞
鹿鳴。風雪載途。共以車征。龜圻其膚。褰闕帷輪。笑我擁袖。懦婦稚嬰。省試罷歸。獨君登第。送我西墉。援衣
出涕。君爲禁臣。彪胸爛手。裁觚朝脫。暮誦士口。蕭走南北。五鑽一升。來則授榻。行爲檢膝。荒園廢寺。挈攜
交朋。畸客窮士。受禮不能。狂歌踞罵。酒悲沾膺。人或駭厭。君恬不憎。蕭不能飲。君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

坐處獎善。揀過。或喜或頽。嗚呼。君往而孰。余成。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僂。遂至詹事。益持孤峻。衆所顧畏。索刺癩疵。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知恥。怯於賄貴。交讒去官。大快羣欺。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僂去邈。念君魁梧。面丹有渥。終接檐甍。晨宵商榷。君始告歸。君在大梁。靳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暮已告疾。晨琴徹左。凶問遠承。將信終叵。手執君書。情密辭夥。天道祐善。苟不可論。旣斃獨余。又奪所親。強盛先隕。弱寧久存。君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牽其紼。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悲曷已。尙饗。

癸侍潞川文

昔歲庚午。君始鄉舉。張徐汪君。及君余伍。初入京師。寓居佛寺。君暨三君。謂余同志。余病而興。不勝跪拜。數子時來。色腴神快。張徐先仕。汪以繼登。或中或外。官爲世稱。操衡貴人。妍媸以臆。五貢有司。子偕余斥。君第之歲。我猶窮羈。忘君之喜。爲我嗟咨。又後四年。余第南還。幽幽子室。館我其間。重五泛舟。萬夫呼譟。風起水溢。升龍以櫂。淮南冠蓋。君飲之酒。謔論諧辭。擊掌濡首。網魚於江。烹鱗璀璨。有唱四酬。怒出如雷。始隕汪君。追求莫及。四子人間。數於分合。張君禁臣。屢以才達。直立嶷嶷。羣手交擻。君丞太學。君屬尙書。相憐失侶。把手欷歔。投文四庫。與子偕命。晝几宵鏡。目窮心競。君以疾還。君留闕下。換秩翰林。責殷身寡。張君旣替。茲春疾喪。遺書報君。俾君悽愴。開緘讀復。凶問隨來。天乎人乎。奄受之災。昔共相知。渥顏始冠。未三十年。凋零過半。有才絕人。引鏡自寇。擢性滑神。終於不救。君旣亡。子長女喪。夫有稚攜。抱隱痛何如。君之期余。勉余爲義。靡以益君。俯仰懷媿。尙饗。

祭劉海峯先生文

嗚呼。自聖有述。道存乎文。孔徒之傑。與顏同倫。周室世衰。未流岐分。或鳴爲技。或以道陳。迄千餘年。其傳

縉縉。豈無才士。識闇其本。苟爲償強。卒蹟而隕。聖言載世。有炳其光。蔽晦於曠。日月何傷。吾鄉宗伯。勇繼絕軌。甘噬乾腊。寧遺腴旨。賅萬逾俗。去古則咫。先生再興。益殫厥美。上與詩書。應其宮徵。抉搜百家。掩取瑰偉。抑揚從心。不見端委。日麗春敷。雖妍不靡。世有斯文。千載之雄。百世所述。當世則窮。半生場屋。老授學官。卒亦不居。退處江干。天奪其子。獨與以朋。昔我伯父。始與竝興。和爲文章。執聖以繩。劇談縱笑。據几執觥。召我總角。左右是磨。賤子旣冠。於京復見。先生執手。爲我嗟歎。嗣學文人。以任道期。臺臺其文。以贈吾離。其後閱年。又逾二十。豈徒君耄。蕭亦衰及。念吾伯父。相見以泣。先生益病。侍帷妻妾。要我牀前。強坐業業。猶有高言。記爲士法。孰承遺書。竟委几榻。舉世茫茫。使我孤立。有言莫陳。終古於邑。嗚呼尙鑾。

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文。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抵相諍。卒承諧許。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決。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森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泄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昧。吃口澁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鑾。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06 0626B

126005



126015-